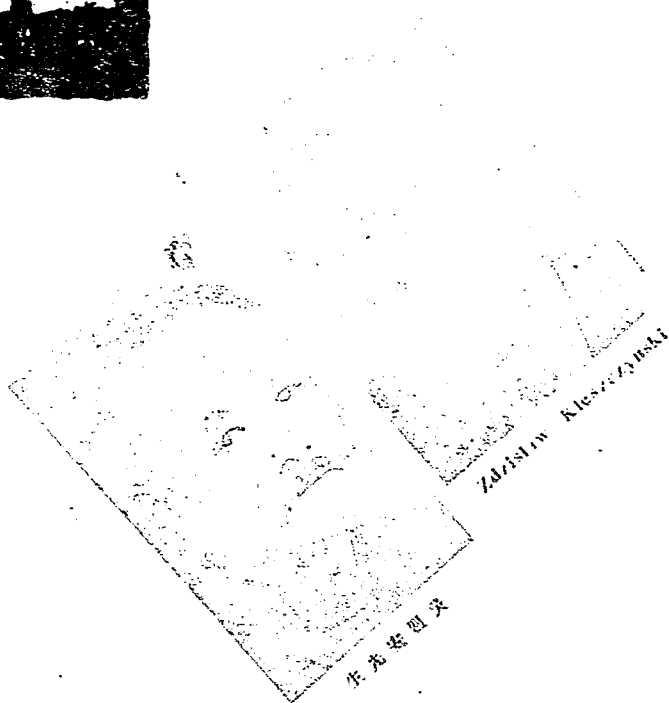


山程

文學集林第一輯



山 程

——第一集——

目 次

梁劍聲賦歌四首	盧生	(一)
破碎的商額詩(波蘭流拉薩賽詩可基作長詩)	章佩	(六)
死的影子(小說)	李健吾	(一一)
一個家庭的戲劇(一)(俄國赫爾岑作散文)	巴金	(一九)
山程(詩)	下西	(三四)
跋版印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鄧雲輝	(三五)
揚州夢(小說)	志行	(六九)
樂山通信(散文)	聖陶	(八一)
騎士(散文)	盧焚	(八九)
言志載道及其他(散文)	石靈	(九三)
後死者(小說)	羅嘉	(九七)
吳梅著述考略	徐調孚	(九九)
關於奧薄洛摩夫(日本岩崎夢風著)	黃怡昂	(一二三)
奧薄洛摩夫(俄國羅察洛夫著長篇小說)	方逸之	(一三四)
讀書雜記四則	孚	

關於「古名史雜記」(完)梁啟勳之中國韻文編論(三)俞曲園
與元尚選(九)馬雲會(二四)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出版發行
文學集林第一輯

山 程

每册實價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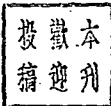
編輯者 文學集林社

發行者 文學集林社

總經理處 開明書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美利堅戰歌四首

盧生譯

吾儕降生自由中

——美國獨立前之戰歌

全體勇武美國人，
以手接手來相親，
只爲「自由」之徵召，
人人醒起共從軍。
再無苛政力抑壓，
使汝請求不獲申，
美國榮名永發尊，
亦無玷污啓陵侵。

錢囊在握有，夙備
意定朋友，勿貳行。
不似奴隸似男兒，
吾儕金錢將獻呈。
遠溯豪偉之先宗，
可許吾儕致敬誠，
天氣惡變難預卜，
把舵大勇無畏行，
接渡洋海到沙磧，

爲「自由」啓行程，
先人長逝吾儕承，
彼等自由與命聲。

以手接手來相親，
吾儕合力能堅定，
吾儕分散趨沈淪，
卻爲如是正義因，
吾儕希望終可申，
俠勇之行天所允，
天道無親在善仁。

先人手種一株樹，
但爲建立自由故，
樹長壯大經目視，
并致崇畏念虔肅，
載樹上船同歡呼，
「吾儕所願終獲取，
兒童將擷佳果實，
自由歡樂無痛苦。」

此歌不知作者誰氏。據紐克姆 (B. Newcomb) 氏論文會述及當一千七百六十八年，此「吾儕降生自由中」歌詞在波司頓之波司頓書店發賣。是爲美國革命時代最早之歌。曲云：

全體勇武美國人，

波司頓茶黨歌

——美國獨立戰前之戰歌

靠近美麗波頓之古州，

橫臥柔和凸漲之洪流，

不見三桅巨舶水上泛，

更無巨幡長幟空中浮。

適當華麗「金輪」方西落，

只有無數海員在埠頭。

鐵鎚利斧與尖鏢

新樣武器持歡戰，

衝向付稅運茶船。

疾馳怖人來風旋。

海員頭上蒼空間，

光明天鏡三形現。

海員齊聲大憤呼，

「汝之仇敵將被驅，

即獲勝利贏無輸，

不待斜陽全落沒，

光榮大業可成熟。」

上船乃如一念速。

鎗門洞開箱篋覆，

共藉鐵鎚與利斧，

如此巨響其聽否，

海員今夕示威武。

中國海岸害人草，

深向大海齊傾倒，

吾儕所懼即消沒，

英人利權亦可保。

船主再駛汝之舟，

揚帆波上征風暴，

如想誘騙健兒羣，

告汝主人勿夢繞！

本歌不知作者姓名，但寫

成期甚早。蓋一千七百七

十三年北美洲方有反抗

茶稅之行動，開始於波司

頓城。某青年奮英國茶船，

將茶葉傾倒海中。事變擴

大，英殖民地與其母國勢

不兩立。英王喬治第三與

國會議員力主用嚴厲手

段加以懲罰。第二年英國

會遂通過種種嚴案，而禁

止波司頓不得輸入輸出

物品之要案亦屬其中之

一。並不許馬薩求賽司殖

民地選舉法官及該處上

院議員等。殖民地民情憤

張，初與英國斷絕貿易來

往。至一七七五年大戰爆

發，美人舉國盛頌為統帥

一七七六年乃宣布獨立。

是茶葉黨之反抗稅收乃

美國獨立戰之始因。此歌

雖尚無脫離母國獨立的

意念，然而力爭自由共拒

暴征，已漸露北美殖民地

民氣盛張不可輕侮的情

勢了。

星 輝 旗

——美國一八二三年之戰歌

第一節

藉茲黎明早發之光華兮君當能見，
 於茲晨光之最後閃耀兮
 是若何可自傲也，吾儕之所慶讚？

(此三行作一句讀皆甚同意)

彼寬橫之條紋及星徽之明燦

歷茲長夜兮險艱

登堡壘而凝視極赫隆兮旗流光炫

飛焰紅射兮火箭

升空爆散兮炸彈

雖經暗夜可證吾儕之國旗如舊高懸

噫，在自由國土與勇士之家上

君不見星輝旗仍然搖翾

第二節

越海洋霧漫漫兮，朦朧已視海之岸，

唯敵人驕恣之軍士震慄默息於彼處，

風冷冷兮高掠聳立之峭壁，

橫吹靡定忽易其趨疾，

若隱若顯兮風中何物？

凌晨初照之明光兮，今方接遇，

霧光榮之充沛，俱反映而無遺，

當旗流之上兮，今方炫其輝電，

是星輝之大旗乃因風而颯舉！

噫，在自由國土與勇士之家上

唯此星旗兮常搖拂而無息！

第三節

彼羣人兮適何處乃敢誇言而自譽

謂苦戰之毒害也暨攻門之煩苦

家與國同破亡兮夫奚益？

藉彼輩之血流已，滌其穢垢足迹之玷污，

惟僮僕與奴隸兮無避難地得拯濟，

可離死亡之懼怖

分與幽暗之墳墓。

(此句本為墳墓的兩語因韻脚放倒置)

在自由國土與勇士之家上

奏凱聲中星輝旗永揮搖兮不息

第四節

噫，在彼親愛家庭與苦戰荒地中間

挺身而起兮時有自由之男子

為茲天眷土地兮

可祝福和平與勝利

為締造保護此國家兮

頌揚偉大之威力。

為吾儕之故也

戰勝者屬吾儕兮夫何疑。

「所託信兮式憑上帝」是吾儕之鐵誓

在自由國土與勇士之家上

奏凱聲中星輝旗永揮搖兮不息

「聯合州」與「馬其頓尼亞」

——美國一八一三年戰歌

每個愛國者胸中激發着那爆裂的一顆揚琪[○]心

為光榮的行爲去爭戰又估得高貴身分

海員們守護着他們的霹靂炮

好轟出英國法國與丹麥人

因此戴喀奇[○]挑出熱愛地孩子

全是勇敢的楊琪男兒。

十月念五這光榮快樂的日期有空前戰績

當咱們從布列屯[○]手中把權威奪取

那是在「聯合州」的船裏

有四十四尊大炮的戰數

都得歸她管束，判定將來的運氣

還有勇敢的楊琪男兒。

戴喀奇與困苦水手們全在大洋上巡緝

泛行到西方羣島，他們前前後後地掃除

恰當「馬其頓尼亞」已被偵出

「哈呀！這真妙極！」艦長的喊呼，

「咱們要教布列屯的誇大驕傲服服氣，

我的勇敢的楊琪男兒。」

甲板全掃淨，吊鉤全捲入，水手頭目的煙斗手拿住，
炮栓已拉出，炮身都飽食，甲必丹現在可把號令施

男兒們都為他們的國家作戰役，

「海員權利與自由貿易」是他們的言辭。

大家祝賀萬歲同聲呼三次，

那些勇敢的楊琪男兒。

現在鏈鎖彈，葡萄彈與榴霰炸片穿透船身的橡木舷
邊

見多少勇武海員的鮮血急流向飛濤中間；

這當兒，死人的麻木身軀遮過船面，

有的打斷了大腿，有的是頸頸不全，

可是「光榮」花環裝飾着咱們的戰船，

為了勇敢的楊琪男子漢。

孩子們，這可自傲的聖喬治十字，這寬條紋在上面揮

咱們的勇健海員正忙碌，戰勝了敵人得保護，

「把你的手給我罷，」甲必丹高聲呼，

對此船他已將這命令布，

除掉向勇敢的楊琪男兒？

咱們的仇敵失去了尾帆，還有她的大桅，船前的頂桅
桿。

因為每顆射彈致命飛行無前，好多人被殺在敵船，

五個對一個，他們的死數算，

十個對一個，他們的血潮泛。

所以這「命運」的判定是上天所願，

為了勇敢的楊琪男子漢。

擄得敵船向回家水程駛轉，現擱在港口十分平安，
老老少少盯住咱們海員的榮譽勳章笑逐顏歡，

藉酒力沈醉咱都祝他們的康健，

并祝願他們的愛人朋友與小孩頑，

當海員攻擊前這些人甘心忍受高貴地淪陷。

咱們勇敢的楊琪男子漢。

① 揚旗 (Yankee) 乃美國人的別稱。

② 魏略奇 (Captain Doughty) 乃當時海戰「聯合州」艦的艦長。一八二二年八月曾擄獲英艦「馬其頓尼亞」。

③ 希列也人乃美人呼突人之稱。

④ 此處鏖斗是比喻指待機之時機也。

⑤ 此兩行之一個死整指美國海員。

附記

一八二二年美國與英法開戰其原因仍在殖民地之奪取與船稅的爭執時美國總統乃麥迭孫 (Madison) 氏他原屬吉斐探派 (Jefferson School) 的和平主義者雖與英國有商務稅收諸糾紛惹起國內的戰情但尚待過三年的猶豫期間始於一八二二年六月十八日對英宣戰美國新獨立邦之人口當時已增至三百二十餘萬海陸軍都略具規模會以十個聯隊散布於西邊綫預防英陸軍衝入惟沿海岸未加防備據美國史家所記所謂海軍只有六艘一等中型巡洋艦十二隻小戰船而英國則有戰船千艘分布於各海邊又與法海軍合作想藉海上勢力使美國屈服戰爭中美國頗多失敗尤以布萊頓司傑 (Bladensburg) 之大敗及華盛頓城被英人焚燒為最甚但海戰進行美艦艘數以少許勝人多許能以挫折英法海軍的威勢這兩首描寫海戰的歌曲蓋紀實之作後列入美國戰歌中

星輝旗之作者乃佛朗塞司·司考特·割 (S. G. South) 他住家於喬治鎮(馬其頓尼亞) 是一名義勇軍士在輕炮隊中服役當英軍方從華盛頓退出之後為救護著

名物理學者本土博士 (Dr. Beane) (他的至友曾被英海軍擄去) 親冒危險往見英海軍司令官其結果雖允與被英人俘虜之英軍士對換將本土博士放回卻將司考特割與另一位名司略耐耳 (S. Skinner) 的美政府派員留在船上直待到英軍攻擊巴羅雷雷 (Baltimore) 後方許自由上岸因此他們在英人的款待之下乘英海軍司令艦「蔚藍」號沿海進行至巴他蒲司古 (Pensacola)

英軍司令者命其海軍登陸而司令考特割司略耐耳二人換乘他籍語以水手防護就在這一夜難得的機會裏作者與司略耐耳靜觀夜戰英軍登陸後力攻麥克亨利要港美人堅守此地高聳合衆國之國旗與攻者抗拒炮火終宵至天翻被曉他們由望遠鏡中觀此要港旗幟相隨尚不甚明顯比及晨光大來他們方知「我們的國旗仍在」(The Star was still there) 經此夜襲英軍敗退船上預備他戰而司考特割司略耐耳亦得釋放當時在小船上司考特割熱情激發不能自已遂以鉛筆寫此歌草上岸後印刷流行大受歡迎實地見聞愛國心殷自非只憑空想落筆者所可比擬

第二首作者不知為誰氏乃紀一八二二年八月美艦「聯合州」捕獲英艦「馬其頓尼亞」一役者

今以兩種詩歌體裁分譯二歌易稿三回終難愜意雖其意思描寫略可述達而韻調抑揚因語言隔阻便難完全譯出但為譯此與考核作者已出過幾次汗滴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六號中

破碎的商籟詩

—— 現代波蘭詩人的長詩 ——

凱拉蘇賽諾司基作
韋佩譯

那樣奇怪的商籟詩從煙霧迷閉

一片碧空暗夜披煙痕吻觸。

三百朵星座滿浮着光華建築起

縱橫障礙的花崗石的座基。

由文藝的關稅總匯回罪辰。

在那兒學院派與奮地歡飲宴樂，

已舉出文藝的重要作品的首席，

便在一羣神祕處從中扮演着。

行過遠古的紀念坊邊好多次。

在這首商籟詩裏多日的狂風哀號

宛如在大風琴上把石塊的文字怒撼。

宛如一堆守夜火的火焰晚來明照

是昂貴的陳列——那無價裏的誇張比

是帶角的羊羣——那區別字的自覺

、傲、

所以那是隻寶石戒指的精光流繞

六十五個詞兒都能够由此雕琢好。

巧妙地闖入十四行的韻律的緊抱。

爲了這首商籟詩的思想，對於我似乎是

賠償上所有的寶物也得難有過大的倍

值。

芝蔴子裏迸裂出的飾物

綻露着光耀的水瀑

彩色的七個飛輪

他們的陰影變易

變色蠅說的詞字

光與暗影的蝸蟲

火花爆發齊巧地

「前面截短」的大式鉛字。

一首神奇地有力的律詩。

反覆吟誦，反覆誦讀

像一條鋼鎗的長列

通過街道緩緩前進。

倒換過另一樣畫圖，在一羣騎兵

隊裏已造成且裝上假的面具。

他們騎馬上懶散地煩惱絕無

紀律被一種拘束激起了狂怒

六十五個流滑的火焰字。

還有十四個韻脚共作遊戲

都在印刷人的裝字框中

如一片水銀柱靜伏不起

種種纏束裝璜着無生命的樣型

在活版的黑衣裏窒住氣息

那邊卻有些空欄張口呵欠。

把他們在縮版架上當心安置。

待校正的字盤擺成長列

於適當形式中傾盤倒出

或則揀選挑去多末易易

所以是——按照凡爾賽模式

築造好一個光輝的墳墓

那兒宮廷的歌聲要變成詭譎。

有些韻脚的花果沒有併合。

仍然在銅骨格中嚴恭靜處，
字架外躺臥的工人從強酒
的翻帶裏伸出隻手，用粗糙
般地柔和選擇詩中的字數，
藉受傷手指運出他的意志，
他那又薄又尖的小刀正鑿着
錯印的罪惡慣例作提示處置。

在這些時間中全世界滿浮着爭鬧，
所有的牧田流行着野戰，馬鳴蕭蕭，
急熱汗滴溼透了居民眉梢，
一片不安的激怒衝入心苗。

各軍隊追躡着他們風催的苦難，
要取得新陣勢在各個戰綫中間，
隱蔽住他們努力的挫敗，一片雲霧，
他們像一條暴進的響尾蛇蜿蜒向前，
這當兒在城門外

飛一簇開花炮彈，
破壞的天使們由空墜下，
對一切人與物大運無偏，
在多少頭腦的珍珠灰色的肉醬裏
來一陣黃銅光電雨震落紛紛，
低低爬行着人類的蠕動蛇。

他接受了精鋼圓壳的爆炸，
飛射火圈耀明得好像好多光輪，
在遠遠隆隆聲間有喊痛聲聞，
從炮隊裏每一炮彈的射出，
對死神的運氣是淨賺贏利，
戰場上的兵士伏爬着像一羣貓狸，
炮擊鎗射四散逃起，叫一陣死音，
並且在冰涼的鎗刺上，他們
重疊環抱，滾落泥坑裏沈沒。

這個當兒忽有人在炮隊
司令處做出大大的錯誤，
拋球般向遠方城市落一聲巨雷，
大街上有頭一回新炸彈的爆發。

烏煙罩衣裏隱藏住一所房屋，
落炮有低低嘯音與轟隆隆巨，
四壁黑塊紛紛地滾動粉碎，
活字版架上也被飛鏢來襲，
瓦片磚石一例地狂吼低叫，
飛射物震壞了整個的印刷店鋪，
鉛模似急雨飛飛碎成片片，
他灑上字框外橫臥的印工身體，
造成樣型的商額詩用過偉大藝術。

預防着四圍牆壁飛來把他們拆毀，
突然一個血染的屍身躍起，
撞倒商額詩——在這「藝術家」脚下
屈跪着被炸傷的印工呼痛聲起。

於是發生出一個新來的奇蹟，
奇蹟是怪異與有價值的祝福，
精雕文詞當他們分解前那些字的碎屑，
水一般地灑入已死拼版人的灰色腦裏。

就這樣在印刷者案上，這片水銀
當牠最後急喘時，再來次重生，
神奇的文字他們共六十有五，
已裝入十四行緊抱的字盤之中。

◎ 這句完全直譯，意思是讀國文書中
的奇難作品。

◎ 按 stone 一字，除作「石」解外，美
國前以十四磅為一石（重量），亦用
此字。英譯者用此字取其意思雙關，而
韻詩定規乃十四行也。

◎ 「流滑」原字是 fluid，亦作字
母中的柔音流音，此處借用意亦雙關，
借排字引喻到凡爾賽和平條約，在
道毀武世界中已成語言。

②「人類他蟻動蛇」即指兵士。」譯者註。

這首一百零六行的長詩，英譯詩題

是 The Shattered Sonnet 作者乃現代波蘭名詩家。波蘭文學獨有其駿厲深沈的優點，可惜因文字的隔閡，譯為中文

的沒有多少。以前只是顯克微支的，你往何處去與俄國守等幾個短篇。近年頗有

從世界語與英法文中介紹過來的散文，小說，使嗜讀波蘭文學的讀者可多領略

點他們作品的趣味。但總計起來，在數量上並不算甚多。

波蘭地處北歐，介於俄德兩大國之間，立國已久，文化發達頗早，中經苦難受

亡國之痛者凡若干年。故表現於文藝上的思想，情感，醇厚清深，而對於人生與宇

宙的問題尤多發發。試讀他們的作品，令人回味極深，留下更進一步更透過一層

的擊思，這與民族性——他們的天地地理的環境，歷經滄海的歷史，都有關連。記

得十年前，我與一位老友（他現在已近

五十歲了，而且不是研究新文學的。）偶然談到新小說，他告訴我，他最愛讀「域外小說集」中的「燈臺守」，不厭再讀。

三讀，每一次都有深沈的感念，久久不忘。自然，這與譯文的優美有關，然一樣的譯

文為甚，還獨有這篇波蘭小說能引動我那位老友的好讚歎。小說裏的描寫，思致，與

讀者的個性容有特殊的關合，可是有價值的文字總不會自掩光芒。

這首詩是載在波蘭文學 (Polish Literature) 上的。(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某一期) 波蘭文學用英法兩種文字

編印，乃波蘭作家在國外出版的刊物。那年夏季，我在某地出席文學者集會，承他

們相贈數冊。留存行篋中，隨我流轉各地。幸未遺失。現在重新取讀，如逢故人，便費

點工夫，遂譯出這首長詩，既為自己留下那次的紀念，藉將波蘭現代詩的「一瞥」

贈與讀者。

凡譯登在這刊物上的作品都是出

自波蘭的名家，譯者也是深通英法文字的文人。

商贊詩可以說是西洋詩體中頗講究「選色伴聲」挑字合律的詩體，作者

用為詩題，又以戰爭的破壞，印刷者的精神復活為喻，此中自有作者的蘊藏。至其

設想的精妙對比的確切，形容的華麗，無論在形式上理解上，俱是新穎敏銳，不落

恆套。雖不是舊波蘭的代表詩作，可也值得好好地細讀一遍。原詩韻脚整齊，變化

譯為中詩難求一一如式。譯者只能照尋常押韻法略求整飭，以期讀之順口而已。

一九三八年聖誕節之前夕。

右詩譯出已在九個月前，今歐戰再起，復興的波蘭首作犧牲，據報紙傳聞，倚

在孤城血戰之中，將來，這個古舊的國家能否存在已不可知。恰當此時，將這篇現代波蘭詩人的作品重作介紹與大家共

讀，更應該引起深長之感罷？

一九三九年秋。

死的影子

于健吾

鑲白旗在圓明園後面東北附近，從前禁衛的眷屬，在皇恩浩蕩之下，住在圓明園四周，過着榮華富貴的日子。如今，勝景過去了，一切回到遺忘懷抱，自生自死地湮滅下去。離牠們不遠，就是我們的學校。下了課，放了假，我們時常走進圓明園，踏上太湖石砌成的廢墟，憑吊着侵略者劫掠的殘迹。這些殘迹漸漸顯出人工的破壞，湖海

成了青蛙的池塘，柱表成了拴馬樁，替代精緻的藝術的，是荆棘葦荻的自然風姿。我們很少在鑲白旗這類村舍流連的。這些破敗的房屋，和裏面的老少一樣，從前因為寄生而存在，如今主子不見了，雖說未曾遭受侵略者垂青，卻東歪西倒，活活畫出一付不爭氣的面貌。一家挨一家，並不零零星星地散開，南北兩排，中間一條寬闊修直的大路，暗示當年櫛比的勝況。掩映着各色的樹木（榆槐楊柳全有，最多是柳樹），有的房屋少了牆，有的缺了門，有的索與全不見了，就剩下幾根棟樑，撐着一個空架子。夏天黃昏，追着蚊蚋，是若干一絲不掛的赤腳小

青年男子大都是我們的校役。

這個近代文明的育養場合，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牠是有名兒貴族的，但是我疑惑牠的貴族性和這些出身闊綽的校役，不無關係。他們的工作那樣輕適，時間那樣悠閒，我不是在他們打瞌睡之中，把他們喚醒，就是看見他們站在運動場旁邊欣賞我們的成績。他們從來是不慌不忙，輕輕答應緩緩移着步子。他們中間有一個是我的朋友，因為對於做學生的，什麼人全可以來往，不大留意職業上的差別。我求得到他的同情。

他不愛閒談冗語，假如不是掃地澆水，我們這一排學生就不用想多聽見他一點動靜。他憂鬱的性格，十分

顯明，而且極其柔和，好像一個害癆病的女孩子。舉止溫文爾雅，有時我簡直以為是颯。他不大攪在他的同伴裏面說笑，所以孤獨而無助，不像一堆柔弱的海綿。倒像一塊矗立海面的礁石。他在學校沒有伴侶，在家鄉也是這種情形。別人彷彿嫌憎他這種貌似尊嚴的矜持。他不習慣說話，往往才開始的語言，被自己的情感糾纏住，陡然停住了，望着對方，等着那隻字半句的反應。他低幽的語調，他矜謹的神情，顯出他有所畏懼。我猜測他的家庭是道德的，嚴肅的，甚至於酷虐的，不然的話，他不會那樣拘泥，那樣具有過多的禮貌。然而禮貌，正是學生嘲笑的對象。

他的年齡大約是二十五歲光景。

他沒有火氣。他的瘦臉平靜和美，從來看不見急急。

我相信他有脾氣，因為有一次他替同學買零食買慢了，同學罵了他一頓，他不像別人尋我一個理由迴護自己。然而，我看見他，洗住氣，放下一包一包的零食，兩隻玉石一樣蒼白的手頭索着。這不是忍耐，這成了工夫。但是，我覺得這裏面還藏着一種哲學。他抱住了「小不忍則亂

大謀」的教訓。什麼「大謀」呢？他的眼睛在盼着什麼事成功，可是他的模樣不像會創建一番勳業。沒有當校役以前，他不似別人種麥栽稻（學校西邊毗連着不少水田），販貨挑擔，甚至於做過巡警。同鄰居談話，他永遠帶着微笑，然而這些不得罪人的紋理，他一回到家，就不知不覺移向額頭皺在一起。

他褻急的性子只有他母親知道。她的嘆息和借侶的呢喃一樣長久，然而，說也奇怪，她輕易不同他嘮叨。她的不愜意是一般的，注定的；她指責一切，她兒子只是一切之中的一點。就是這麼一個獨生子，她不忍心把家道中落的命運推在他無辜的身上。小時候，她順着他大了，她朝着失望嘆息。他卻學會了喫飯，揀筷子，給她臉色看。她瞥他一眼，原諒他反常的心情，猶如瞭解彼此的無能。別的命不來了，他們母子相依為命。

宣統末年，他六七歲的時候，隔上四五天，母親提着筐子，他隨在後面，跨進圓圓斷垣的豁口，在殘磚碎瓦之中蹣跚着。拾柴不過是一個藉口。坐在石頭上面，她看着他和別的小孩子跑進那窺然獨存的西洋樓的籃轎。

玩膩了，坐累了，他們換到一個殿基還在的石臺上面徘徊。這荒涼的蒼老的景色，加上暮秋夕陽，好像紫色和灰色的衣服，披着一件透明的面紗。母親的感傷不是一種痛苦，而是一種莫明其妙的感適。她給小孩子講着這些寧靜的木石的身世，繁瑣，富麗，充滿了生命，溜出她龍

鐘的記憶。她老澀的聲音越來越高，好像石子流下一道瀑布，歡悅在她故事的表皮跳擲着。他惺忪着一雙小眼，半懂不懂地聽着，夢音，絢爛一片的服色，音樂，器皿，形態和儀式，酪耐住他小小的心靈。他相信母親住過那樣一座金碧輝耀的宮殿。誰能把故事說的那樣正確？那樣活靈活現？不遠就是那根龍柱，不遠就是那隻畫舫，女伎唱了，鞭炮響了。看什麼「阿哥」從雲端裏面下來了。將來（可能嗎？）他有進去遊遊的機會嗎？

革命的風冷不防就吹來了，吹息了紫禁城內的燈火，紫禁城外的燈火。

他憂鬱的性格或許有些是受了故事和事變的影響，但是，就我旁觀者的推測，他身體的虛弱更其近乎重要的原因，事變只是給缺望加上缺望，故事的本身已然

乾枯，只有迷漠的陰影留在他的心頭，好像圓明園的影子，罩住四村的茁壯。他的傾圮做成居民的噩夢。

這心志薄弱的校役，雖說好不容易抓到這樣一碗太平飯，對於他有損家聲的職業，未嘗不起反感。坐在他寢室過道的小凳上面，無論是枕着白牆，望着地板，他盤旋在過去的幻想。他沒有力量抵抗現實，但是他逃到另外一個角落，用他所有消極的力量，鑽研他富麗的陳設。在一個所謂貴族化的學校，當一名清閒無比的聽差，他覺得疲倦，就和他看着小禿子在大太陽底下去檢糞，一樣疲倦。給我沏完茶，倚住我的書桌，他會發出一聲細微的怨抑，似乎自問自幽幽地道：「我——我——在這兒待的太久了——太久了！我應該——不是嗎？——幹點兒別的！」別的什麼呢？他永遠說不出來。我安慰他，近乎愚騷的悵惘，這在別人一定要譏笑他一陣，可是當着別人他也不會開口的。

生活靠着職業，卻又討厭職業，實在要算一種痛苦的折磨。母親接過他的薪水，一張一張數着他的八塊紙幣，同時輕輕發出一聲嘆息。她給他預備一頓可口的菜

飯。母親惹起父親在世的時候按月領取的銀兩。他什麼事也不做，日子自自然然就過掉了。如今孩子給人掃地沖茶，揩地板跑小腿，一個半月不著面，不過是紙票八張。她爲孩子和他清高的門楣難受。她甚至於要他辭掉他僅有的職業：「孩子，這辱沒——辱沒我們的姓！」

他柔柔笑道：「挨一天是一天，算了罷！」要不然，他就慨然道：「我們已經改了漢姓，有什麼辱沒的！」

兩年之前，他娶了一位鄉村姑娘。據說從民國以來，旗上還少見到這種熱鬧景象：一頂軟呢花轎，五對吹打手，四掛鞭炮，按着吉時接來了新娘。喜禮足足行了半天。新郎的笑容含着光采，給長輩請安也分外謙恭；因爲興奮，他的舉止雖說不自然，卻更溫柔了。那身借來的長袍馬褂顯的他分外俊秀。母親紅光滿面，既持重，又客氣。他們熱望這位新人帶進福星財神，撐起這大廈將傾的家族——一個月過去了，「吉祥話兒」不生效，兩位婦人含攏不來。我們不清楚誰先表示不快。也許是母親，有所不滿於她的兒子，爲什麼卻沒有講出口。最初她保持她的身分，尊嚴和體面；後來，奇怪的是她不唯不違抗，反而

低首下氣，依從媳婦的吩咐；新人做了婆婆。據說她怕的不是媳婦，而是兒子。她愛兒子，太愛了，逢事要看他臉色。不要以爲他不再愛母親了，他小時候對於她的印

象——她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始終留在他的心頭。幾乎本能地引起他對於她的尊敬和體諒；但是，令人納悶的，卻是他從不迴護她一句。無論面前有人沒有人，妻總是熱嘲冷諷地挑逗他，就像戲弄一條不入目的獅子狗。她顯然不喜愛他。她私下告訴她一個「小姐妹」前世不知道怎麼修的，今生嫁了這樣一個丈夫。

不久他離開鑲白旗，來到學校頂了一名校役。母親一個人蹣跚在一年荒似一年的圓明園，來的不像往年那樣殷勤，但是，偶爾來一趟，回去總要對人講：「園子又少了一根柱子！」一種在她能力以上的權威，不聲不響。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移空了她耳鬢廝磨的荒園。園子越發荒了，幾乎成了一片高低不平的土丘，有人租了來種高粱。她也越發老了，飲食少用了，說話顛三倒四，記憶成了一節一節脫了環的鏈子。她拄着一根拐杖走路。臉上的皺紋和土丘的阡陌一樣縱橫。人聽不清楚她的顛叨。

聽清楚也不大瞭解——這是許多古裏古怪的事物，除非一個神祕見得着。往往倚住門前的老槐樹，眼睛透出微微的亮光，指着不遠一個沒有主家的破石獅子，唧噥道：「這兒這兒他坐過！什麼人她說不上來。大家以為她癡迷了心。一看見媳婦，她清醒了，硬掙起來，一拐一拐去燒火煮飯。她很想同兒子多談兩句，嘴唇顫動着，泛白了，吐不出一個字——她的心碎了。她愛兒子，卻怕媳婦。難道是因為疼兒子纔怕媳婦嗎？」

可是她兒子，性格多溫順呀！他整天坐在我們寢室的交道口的右側，兩隻腳或者蹬住方凳靠下的橫木，不閉住眼睛養神，就是無聊賴地數着地板的木紋，或者翹起兩隻腳，交疊架住，望着過道的天窗。一張瘦黃澀白的長臉，「大碑兒頭」兩條彎斜的淡眉，各自包着一隻柳葉似的窄長小眼，襯着嘴唇犄角無意之中流露出來的近乎諷刺的悲哀的微笑。他完全不像我們日常接觸的僕役，抽你一個冷不防，不是「使壞」就是「調皮」。呼喚他的時候，他總是「死樣活氣地」，抑抑揚揚地來一聲：「唉，是哪，是哪！」

一陣一陣的空想襲着他沈鬱的心情。家庭的糾紛，弱者的感覺，幻景的遙遠，彷彿一級一級的階，他走在上面，失了力，倒下去。他不時發出一兩聲乾咳，太聰力，他不得不倚住過道的粉牆。有時我問他，他回說受了寒，天時不正的緣故。他的精神萎靡不振，目光柔軟散開，眼皮總想闔在一起——有一次，他告訴我，夜晚他睡不着，睜着眼睛，好像等候什麼東西光降。

足有兩個月，我沒有看見他。我猜想他的寒症更重了，因為我忘不掉他癆病似的優美的面孔，一種不可形容的抑鬱的神情。另一位校役，他的鄰居，說他胸前悶脹，似乎隱隱作痛，喉嚨塞着痰一樣的東西——嘆息，咳嗽，吐血！跟他想什麼，要什麼，他搖搖頭，埋怨別人唧噥，因為他聽不清別人的問候。醫生一總看過三次，開了一付草藥，叫他靜靜休養；以後大約看破沒有錢，醫生就是請也不來了。母親流着淚，說他聾了，快要瞎了。其實，最妨害他的是他害怕的念頭：燈焰，黑影，塵絲，搖搖幌幌，一直讓他不安。他疑惑一切，甚至於母親走過他的面前，引起他的惶慮。他說她要帶了他去，帶到一個人間沒有的地方。母

親的關心是間歇的，一時她閃在旁邊哭泣，一時她叫別人放心，說是不久會有救星來的。她指着外面的石碾，「只要『他』在那兒坐上一坐，我兒的病就好了，『他』就要來了！」她擠着老皺眼，似挪揄，又似充滿了希望。奇怪的是，昏昏沈沈躺在匠上，只要他女人一靠近，他就戰戰兢兢不作聲，不違拗，換了一付可憐面孔。她狠辣極了，他們母子嗚延在她的高輿上！

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這個鄰居要回鑲白旗看看，我忽然動了念頭，張望那個病人。一種感興，同情，雜着好奇心，把我誘向這式微的家族。風吹着枯枝在冬天的陽光裏面顫擺。小道兩旁的稻田凍成一片發亮的青石，中間透出一簇一簇的枯梗，再往北去，展開連綿的麥地，被拂着兩寸來長的新芽，荒涼之中僅有的生命，一種滋潤的綠的感興。

我們到了一所殘圯的院落。

圍牆東面貼着一個三尺來高的長方土堆，遮過土堆不遠，有一條小道通到偏僻的打麥場。南面——門這面，只是一排疊了四尺來高的破磚（原來的牆倒了，房

主疊起破磚代替）夾着一個脫了漆的門框，兩扇門一轉動，或者風一大，就頭危危向前傾着。完好的只有西牆，牆頭磚瓦搖曳着一叢一叢的枯草。緊貼西牆是一間砌了不久的小屋子（他成婚時候搭蓋的廚房），旁邊靠着一堆破磚。三間正房也是一磚到頂，上面長着一尺來高的枯草，微微向東歪着。一棵蒼老的柞樹，杈杈四布，三五個人合抱不來，從大門左面一直橫鋪到院裏的瓦簷。一隻孤零零的石獅，前臉削平了，臀部看不見，也許埋在土裏面，蹲在三丈以外的路旁。

就在老槐樹的虬結的粗根上，坐着一個襤褸的老婦，我們遠遠在她旁邊站住。她望着淺綠的遠鴛，歎歎了一聲，隨後，凝住神，聽了聽，驚道：「什麼聲音？馬蹄響！」她擡起頭來，看見我們，她掙扎着站直了，歡歡喜喜呼着：「他來了！」

鄰居過去扶住她的胳膊：「是我，還有一位學生。」

她不相信，向更遠的地方望着：「他沒有來，他不靠在那石頭獅子上面！」

隨後，轉過她洗重的身子，她用她翳翳的眼睛細細

打量她的興奮下去了，摸索着樹身旁的拐杖，喃喃自語着「我等的——盼的太久了」。

屋子裏面傳出一個年輕女人焦躁的叫罵。

這落在她的耳鼓，生出一種想不到的效果，制住她的癡顛，摧毀她的海市蜃樓，她屏住氣，聽着叫罵的下文，恐懼着手足不知所措。拐杖抖擻着，向院落顛簸着，鄰居輕手輕腳，扶住她走。

看着他們一步一步往裏推擠，我覺得心裏迴澗的還是對於那聲叫罵的不快樂的反應。牠象徵權威——生的意志。牠不留戀過去，牠厭憎現實，因為牠急欲把握未來——媳婦可以後嫁，可以轉變一下她的命運。它是一種要索，說實話，我把那年輕女人看做這兩個弱者的另一種債主，然而在人與人之間誰又不是誰的債主？站在她嬌的立場，為什麼她一個年輕力壯的女子不許她也存着憤懣，希望難道他們母子不就過活在那一線希望之上嗎？但是怎樣一層煙霧隔着他們和他們的希望！隨便一口氣就吹滅了他們心頭的微焰。

我這樣思維着，同時罵聲靜了下去。北風漸漸捲起沙粒，輕輕打着我的臉龐。一個男性似的年輕女人走出屋子，站在臺階向院外張望，然後看見我了，顯出客氣的微笑。心想她是請我進去的，我一邊問着「他的病不重

嗎？」一邊走進那孤露的大門。

她向我諂媚地微笑着，趨迎下來，蹲下身子請安。

她把我讓到屋子裏面。一張兩端翻捲的長條几占滿了正牆，上面堆着些破爛的碗碟，旁邊一塊小磚墊起一盞缺座的洋燈，另一端放着一個玻璃碎了了的長匣，裏面躺着一根完好的如意。長條几前面，貼着一張紅木方桌，兩把紅木高背椅子，因為年月久遠的緣故，有的犄角發烏，有的犄角磨成灰白顏色。我不瞭然的是，這樣人家正牆會供着一張鬮羽讀經的影像，下面的長條几還擺着一個銅香爐。塵埃和蜘蛛網占據了其他陰暗的角落。我聽見左手小屋傳出一陣一陣的喘吁和咳嗽。

鄰居掀開門帘，低聲招呼我進去，他的臉色有些惶慮，把我讓進去，他卻一轉眼就溜掉了。

我在門帘旁邊站住，呵！我可憐的校役！他橫倚着窗頭的方枕，蒙着一條骯髒的棉被，慘白的臉向着我，一種憂鬱的笑意在他突出的嘴唇之間顯露。眼睛陷進去，額骨露在外面，一咳嗽，額頭就往下滴汗，黃白，的兩頰驟然轉成緋青顏色。屋子裏面沒有火爐，不知道是否由於冷，我戰慄着。他不時用左手拍撫胸口，什麼東西在裏面讓他痛苦；有時他伸出右手，在空裏摸索，然後山一樣垂下來，嘆息着。有時他記起了我，向我點點頭，不說一句話。

屋子裏面透出一種沈靜的杌隉，攪着一種怪味道。他母親坐在窗戶底下的方凳上面，彷彿一堆衣服，晾在有陽光的地方。她呢喃着，媳婦在外面呼喚她；她抖擻了一下，慢慢爬下方凳，她不馬上出去，站在匠前，迷迷惘惘，看着她心愛的兒子。她的嘴顫動着，她期待的兒子，嚙語一樣向她嚷着：「你——你害了我！」她唧噥了一聲，香花的老眼閃着淚水，悄悄摸索出去。

他的左右手不停地抓搓胸口，忽然，他住了手，翻過身子，看着西牆的小圓窗戶，一道白光，穿過紙障，顫顫索索，落在他的棉被上面。他猛然伸手向光一捕，他沒有捕住，他恐怖了，流着汗，咳嗆着，他聽見了什麼響聲，坐直了，自言自語道：「來了——來了——二等護衛——世襲——」但是，他女人掀起門帘進來了，彷彿頑童給先生捉住了，他縮回去，倒在枕頭上面。

「死人你忘了我的囑咐……」
他的病容簡直透青了，什麼隱情觸動他恍惚的意識，靜了靜，他微笑着，眼睛擠成了一道比柳葉還窄的細線，似作弄，似哀求道：

「先生，可憐——賞她點兒錢罷！」

年輕女人拚命搖頭，頭髮散開，頭髮披滿了肩背；她的臉鐵一樣青，撇着厚嘴唇，發生不清斷的詛咒。在這羸

弱的情境，我聽見外面的北風，貼着窗戶破紙，像綿羊一樣地哀號。他興奮地重複着：「來了——來了——來——」眼睛睜的異常之大，射出不能攝人的目光，說他聽見馬蹄在奔馳，怪模怪樣地笑着。他伸出右手向空裏握去，握住了什麼——是馬鞭？馬鞭？忽然，那道白光隱去了，窗戶的破紙颼颼地響着，他好不害怕，什麼妖精在作祟，他的嘴角滲出血來，陰暗攏住他的形體。

我支不住了，恐怖超過我的同情，我狼狽地一直竄出正屋，腿不是我的了，耳邊響着年輕女人的詛咒，走過槐樹底下母親的一團黑影。我看不敢正眼看她一眼，急忙掏出兩塊現洋，抱歉似地，丟在她身上。

雲端撒下一片黯澹的月光。

她僵僵的腰軀陡然挺直了，一臉嚴肅氣象，活似我在故宮看見的一位什麼福晉的莊嚴的畫像，抖着蠟一樣的枯手，拾起那兩塊錢，一塊一塊丟出去，碰着石獅子丁當當，和着她怒叱的不屑的聲音，一同在響。月光映着燦亮的銀幣。

年輕的女人跑出屋子，喘着，絞着手，瞪着眼睛，頭髮散開，低到不可聞地呼籲着：「先生，他喊——喊哪！」
繼着北風的狂吼，我聽見後面一聲充滿人性的尖銳缺聲的呼聲。

一個家庭的戲劇(二)

這是A·赫爾岑的回憶錄(我的過去與思想)的第三篇,屠格涅夫說過:「他是用血和淚寫成的。」——譯者

亞歷山大·赫爾岑著
巴金譯

一八四八年

—— 一個家庭的戲劇 ——

「十分了解一件事物卻沒有力量來應付牠——沒有毅力將甘苦同等地接受,而在苦面前退縮——這是可憐的!」(娜達麗亞在一八四六年尾寫給阿加列夫的信)。「我很明白那一切,可是我不能使自己享受生活,連開懷也做不到。我明白我身外什麼東西是善,我尊重牠——可是只有一些陰鬱的東西留在我的靈魂裏,而且折磨着我。請你幫助我,陪着我,沒有一件東西使你滿足,沒有一件東西使你滿意,然後你來教我怎樣享樂,怎樣高興,怎樣使我快樂——我有着一切可以使我幸福的事物,只要我能够發展我的這方面的能力。」這幾句話和我在別處引用過她的日記的片段都是在我們的莫斯科誤會時期的影響下寫的,她的憂鬱的方面又達了最高峯,格羅諾夫斯基一班人的疏遠使娜達麗亞十分沮喪;在她看來我們的整個圈子都崩潰了,只剩下我們孤零零的和阿加列夫在一起……一個差不多還是小女孩的女郎,娜達麗亞愛她像愛自己的

妹妹一般,她比別人和我們離得更遠,因此,以任何代價脫離是個國子的事在當時便成了娜達麗亞的堅定的固定觀念了。

我們便離開了俄國。

最初是巴黎的新奇景象,其次是覺醒的意大利和革命的法蘭西,這些佔據了我們的全個心靈,個人的疑惑與猶豫全被歷史掩蔽了。

這樣我們住到了六月的日子。甚至在那些流血的日子以前,五月十五日這天便打碎了我們那重新升起來的希望。

「二月二十四日」以來還不滿三個月,人們還穿着他們堆積障礙物時穿的皮鞋,然而法蘭西已經疲困了,她希望着屈服。⑤十五日那天並不會流血,這是一個預言着可怕的風暴的晴天霹靂。在那一天我似乎用一種銳敏的透視力看透了資產階級的靈魂,看透了工人的靈魂,我感到了恐懼。我看見兩方面都非常渴望着流血——工人方面的集中的憎恨和資產階級方面的貪得無厭的自私。兩個這樣的陣營不能够站在一起,每天如此接近地擁擠在家中,在街上,在工場內,在市場裏。一個可怕的血的衝突(牠帶來的不是什麼青光)逼近我們了。

別人都不會看見，只有那些正在忙著促成牠的保守派明白。我的最親近的朋友都帶着微笑談起我的神經過敏的悲觀論。對於他們，拿起一支槍去死在障礙物上，倒比勇敢地面對着事實容易得多；他們通常是不想去了解事物，只願意戰勝他們的反對者；他們願意確立他們自己的見地。

我逐漸和每個人都離開了。這含有着空虛的威脅——但是突然在一個大清早街中鼓鑿響起來，羣衆在喧嚷，這宣告着那個大災禍開始了。

那些六月的日子以及以後的日子是很可怕的；牠們造成了我一生的轉捩點。我現在重複着我在這以後的一個月中所寫的幾段話：

「婦人哭着來減輕她們心裏的苦痛，我們卻不知道怎樣哭。我願意用文字來代替眼淚——我不是要描寫和解釋這些流血的事實，我只想來談談牠們，把話語、眼淚、思想和苦楚儘情傾吐。我應該怎樣來描寫，來搜集證據，來判斷——我的耳裏還響着槍聲，馬隊的踐踏聲，砲車經過死寂的街上的隆隆聲，零碎的詳情在記憶中浮現——一個受傷的人躺在擔架上，一隻手按着腰，幾滴血緩慢地往下滴落，裝滿了屍首的大馬車，兩手被縛着的俘虜，巴斯底廣場上的大砲，香·愛利塞大街上聖·德尼門的兵營，陰鬱的夜，「守衛，注意！」我的腦筋在發火，我的血

還在發熱，我怎麼能够描寫那些情形呢？

「抄着兩手坐在家中，不能夠走出大門外，只聽見在自己的周圍遠遠近近的槍聲，砲聲，叫聲，打鼓聲，知道在你的身邊血在流着，人們被刀砍，被槍刺，就死在這些地方——這事情已經可以殺死一個人，或者驅使他變為瘋狂了。我不會死，但這使我變老了，在六月的日子以後我好像從一場大病恢復過來一般。

「然而那開始是我永不能忘記的。二十三日那天四點鐘正是晚飯前的時候，我沿着賽勒河岸散步，向着市政廳那方向走去，店舖關着門，一隊一隊的國民軍帶着兇惡的面孔向着各方開走，天空佈滿着濃雲，落下了大雨。我在新橋停住腳，一道強烈的電光從濃雲中閃出來，雷聲接連地響着，在這一中間我聽見了從聖許爾畢斯的鐘樓出來的拉長了的有節度的警鐘聲，跟着受騙的無產階級又召集他們的弟兄拿着武器出來。河畔的禮拜堂與一切的建築都被幾道從密雲下面閃射出來的太陽光線照耀得非常好看，鼓聲在四面八方響起，砲隊從加魯塞爾廣場開拔過來。我聽見雷聲和鐘聲交響，卻惋惜我不能夠飽覽巴黎的全景，好像我就要和他分別似的；在那一刻我是熱烈地愛着巴黎，這是我對這個大城市的最後的敬禮了——在六月的日子以後，牠在我的眼裏就變成了可憎恨的東西。

「在河的對岸，人們正在大街小巷裏面堆積障礙物。我現

在看得見那些陰暗的人影攪着石頭，婦女和小孩在給他們幫忙。一個年青的百藝學校的學生爬上一處完成了的障礙物，揮舞着旗幟，開始用悲憤而嚴肅的聲音唱起了馬賽曲，所有那些在堆障礙物的人也加入合唱，這高出於障礙物石頭之上的偉大歌曲的合唱使人心悸……警鐘仍然在響。同時砲車隆隆聲在橋頭響着，伯各將軍站在橋上用望遠鏡觀察「敵人」的陣地……

在那個時候還有完全阻止衝突的可能，那麼還可以拯救共和國與全歐洲的自由，這可以維持和平。但是那個愚鈍笨拙的政府不能夠這樣做，議會不肯這樣做，而反動派卻渴望着復仇，流血和報償。二月二十四日的事情，國會的法令又給了他們以實行他們的意志的工具。

六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在國會勢力征服了巴黎以後，我們聽見槍聲每停一會又有規律地響起來……我們互相望着，大家的臉上都沒有一點血色。

「他們在槍斃俘虜，」我們齊聲說，便掉轉身子不再彼此相視。我把我的前額壓在玻璃窗上。這樣的時刻會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復仇。在這種時候還會寬恕的人是應該得到災禍的！戰鬥一共支持了四天四夜，以後便繼續着安靜的戒嚴狀態；各街道仍還佈滿着警備隊，只偶爾有一個人坐着馬車經過。

驕傲的國民軍兵士們臉上帶着殘暴和愚蠢的兇惡表情，守護着他們的店舖，拿槍刺和槍柄來威嚇人。一羣一羣酒醉的凱旋的志願兵在街中遊行，唱着為祖國死的歌，那些十六七歲的孩兒子誇耀着他們手上染着的哥哥們的血。女店員從櫃檯後面跑出來獻花給他們來祝賀這班戰勝者。加威遜雅克把一個屠殺了十二個法國人的怪物帶在他的馬車裏到處遊行查證階級勝利了。然而在城外聖安東鄉的房舍仍還在冒煙，被砲彈打到的牆壁崩頽了，房間的內部暴露出來，給人看見石上的傷痕，殘破的傢俱還在發煙，穿衣鏡的碎片尚在發光……主人們在什麼地方居住的人在哪儿沒有一個人甚至會想到他們……有些地方人們在撒布灰沙，可是血跡仍還看得見。聖羅院附近不許人們走過，因為圓形砲被砲彈損毀了，大街上張着長篷，馬在哨香·愛利塞大街的平日小心培養的樹木，在公果爾德廣場上到處都是乾的。胸甲騎兵，胸鎧和馬鞍兵士們在推勒里王宮花園內牆邊賽馬，便是在一八一四年巴黎也沒有見到這種景象。

幾天過去了——巴黎開始恢復了他平時的面目。大街上又出現了一羣一羣閒蕩的人，時髦打扮的女士們坐着四輪馬車和單馬變輪車出來欣賞斷牆頹屋和決死戰鬥的遺跡……只有那不時在街中往來的巡查隊和成羣的俘虜使人還記起

那些可怕的日子，只有在那時候「過去」，才開始清晰地重現在我們眼前拜輪。曾經描寫過夜間的戰場，他的血污的詳細情景都隱藏在黑暗裏面；天一明，那時戰鬥早已停止了，他的痕跡——一把塗着血的刀，一些浸透了赤血的衣服——便現露出來。如今在我們的靈魂裏升起來的正是這樣的一個黎明，他照亮了一個可怕的孤寂荒涼的情景。我們的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被殺死了，疑慮和絕望的思想縈繞於我們的腦際，他們在那里生根了。人決不會想到我們經過了那麼多的憂慮，他們更想不到在受了近代懷疑論的薰陶以後，我們的靈魂裏還留存着那麼多的東西來給毀壞的。

娜達因在這時候寫信到莫斯科說：「我望着孩子們，我哭起來，我害怕了。我再不敢祈願他們活下去，我害怕也許有一天他們也會得到像這樣可怕的命運。」

這幾句話便是她所身經目擊過的一切的回聲。在這裏面人可以看出来裝載屍首的大馬車，雙手被縛受人咒罵的成羣的俘虜，還有那個可憐的聾啞的孩子，他因為聽不見「走開」的命令，被槍彈打死在離我們大門口幾步光景的地方。這些怎麼能够不在她的心上留下影響呢？更不幸的是她對於任何悲哀的事情都有着那麼深刻的了解……連快樂的天性也會變

為憂鬱，充滿着苦味，心因了悲憤痛楚着，一種難堪的羞辱使得日常的生活失卻了常態。

這不是為着理想的一種空幻的悲哀，也不是她的少女時期的羅漫諦克的宗教的復興和眼淚的重流，如今再沉湎於娜達因的靈魂裏，這是一種真實的憂愁，是一個女人的肩頭挑不起的沈重的擔負。娜達因對公共事務的熱切的關心並不會冷淡，她反而變成了一種極度的苦惱。這是一個姊妹的悲痛，一個母親的眼淚，在為那個剛剛戰敗了的戰場哀哭。她正是拉雪爾。

④ 在舞臺上唱着馬賽歌扮演的腳色的真實的化身。

我厭倦了這些沒有結果的討論，我抓起我的筆來，我帶着一種內心的憤激，殺死了我自己的舊日的夢和希望。那個不斷地損害我，消磨我的精力如今自己耗費在這些詛咒與憤懣的篇頁上了，甚至在今天我把它們重讀一遍，我還會在紙上感覺到那不可遏止的憤怒與沸騰的熱血……他是一個出路。

她卻沒有這樣的出路。早晨有我們的孩子，晚上又是我們的煩惱的爭辯討論，和那些亡命的革命者關於失敗的革命經過情形的辯論。

她在受苦——我不但沒有撫慰她，我還給她斟上懷疑與鬱鬱的苦杯。倘使我當時用了後來在她的患病的身體上所用過的一半的看護來安撫她的患病的心靈，那麼我決不會讓這

龐大的悲哀向各處注視的，我幫忙培養了牠們，加強了牠們，卻不會明白她是否能夠忍受，而且是否有力量 and 這悲哀掙扎。我們的生活是奇怪地安排着的。我們很少有親密談話與和平休息的安靜的夜晚。我們還不會知道對外人閉上大門。在這年年尾各國的亡命者，無家可歸的避難者，開始從各處來到我們這里，在他們的孤寂與鬱悶中他們尋求着一個表示友誼的屋頂與熱烈的歡迎。

關於這事情她這樣寫着：

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討厭中國的『燈影兒』。我不知道我看見些什麼人，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見他們。我只知道，我看見許多許多的人——全都是好人，我想有時候我會高興和他們在一起，可是現在次數太多了，生活簡直像春天的浙瀝的雨聲，滴着，滴着，滴着。」

「整整一個早晨我就在照料沙兒，照料達達，整個白天都是這樣。我不能夠集中我的思想，連一分鐘也不能。我心亂得很，有時候我覺得不舒服，而且有些害怕起來，到了晚上，孩子們都上牀睡了——好人會以為我應該休息了……不，那些好人開始走進來，而且正因為他們是好人，更使人家受不下去。不然我便是完全安穩了，而事實上我並不是單獨的——可是我又不覺得他們在這里，好像房間裏滿是隱隱，刺痛着人的眼睛，使人

感到呼吸困難——於是他們走了，卻沒有留下一點痕跡……明天來了，依舊是一樣的情形，後天來了，仍還是同樣的事情。我不能夠對任何別的人說起這個，別人會以為我在訴苦，會猜想我是不滿意我的生活；你了解我，你知道我決不肯和地上任何人交換我的處境。這只是短時間的憤激，厭倦——只要呼吸了一口新鮮空氣，我便會恢復以前那樣的強健。倘使我必須將我心裏所想過的一切完全說出，我說我有時望着孩子們卻害怕起來……是怎樣的胃味，怎樣的大膽，把一個新的生物帶到生活裏來，卻又沒有任何可以使他的生活幸福的东西——這是可怕的，有時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罪人，倘使事情由自己意識清楚地做去，那麼取去生命比較給與生命，是要容易得多。我還沒有遇見一個人使我可以這樣的話說到他：『倘使我的孩子像他那樣，這就是說，倘使我的孩子的生活是像他的……』我的見解愈加變為證準了。沙兒出世後不久我希望他成爲一個偉大的人，後來我又望他成爲這樣那樣，現在我所希望的不過是……」

她的信寫到這里便被我們的小女兒達達的傷寒症打斷了；在十二月十五日她又加上幾句：『好的意思是我不去管孩子們將來成爲什麼樣的人物，只要他們生活快樂，幸福，別的都是無關輕重的了……』

一八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我有時真想學學別人像老鼠似地跑來跑去，不再這樣閒着，也對轉來轉去的事感到一點興趣，不再像現在這樣在這喧聲中間，在這些不可少的事中間，自己高興做的事既不可能，卻又閒着不做一事，一個人覺得和自己周圍的那些人完全不調和，這是多麼苦痛的事——我不是在說我的最親密的圈子，可是人怎麼能把自己完全關閉在這個圈子裏面，人不能夠。」

「人勝望着走開，走得遠遠的……我們從前在意大利時，要是有一種思想，那倒是對的。」

「可是如今，那就毫無意思了！在卅歲，還有那同樣的憧憬，那同樣的渴望，那同樣的不滿足——是的，我高聲這樣說——剛寫到這個字樣，她就過來，她熱烈地吻我，不滿足——我太幸福了，生活漸漸了……可是」

「為什麼人的眼光只顧注視這世界？」

「為什麼我們的心靈」

「卻渴望翱翔在大空？」

「我只對着你才像這樣地講話——你會了解我，因為你是和我一樣地脆弱——可是和別的人在一起，不管是我強或比我弱的人，我卻不願意像這樣地講話，我不願意他們聽見」

我現在對你講的話，我和他們講的是另外一些話，我的淡漠使我自己害怕起來，只有那麼少的事，那麼少的人引起我的興趣……例如自然——廚房裏是不會有的歷史——法庭上是不會有的，然後，我自己的家庭還有兩三個別的人——一切都在這裏了，然而他們全都是多麼地善良——他們非常耽心我的健康和利立亞的耳聾。」

一月二十七日——「不，我真正沒有力量再注視臨死的痛苦了——牠們繼續得太久，生卻是這麼短促，我被利己心佔有了，因為自己犧牲對人並無好處，至多也不過證實了那句俗話：『和好人一起死，死也愉快。』可是我討厭死，我還想活下去……我想逃到美洲去……我們所信仰的，我們所視為現實的，只是未來的一個預言，還是一個過早的預言，多麼苦，多麼孤寂，我真想像一個小孩似地哭起來，個人的幸福是什麼……？公眾生活就像氛圍似地繞着我們，如今這氛圍氣充滿了死亡和疫癘的氣息。」

二月一日——「娜拉假，親愛的，你要知道在我們自己的私人圈子外面是多麼黑暗，多麼孤寂呵，倘使我們能夠把自己關在這圈子裏面，而且忘記，忘記這窄小圈子以外的一切，那是多麼好……這紛擾真是叫人不能忍受下去，牠許久都不會結束的！我太脆弱了，不能夠升起在這紛擾之上，而遠遠地看」

入那將來——我退縮，我便被摧毀了。」

這信函的結尾一段是：「我真願意我沒有一點力量，使我連自己的存在也感覺不到，當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時，我便完全覺得一切存在的事物間的不調和了。」

反動勝利了，透過青白色的共和國的影子人可以看出那班魏觀王位者的面貌，國民軍到處逮捕勞動者，警察廳派遣警吏到各樹林各古墓去搜索逃匿的人，軍警以外的職員便從事偵探和投遞秘密報告的工作。

直到一八四八年秋天，我們周圍還有著我們自己的朋友，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語言（指俄語）來吐露我們的悲哀和憤怒，土席科夫一家住在這所房屋裏，馬利亞，費多洛夫娜，科爾盧申也，也和我們住在一起，安寧科夫與屠格涅夫差不多每天都到我們家裏來，但是大家都把眼光望著遠遠的地方，我們的小小的圈子開始破碎了，巴黎染滿了血污以後，再不能牽繫住他們，大家都預備離開，並不是為了什麼特別的急端，多半只想逃避這種精神的壓迫，逃避那六月的日子，但是六月的日子已經成了他們的一部分，而且一直跟隨著他們。

為什麼我不和他們一起走呢？否則一定可以救出許多來，我也不會貢獻了這樣的人的犧牲，犧牲了我自己這麼多，來作為獻給一個殘酷無情的神的祭品。

我們和土席科夫一家與馬利亞，費多洛夫娜，科爾盧申分別的日子是我生活中一個特別不吉的預兆，然而我對這個警告和對以前無數別的警告一樣毫不注意地便把牠放過了。每一個人只要他經歷過不少的事情，他一定記得那一個

危機發生的日子，時刻以及危機發生時一連串的平時不大大意的小節，這些兆候或警告決不是偶然來的，牠們是那個快要發生的東西的萌芽，是那個暗中醞釀或者已經存在的東西的揭露。我們並不注意這些心理的兆候，我們輕視牠們，把牠們和漏出的鹽或吹滅的燭一樣看待，因為平時我們過分看重了自已的獨立性，驕傲地想著單靠我們自己來支配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友人動身的前一晚，他們和三四個別的知己朋友在我們家裏相聚。走的人應該在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到火車站，大家都不想將這晚睡過去，倒願意在一起度過這最後的鐘點。起初我們都是十分興奮，這是在分別的時候常見的，後來漸漸地大家都被憂鬱的空氣壓倒了……談話失去了興味，各人都覺得鬱悶起來，杯中的酒沒有人去動，勉強說笑也不能再使人高興了。有人看見天明，便拉開窗簾，讓一道青白色的光線照在我們的臉上，這使人想起了古狄爾申畫中的羅馬人的歡宴，大家都是惆悵，我更十分憂愁，我連氣也透不過來，委坐在小沙發上，土席科夫的幼女（即娜達立亞）跪在旁邊，她的臉貼在

娜達麗的臉上她熱烈地愛着她的妻子，不能眼睜睜地她自己已到荒涼的地方去；她的姊妹哀愁地站在她的身旁。娜達麗含着痛眼淚低聲在說什麼話，離她兩步光景是馬利亞·費多洛夫。她鬱悶地默然坐在那裏。馬利亞·費多洛夫因為多年來的經歷已經知道服從命運了，她明白生活她的眼光只表示着「別了」，而透過那個少女的淚水閃爍着的卻是「再見」的

意思。於是我們便送他們動身。在那個高而空闊的石頭建築的車站裏空氣寒冷激骨門不停地開閉閉着聲響風從四面吹進。我們在角落裏的一張長椅上坐下。土席科夫去照料行李。門突然又開了，兩個醉漢沙地闖進車站來。他們的衣服上染着污泥他們的臉龐扭曲着他們的一切都使人聯想到野蠻的酗酒。他們兇罵着走進來。一個要打另一個，那個人閃開了，卻捏起拳頭用力還擊，打在他的臉上。這個老醉漢飛跌下去。他的頭碰在石頭地上，發出敲碎物件的尖銳的響聲；他尖聲叫起來，擡起他的頭，血流下來，濺濺了他的灰白的頭髮，還流在石頭地上。警察和旅客們憤激地擁過去把另一個老頭子抓住。雖然我們在前一晚上就是過於疲勞而且十分激動我們的神經也是緊張過度，我們今天還極力自持着，但是那個老人的頭顱重重地敲時響徹這廳堂的可怕的回聲在我們的心上差不多產生了一個歇斯特的影響。我們家睡裏以及所有我們的圈子裏平時

全是健全正常，沒有一點變態和歇斯特的色彩，然而這次卻是我們忍受不了的。我覺得自己全身發顫，要幾乎要暈倒了。於是鈴聲響起來——時間到了，我們突然被留在欄柵旁邊——只有我們兩個人。

對於離別的朋友們再沒有比法國車站警察的處置更使人討厭，令人痛心的了；他們奪去了那些送客者的最後兩三分鐘；友人還在那里，車頭還在放汽，列車尚未開出，你希望看見他們坐定，看見火車開出，然後望着她走得遠遠的，變為一陣煙，一陣霧，又變成一個黑點，直到最後望不見什麼為止——然而如今一道柵欄和一個警察的手膀卻隔在你們中間……

我們默默地到了家。妻一路上靜靜地哭着——她悲惜她失去了她的好友（指娜達麗）——她不時緊緊裹住她的披肩，問道：「你記得那個聲音嗎？」——她現在還在我的耳邊響。到了家我勸她躺下休息，我坐着讀報；我讀着，我談社論，談附刊小說，談短訊，我看我的錶——還不到正午，這麼長的日子，我去看安寧科夫，他也要在幾天之內離開。我們一起出去散步，在街上比我在家讀報還更淒涼，苦難壓倒了我。我說：「到我家去喫晚飯罷。」我們便回家去了。妻不舒服，這晚上我們過得毫無趣味。我們分別的時候我問他：「你決定在這星期末尾走？」

「是。」

「你在俄國一定會過得很苦。」

「我受不住，我一定要走。我不會住在聖彼得堡，我要到鄉下去。你看，在這里並沒有什麼好處。你住下去也許會懊悔的。」

在那時候，我還可以回國，我還沒有斷絕我的歸路。列比約和加立葉還不會寫下他們的秘密警察報告書，但是在我心裏事情已經決定了。然而安寧科夫的話在我的過度疲勞的神經上不愉快地嘈雜着；我想了片刻，回答道：「不，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一定要住在這里，倘使我現在有什麼懊悔，那就是有一回在莫伯爾廣場的障礙物旁邊一個工人給我一支槍，我決不會把他接過來。」

許多次，在軟弱與絕望的時候，苦杯滿溢了，我的全部生活似乎只是一個延長的錯誤，我懷疑我自己，我懷疑那「剩下的最後一件東西」；在這時候一句話語又回到我的心頭：「我為什麼不接過那工人的槍留在障礙物旁邊呢？」要是一顆偶然的槍彈打在我身上，我至少還可以帶着一點信念進入墳墓。

時間又慢慢地推下去……一天又一天……黯淡而無聊……人羣進來做了一天朋友，又過去了，不見了，完結了。這近冬天時，從各國來的亡命者，別的遭難船上的殘存者開始到了，他們充滿着希望與自信，以為目前在全歐得勢的反動不過是一陣過境的狂風，一個小的逃避；他們期望着第二天，第二個星

期他們的時刻就會到來的。

我覺得他們是錯誤的，不過我卻高興他們有這種錯誤。我想打破自己的意見，我在和我自己掙扎，我生活在一種激動易怒的狀態中。那個時候在我的記憶中就像一天昏迷錯亂的日子……在我的苦痛中我各處徬徨不斷地尋求遺忘——我在書本中，在喧囂中，在孤寂中，在家裏在聚會裏尋求，我希望這些能够使我分心，但是在任何時候都缺少一件東西，歡笑不使我快樂，酒只添加我的鬱悶，音樂刺着我心痛，熱烈的談話每每以憂鬱的沈默為結，內心的一切全被摧毀了，什麼都亂了，一切全是混亂，充滿着顯明的矛盾；我又把一切全打碎了，又是什麼都沒有了。一個人的道德的生存的原理（這是早已完成了的）又成了問題，許多事實從各方面現出來，和牠們作對。疑惑把我們已經得到的一點東西摧毀了，如今正在被牠撕成碎片的不是教士的法衣，不是學者！禮服卻是革命的旗幟……疑惑從抽象的觀念轉而來對付生活了。學理的懷疑論與轉為行動的疑惑是不同的，牠們中間有着一道鴻溝，思想是大膽的，舌頭是無畏的，牠毫不費力地說着心所懼怕的話，希望與信念尚在胸中醞釀，脈筋比較前進，牠便放棄牠們。心落後，因為牠還有着愛，並且當腦筋宣告判決的時候，心卻不肯參加。

也許在年青時期，當一切都陷於紛亂與動搖時，還有那變

多的東西留在將來，失去一兩個信念不過是給別的新信念留下空地；也許在老年時候，一切都由於厭倦變成了廢墟。——在這兩種時期中這些危機是更容易度過；然而——在我們的地上的生活的中途——^④他們向我們索的代價太高了。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場戲謔嗎？我們所寶愛的，我們所為之奮鬥的，我們所為之作過犧牲的一切神聖的東西都已經被生活遺棄了；被歷史遺棄了，為了他自己的被遺棄了——他需要着瘋狂的人來做醉母，卻不管他們清醒後的結局；他們滿足了他的需要——那麼讓他們躺在醫院裏度卻他們的殘廢的餘生罷。多麼可恥！如今在我的身邊是那些心地誠實的朋友，他們聳着肩膀，聽着着我的懦弱，我的隱憂，他們望着明天，永遠忙着一件事，他們什麼也不看見，什麼也不能阻止他們，他們永遠向前進，卻始終不更進一步……他們判斷你，安慰你，責備你——呵，討厭而難堪的刑罰！他們稱自己為「信仰的人」，「愛的人」，以表示和我們「懷疑的人」，「否定的人」相反，他們不知道把一個人一生寶愛的信念連根拔去，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完全不知道世間還有所謂真理，他們從沒有帶着詩人所說的悲歎。

「我從那受傷的心挖出了牠，鮮血淋漓我大聲哭着，我將牠捨棄。」

獻出了什麼珍寶。

那些沒有神清時期的癡狂的人是幸福的，他們完全不知道內心的衝突，只有外部的原因，壞人和惡運才使他們受苦，然而就內心來說他們的良心是平靜的，他們是滿足的。因此別人的苦惱的絕望在他們看來便是一個飽暖的心靈的放縱和任性。他們看見一個殘廢的人支着他的拐架談笑自若，便斷定手銜對那個人不會有一點影響；他們決不會想到為什麼那個人未老先衰，而且殘廢的肢體是否會在天氣轉變或刮風時疼痛。

我的合於論理的自白，我的受傷的思想與之掙扎的疾病，的歷史都保留在我的論文集裡，彼岸來裏面。在那些論文中我攻擊了我的殘留着的最後的偶像。我替我自己為那痛苦和背叛對他們復了仇。我不會嘲弄我的那人，我都揀我自己，而且我又着了迷，我已經夢想着得到了自由，但是結果我得着悲哀。我對話語和旗幟失卻了信仰，我對那唯一的救世的教堂（即是西方文明）感到了幻滅，然而我仍還相信着少數的人，我相信着自己。我看見一切都已崩潰，我想救出我自己，開始一個新生活，和兩三個別的人一起走開，跑得遠遠的，避開……那些過多的人羣……

生活被燒成灰燼，她在各種事變的混亂中，在公眾事業的激洶裏失去了形色，她變成了以自己為中心，而退回到年青時

期的抒情性去，沒有青春，沒有信仰，依着這個燈塔的指引我的船不得不碰着礁石破碎了，船沈沒，我活着這是真的，我保全了性命，但是我失去了一切的東西……

2 傷寒

八四八年冬天我的小女兒達達病了，她不舒服了很久，後來又有點發熱，過後又似乎退了熱，那個有名的醫生賴爾勳我們不啻冬季的寒冷天氣，帶她坐車出去走走。這天是個晴明的日子，不過並不暖和，我們把她帶回家時，她的臉色異常蒼白，她說要喫東西，等到人把肉湯端來時她已經在我們身邊沙發上睡熟了，過了幾點鐘，她仍還在睡。一個醫科學生阿道夫·福爾特（博物學者福爾特的兄弟）恰巧在我們這里。

「你們看這個孩子，呵，這不是平常的睡眠，」他說。她的臉上那種將死似的青白色使我驚懼起來；我把手放在孩子的額上，冷得像石頭一樣。我連忙去找賴爾，他幸而在家，我便邀他一起去我家。那個小生物還在睡，賴爾把她抱起來，猛烈地搖動她，並且要我大聲喚她的名字……她張開她的眼睛，說了兩三句話，又閉上眼睛死一般地沈沈睡去了；人幾乎聽不出她的呼吸。她就這樣地過了好幾天，沒有什麼大變化，她不會喫一點東西，而且差不多連水也不喝。她的嘴唇變成黑色，她的指甲成了深青色，滿身都是點子——這是傷寒，賴爾差不多什麼事都不

做，他等待着，守着病，他並沒有給我們多大的希望。

孩子的面容是可怕的，我每點鐘都以爲她會死去。她灰色灰白，默默地，整天整夜坐在小牀面前，她的眼睛罩上一層珍珠似的光澤，這洩露出她的疲倦，苦楚竭盡的精力和過度緊張的神經。有一次在夜裏一點和兩點鐘之間我忽然想着達達不呼吸了，我隱藏着我的恐怖，偷偷去看她。娜達蘭猜到了我的心思，她說：「我的頭腦在打轉，給我一點水。」等我把水遞給她時，她已經不省人事了。伊凡·屠格涅夫在我們這里，他是來和我們分享這憂鬱的時刻的，他便跑到藥店去買阿摩尼亞精。我癡呆地立在兩個失了知覺的身體中間，我望着她們，不知道做什麼事情。我們的女僕擦着娜達蘭的手，用水打溼了她的太陽穴；幾分鐘以後她醒轉來了。「怎樣了？」她問道。「我想達達睜開了她的眼睛，」我們的好的善良的魯易絲說。我看達達她似乎醒過來了；她輕輕吟着她的名字，她張開她的眼睛，動着她的發黑的，乾燥的，裂開的嘴唇微笑。從這分起她便漸漸地好起來。世間有不少的毒藥比孩子的病更殘酷更痛苦地毀滅一個人。我知道她們，不過我以為再沒有比這一種慢性的毒更壞的，牠消耗一個人的精神，靜靜地腐蝕他的力量，而且拿一個袖手旁觀者的無能來侮辱他。

一個人，只要有過一次把一個小生物抱在他的懷裏，

得那身體漸漸變冷變重，最後變成了石頭，只要他聽見那個脆弱的生物用來求慈悲，求救助，求保全生命的最後的呻吟，只要他看見鋪着粉紅緞子的小棺材，浪花邊的白色小衣服，襯着小小的黃色面龐，那麼他在每次小孩生病時都要想到：該不會再有一個小棺材放在那張桌子上罷！

災禍是一所壞的學校，固然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比別人更能忍受災禍，但這只是因為他的心靈受了傷而變為軟弱了。一個人所經歷的憂患會使他慢慢地衰老而且更加懦弱。他失了對於明天的信心，事實上沒有這種信心什麼事都做不出來。他對事情也變得更加冷淡，因為他已經和那些可怕的惡習慣了，最後他便自私地害怕受苦，這即是說，他害怕再感到連續的銳敏的痛苦，連續的心痛，這痛苦的記憶不會像密雲從天空消散，牠們永不消失。

一個病兒的呻吟引起了我的內心的恐怖，還使我打起寒慄來，我因此不得不努力抑制這純粹刺戟神經的記憶。效果就在這個晚上以後第二天早晨我頭一次出去在街上閒走，天氣很冷，人行道上略略鋪了一層灰白色的霜，不管天氣寒冷，不管時候這麼早，馬路上是已經行人擁擠着，賣報小孩高聲叫賣着公報——五百萬選舉票把法國放在了路易·拿破崙的腳下，無主的奴僕們的府第裏到底又找着了「一位主人」。

正是在這種憂患與緊張的時期，一個人白白進到我們的圈子裏來，他給我們帶來了另外一種卑劣的災禍，他毀了我們的私生活，像六月的兇日子毀了我們的公眾生活那樣。這個人很快地接近我們，他逼着我們和他做了親密的朋黨，不使我們有考慮的時間……在平時我很容易結交朋友，不過要和人成為知己卻需要着長久時間，然而這一次卻不是尋常的時候。我們的神經沒有一點庇護，而且時時發痛，甚至隨便的會談，細小的過去紀念物都會使得人全身顫慄。例如，我記得在炮轟以後三天我在聖安東鄉散步，每一件東西仍還保留着新鮮的刺戟的痕跡，殘破的牆垣還立在那里，障礙物也不會被人拆去，受驚的婦人在尋覓什麼東西，小孩們在瓦礫堆中搜索……

我在一個小咖啡店門前坐下來，懷着一顆痛楚的心看那可怕的情景。一刻鐘過去了——一個人輕輕地把我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一——這是多威亞，一個年青的熱心者，他前在德國宣傳一種路格派的新天主教，後在一八四七年便移到美國居住。他的臉色蒼白，面部在搖動，他的長髮散亂着，他穿着旅行時的服裝。

「我的上帝！」他說，「我們又碰見了！」

「你什麼時候來的？」

「今天。我在紐約聽見二月革命以及歐洲各地的風潮，我

連忙把我的東西賣掉，拿起我所有的錢。懷着一顆充滿着希望的輕鬆的心，跑到輪船上去。昨天在哈佛爾，我聽見人說起這幾天裏剛剛發生的事情，我絕對想不到情形會變得這樣壞。」

我們又互相看了看，兩個人的眼裏都含着淚水。

「我不要在這個該咒詛的城裏住一天，只住一天也不行。」
 勃威亞激動地說，他真像一個預言的利未人。◎

「去罷！我要走開，再見，我到德國去！」

他真的去了，被關在一個普魯士監獄裏，在那里住了六年。

我也記得加地萊因的上演，這是那個剛強的大仲馬當時在他的歷史劇院中演出的。盤盞裏裝滿了囚犯，有一部分成羣的被送到沙都狄那◎去，他們的親戚像不安的鬼魂似的到處奔走，從一個警察局到另一個警察局，要求那里的人告訴他們是哪一些人戰死，哪一些人活着，哪一些人被處了死刑，然而大仲馬已經把六月的日子用羅馬時代的背景在舞臺上演出了。我去看這個戲，起初並沒有什麼，加地萊因影射勃德呂！何南西密祿影射拉馬丁◎，全是裝滿辭藻的古典句子，叛亂被壓服了，拉馬丁大步在舞臺上走過，場面變換了，市場上滿地都是死屍，在遠處有一道紅光——垂死的人帶着臨死的痛苦躺在死人中間，死屍的身上還留着血污的破衣服——我差不多不能够呼吸了。就在最近，在戲院的牆壁後面，在遭到這戲院的

那些街上，我們看見了那真實的情景，死屍不是紙板做的，淌的血也不是顏色的水，卻是從年青的身體上流出來的。

我差不多歇斯特里地衝了出去，我咒罵着那些熱烈地拍掌喝采的資產階級……

在那些苦痛的日子裏，一個人不能够在酒店或戲園中坐下去，不能够留在家裏或書齋內，卻熱狂地走到外面，精神錯亂，內心顛覆，帶着深的創傷，準備着傷害他所遇見的任何人。在這時候，每一句同情的話語，每一滴為着同樣悲哀而流的眼淚，每一句從相同的情恨出來的咒罵，都有着不可思議的魔力，創傷既然相同，傷處便很容易連在一起。

在我還很年青的時候我受到一本法國小說的感動，這小說名叫亞米尼烏斯，我以後就不會再看見牠。大概牠並沒有什麼價值，不過在當時牠對我卻有很大的影響，而且許多年以來我還常常記起牠。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書中的重要情節。

我們從基督教初期的歷史都知道一點關於那兩個不同世界的遇合與衝突的事，一個是古代的，古典的文明世界，腐敗而衰老，生產力已竭盡；另一個野蠻的世界，牠野得像森林中的野獸，不過充滿着尚在睡眠中的力量，牠還是各種各類傾向的匯合——這就是說我們都知道這兩個世界的接觸在公衆生活一方面仍影響，卻不知牠在家庭生活那方面的效果。大體

的事實我們是知道的，不過說到那些直接依賴着這些事實的人，雖然他們的生活因此等事實而遭毀滅，並且在他們是用眼淚代替了血，荒涼的宗廟代替了毀滅的城市，被人遺忘的墳墓代替了戰場，實際上關於這些人的生活，我們卻沒有一份記錄。

亞米尼烏斯的作者（我已經忘了他的姓名）就想把這兩個世界（一個從森林進到歷史裏，另一個卻從歷史走到墳墓）在一個家庭裏適合的情形表現出來。萬國歷史如果變成了個人的瑣語，牠便和我們更加接近，也更加生動，而且我們更容易領會牠。我對亞米尼烏斯很感到興味，我會照牠那樣的形式寫出了好些歷史的場面，警察長奧斯基在一八三四年會對牠們作過批判的分析。但是不用說我寫那些文章的時候，我絕對想不到有一天我也會遇到這同樣的衝突，而且這兩個世界的適合會毀壞了我自己的家庭。不管別人的意見怎樣，我覺得在我們對歐洲人的關係中間有着不少的相似之點。我們的文明是只有外表的，我們的腐敗是很淺的，我們的粗硬的頭髮在髮粉下面直立起來，在我們的敷了面粉的頰上還露出曬焦的顏色；我們有着野蠻人的狡猾獸類的兇狠和奴隸的機巧，到處都有我們的人積了錢，做了守財奴，然而我們卻絕對沒有那種遺傳的，不可捉摸的，西歐腐敗的微妙的詭譎。在我們中間智識的發達，^①有着淨化與保證的作用，例外是很少的。一直到

最近，在我們中間文化都是一道阻攔着邪惡壞行的欄柵。

在西歐卻不是如此。在我們俄國人，一個人觸到了我們所視為神聖的東西，他了解我們所寶愛的思想，他大膽地說出我們通常默然想着或者對一個友人輕輕說着的意思，我們便會對他露出我們的一切。我們決不會想到那些使我們的心悸動，使我們的胸膛起伏的話語有一半在歐洲已經成了平常的道理和口頭禪；我們忘記多少敗德的激情（古代的虛假的激情）已經混雜在一個屬於這種衰老文明的近代人的心靈中了。他從小就想處處占先，漸漸地更染到自私自利，又加上妬嫉和自尊心，還有那不知厭足的放縱和卑不足道的利己心，他把這個看得比一切關係，一切感情都更重要……他要扮演一個腳色，在舞臺上露面，他要付出任何的代價來保持他的位置，來滿足他的激情。然而我們俄國人，我們這些草原之子，我們受到一下兩下打擊，常常看不見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牠們把我們打昏了，過了許久我們才清醒過來，我們好像受傷的熊一樣暴跳狂衝，撕裂樹木，不斷地咆哮，跑開——但是太遲了，我們的敵人已經指着我們攻擊了。由於這兩種生長與教育的階段的差別，還會產生出更多的恨，流出更多的血來。

有一個時期我曾經嚴厲地痛斥過那個破壞了我的生活的人。有一個時期我曾經急切地渴望着將他殺死。從那時候到

現在已經有七年了；我的復仇的慾望也已經完全消失了，長期的繼續不斷的分析緩和了我的激情的判斷。在這七年中間我已經明白了我自己的限度和許多人的限，捏在我手裏的是一把匕首，卻是一把解剖刀我不用詛咒與辱罵現在卻靜靜地坐下來寫出我的心理病理學的故事。（未完）

◎赫爾岑的妻子——譯者

◎俄國詩人赫爾岑的好友——譯者

◎格羅夫斯斯基，俄國歷史家，他和赫爾岑因學術上的討論發生隔閡，莫斯科的誤解，即指和友人們因誤會而疏遠的事——譯者

◎指一八四八年六月革命，在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四天裏巴黎工人與資產階級政府的國民軍在巴黎城內外巷戰，事敗被捕者有一萬多人，其中多數被槍決——譯者

◎這是指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二月廿四日巴黎臨時政府成立宣布共和國，國王路易·腓力布逃往英國——譯者

◎見法蘭西的通信（赫爾岑著）

◎在五月十五日，羣衆使入國會，在議會中宣布將國會解散，同時成立社會主義的臨時政府，未幾國民軍開到，將羣衆驅散——譯者

◎六月革命可以說是國會促成的，國會要統治安法國，而且他選出後的第一砲便是發布修閉國家工廠的法令，這更激起工人的惡感——譯者

◎當時的行政權力的領袖，六月革命的壓服者——譯者

◎指一八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英俄普奧聯軍攻陷巴黎的事——譯者

◎當時法國的著名的悲劇演員——譯者

◎一八四八年可說是歐洲的革命年，法國二月革命發生，國王逃亡後，歐洲各大國皆受到革命潮流的鼓動，創憲德意志，爾蘭等國幾乎同時發生革命風潮，失敗後一部分爲人亡命英法——譯者

◎這些話都是寫給娜達利亞·亞歷賽葉夫姆·土爾科夫的，她在一八五〇年與阿列夫結婚——譯者

◎這一家人包含着娜達利亞葉林娜和她的父母——譯者

◎赫爾岑夫婦的好友，葉夫金尼·科爾席的姊妹——譯者

◎文學批評家，屠格涅夫的好友——英譯者

◎古狄爾歷史學家著有「末期的羅馬人」一書——英譯者

◎寄給俄國政府的——譯者

◎這是但丁的詩曲的第一行——譯者

◎即後來的拿破崙三世，這時他得五、四、三、二、一六票被選爲法國總統——譯者

◎指德國詩人黑爾威，他驅散了娜達利亞的純潔的感情，破壞了赫爾岑的家庭幸福——譯者

◎指阿爾——譯者

◎可譯作伊弗德，在馬賽，從前禁錮罪犯的地方——譯者

◎加地萊因是羅馬的謀叛人，死於紀元前六十二年，西塞羅是羅馬的演說家，政治家，文學家，死於紀元前四十二年，勃德呂·何南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委員之一，意進共和黨的領袖，六月十三日巴黎街中的騷亂是他領導的，事敗後逃亡，拉馬丁，詩人和政治家，一八四八年臨時政府委員之一，自由主義者——譯者

◎本文寫於一八五七年——譯者

山 程

山程
是祖國

無垠的平原裏

一股盤勁

生長出來的雄獅

牠

粗暴的肌肉

霸凸在膚外

暴怒怒沖着

雲端的層瘴

一隊年青者

——我們

用輕捷的腳痕

跨着

祖國廣闊的

連綿的土地

像信天翁之羣

在青的海洋

銀白色的浪花上

展翼長揚

山程

噙疊着

起伏到天外

煙嵐蕩不斷

茫茫的地層

萬里的翠黛

前面

那遙遠的地方

像老年

而微笑着的母親

伸張着慈愛的雙手

期待着我們的親吻

通過淡墨的森林

用脚尖連接着

善良與和平

祖國三千年間

先人開闢了的是印

在地層之巔

我們呼吸着

勇敢而新鮮的空氣

和祖國的

自由的愛情

跋涉在

險峻的

無盡的道上

——呀！我們祖國

無窮盡壯宏的土地呀！

祖國的風塵

親熱地

貼了我們滿身

山溪幽幽的情歌

吻了我們沸騰的心

祖國

——我們的母親呀！

你偉大的摯愛

已燃燒在我們週身

今日！

爲了你——

卜 西

我們那浩渺的長空

和受辱着

被殺害着

你的孩子

——我們的弟兄們呀！

不怕是再崎嶇的山道

和更堅苦的行程

我們仍要

放大的腳步踏過

去到

那山褶中的邊疆

用血汗去凝結成

祖國的

我們那鐵鷹的隊伍

讓他們

帶着鮮花般美艷

自由的種子

撒播在你——

那肥沃的野原裏

成長起明日的光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於瀋陽道上

元人雜劇多賴臧晉叔元曲選而存。從前研究元劇的，幾以臧選為唯一的寶庫。臧選刊於萬曆四十四年所選雜劇凡百種。○殆為雜劇選中最豐富的一種。不僅前無古人，抑且後鮮來者。孟稱舜於崇禎六年刊古今名劇柳枝集及醉江集，多據臧選。○所錄連明作併計之，亦不過五十六種而已。十年來，陸續發現刊行於臧選之前或約略同時的雜劇選集若干種，像息機子、古今雜劇選、尊生館主人（黃正位）的陽春奏、古名家雜劇選、新續古名家雜劇選、顧曲齋刻元劇、董野雲刻元劇、繼志齋刻元劇等，較之臧氏百種，均相形見绌。所載的至多不過臧選的一半。且所能補充臧選的，也不過寥寥的幾種而已。我在顧曲齋刻元劇裏得到關漢卿的緋衣夢一種，會詫為不世之遇。在古名家雜劇選裏所見的羅貫中、龍虎風雲、楊梓忠義士、豫讓吞炭、無名氏、漢鍾離度脫、藍彩和、龍濟山、野猿聽經、蘇子瞻、醉寫赤壁賦等，在息機子雜劇選裏所見的九世同居、符金錠、在陽春奏裏所見的二郎神、醉射鎖魔鏡，都會使我感到興奮過。在金瓶記卷首發現的敬德不伏老，也使我有相當的激動。○六本的西遊記雜劇的出現，成為一件重要的大事。八千卷樓書目（卷二十）所載明抄本燕孫膺、智捉袁進、吳起敵秦、掛帥印二種，會引誘過我特地跑到南京。等到知道這二種不知何時已亡佚了去，我卻懊喪了好幾天。這些發現都是零星星星的。

最大的發現是元刊雜劇三十種。這是黃蕘圃、舊藏、經羅振玉、王國維的發見而流傳於世的。○在這三十種裏，便有未見收於臧選及他選的元劇十七種。○更重要的是，藉此，我們可以見到元人刊元劇的本來面目。○藉此，我們也可以知道，明初周憲王（朱有燉）刊行他的「樂府」時，為什麼每種都要註出是「全資」。○當時，黃蕘

團在書籤上會寫着「乙編」二字。這二字會引起了王國維和許多人的幻想，以為既有「乙編」，必有「甲編」乃至「丙編」「丁編」等等。那末元刊的元劇必不僅這三十種而已，也許還有三十種，六十種的發見。這期望並沒有落空，卻以另一個方式出現於世。我們雖然不會得到元人刊元劇的「甲編」乃至「丙編」「丁編」——這幻想證明了終於是「幻想」永遠不會實現的——然而我們卻終於又發見了更大的一個元明雜劇的寶庫；這寶庫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種的元明雜劇；在種數上較之藏還更多到一倍半；而足以補藏選及他書之未及的，單在元劇方面，已有二十八種。明劇則有六種；元明之間，所謂「古今無名氏」所作的則有一百種以上。這弘偉豐富的寶庫的打開，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許多本的名著，不僅在中國戲劇史上是一個奇蹟，一個極重要的消息，一個變更了研究的種種傳統觀念的起點，而且在中國歷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上也是一個最可驚人的整批重要資料的加入。這發見，在近五十年來，其重要，恐怕是僅次於敦煌石室與西陲的漢簡的出世的。

這發見並不是沒有預兆的。

相傳明初親王就藩時，每賜以雜劇千本。①永樂大典錄元雜劇二十一卷（卷之二萬七百三十七至卷之二萬七百五十七）前二卷雜劇名目，大典目錄②已闕。然此十九卷所載已有九十本。這恐怕是彙選雜劇之始。我們也知道，明代收藏雜劇者往往將若干單帙簿冊之雜劇合釘為一本。明季祁氏讀書樓目錄③曾記載着：

(一) 名劇彙 七十二本（凡二百七十種有詳目）

(三) 抄本雜劇 十二本（無目）

(二) 雜劇 十四本（無目）

(四) 采釘雜劇 二帙（無目）

晁氏寶文堂書目④裏載有簿冊單刊之雜劇不少。錢遵王也是國書目⑤所載雜劇名目獨多；雖不註明合釘為若干冊，但今知也實是合釘着的。李滄葦書目⑥也載有抄本元曲三百種，一百冊。（見後）晁氏國氏之

書已不可得見，也是國書目錄著錄於世。王國維曲錄卷6全載其雜劇部分。（王氏未見晁氏及蔣氏二目）而這一部分的書，也徒令人有「書亡目存」之感。

民國十八年十月間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四號）裏載有丁初我的黃雲圃題跋續記一文，在這篇文章裏忽發現黃氏的古今雜劇跋。這書凡六十六册（原註：今缺二册）丁氏註云：「也是國藏趙清常鈔補明刊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會見我虞趙氏，舊山樓藏有此書，假歸，極三晝夜之力，展閱一遍，錄存『跋語兩則。』」又云：「案也是國原目錄重複外係三百四十種，藝圃所存為二百六十六種，實闕七十四種……汪氏錄清現存目錄十四紙，依此書之次第另錄之，實存二百三十九種，又闕二十七種。」

這是如何重大的消息！在民國十八年間，丁氏還曾見到這六十四册的國藏，古今雜劇，則此書必至今不曾亡佚可知。雖然已闕失了一百零一種，但餘下的二百三十九種必定還在人間。這消息的流布，使我喜而不寐者數日。立即作函給北平的友人們，追求其書的蹤跡，又託與丁氏相識的友人們去直接詢問丁氏。但丁氏只是說，閱過後，便已交還給舊山樓。他的跋裏原來也是這樣的：「時促不及詳錄，匆匆歸趙。會題四絕句以誌眼福。零煙一過，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擲筆為之歎息不置。」

但我總耿耿於心，念念不忘此書。我相信，此書必定還在人間，並且也不會流落到很遠的地方去。同時，要蹤跡此書的，還有武進某君。舊山樓藏書，多半歸於盛宣懷，他曾至盛氏藏書處細閱，只見有元曲選，並無此書。後盛氏書由政府中某氏贈給了約翰大學圖書館，再度檢閱，也無此書在內。難道此書竟真的蕩為雲煙麼？

舊山樓在江南，齊盧戰役，曾駐過軍隊。所遺存的古籍多半為兵士們持作炊柴，兵退後，殘缺破紙與馬糞污草相雜，狼藉於樓之上下。難道此書竟被兵士們當作舉火之用麼？

問之虞山人士，皆不知此書存佚。輾轉問之趙氏後人，也都不知，再問之丁氏，還是一個「不知」。不久，丁氏歸

道山，更沒法去追問此書的消息了。

但我還不會灰心耿耿不忘於心，也念念不忘於口見人必問，每談及元劇則必及此書，我曾輯元劇佚文，但因希望能見到此書，始終不願付之割割。

果然，「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此書竟被我所發現！

二

這是不能忘記的一天，這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刻！

在民國二十七年五月的一天晚上，陳乃乾先生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蘇州書賈某君曾發現三十餘冊的元劇，其中有刻本，有鈔本，刻本有寫刻的，像古名家雜劇選，有宋體字的，不知為何人所刻。鈔本則多半有清常道人跋。我心裏怦怦的跳動着。難道這便是也是圓舊藏之物麼？我相信，一定是此物。他說，從丁氏散出，這更證實了必是舊山樓的舊物。丁氏所云「匆匆歸趙」，所云「雲煙一過，今不知流落何所」，均是英雄欺人之談。我極力的託他代覓代購。他說，也許還有一部分也可以接着出現。

當時，我只是說着要購藏，其實是一貧如洗，絕對的無法籌措書款。但我相信，這「國寶」總有辦法可以購下。這時，政府已遷重慶，但重要的機關，都還在漢口。我立即將這好消息告訴在漢口的盧翼野先生和在香港的袁守和先生。第二天下午，我到來青閣書莊，楊壽祺先生也告訴我這個消息，說有三十多冊，在唐某處，大約千金可以購得，還有三十餘冊則在古董商人孫某處，大約也不過千四五百金至二千金可以購得。他已見到此書。這消息是被證實了。我一口託他為我購下。雖然在戰爭中，我相信這二三千金並不難籌。

這一夜，因為太興奮了，幾乎使我不會失過眠的我，第一次失眠。這興奮與克復一座名城乃至一個重要省分時所得到的興奮無殊。

第二天，一見到幾位同事，便託其設法籌款，很高興的，立即籌到了千金。這溫厚的同情與幫助，也是我所永遠不能忘懷的。當天下午，便將此款交給了楊壽祺先生。他一口答應說，明天下午可以從唐某處取得此書三十餘冊來。

我立即又作一札告訴袁守和先生，說這部書大約三千金可得，不知北平圖書館有意收購沒有。

渴望的等待，忘情的喜悅，與「萬一失之」的恐懼，交戰於心，又是一夜的不能入睡。

不料，第二天下午，到了來青閣書莊，那「恐懼」竟實現了！楊君說他去遲了一步，唐某處的三十餘冊已以九百金歸之孫君了。此書成了完璧，恐怕要漲價不少。同時，並以原金還給我。

沒有那樣的「失望」，過像熊熊火紅的熱鐵突然拋入水中一樣，垂得而復失之，格外的令我難過。怨望了十年的東西，一旦失之交臂，這懊喪，這痛苦，是足夠忍受的。這一夜又患了失眠。

明天一早，苦笑的把原金還給了同事們，說，恐怕永遠的不會買到此書了，唯一的希望是，此「國寶」不至出國。

守和從香港回了信說北平圖書館決定要購下此書。三千之數，他可以設法籌措。我苦笑的把這信塞到抽屜裏去。

如此的過了好幾天，終日在「失望」的苦痛裏煎熬裏。任怎樣不能忘懷於此書。十年不能忘於心，不能忘於口的，難道一旦將得之，竟還能聽任其失之交臂麼？

我相信，必有辦法可以得到她。任用多少的力量與金錢都不計，必有辦法可以得到她！

又晤到了乃乾先生，又提起了此書。他說，古董商人為孫伯淵君。此書成了全璧後，孫君待價而估，所望甚奢。且聲言此時決不出售。且甚珍秘，不令人見。

乃乾和孫君是熟友，我再三的託他去問價，並再三的說，必定有辦法籌款。

隔了兩天，乃乾告訴我，再四與孫君商議的結果，他非萬金不售；且須立刻商妥，否則，將要他售。

我又燃起了希望，肯售，且有了價格，這事便又有些眉目了。這一天，立刻我發了兩個電報，一致守和，一致教部，說及其價格。守和在第二天，便回電說，他那裏只好「望洋興嘆」，籌款實在不易。我的希望去了一半。到了第三天，教部卻回了一電，說：決購，並要我去議價。這大約半是蕪野之力，他恰在教部辦事，對於元劇的狂熱，和我有些相同。

我恢復了「希望」，恢復了興奮，立刻找到乃乾商談此事。乃乾說，恐怕不易減少價格，但經過了三天的議價，終於以九千金成交。我立即電部報告。同時仍向同事們先籌款千金，作為定洋，約定在二十天以內，將全款付清。

時間是五月三十日，天色有些陰沈沈的，春寒還未盡去。我偕乃乾持千金至孫君處，簽定了契約。在這時，我才第一次見到了原書，一册又一册的翻閱着，不忍釋手；不忍離目。每册有汪闓源藏印，首册有黃蕪圃手鈔目錄，多至三十九頁。幾乎每册都有清常道人的校筆及跋語。何小山也曾細細的校過。錢遵王卻只留下了數行的鈔補的手蹟。董玄宰也有跋四則。到了這時，此書的授受的源流方才皎然明白。原來所謂也是圍藏者，只不過是其中受者授者之一人而已。實應作脈望館鈔校本。黃目總名作古今雜劇，不知為誰氏所命名。除刻本外，鈔本多半註明來源，或從內本錄校，或由于小綬本傳鈔。刻本只有二種，一為古名家雜劇選本，一為息機子雜劇選本。此書的鈔校為萬曆四十二至五年間，恰在臧氏元曲選刊行於世的時候，故所收獨不及臧選。

黃蕪圃嘗自誇所藏詞曲甚富；但通行本土禮居題跋記，所載詞曲寥寥無幾。今見此書首册黃氏手鈔所藏曲目及跋，始知「學山海之居」中所度藏詞曲，果不下於「詞山曲海」之李中麓也。

這六十四册的寶庫包含鈔本、刻本的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幾乎每種都是可驚奇的發現，即其名目和臧選及其他選相同，而其文字間也大有異同。設之往日發現一二種雜劇，即詫為奇遇者，誠不禁有所見未廣之嘆！

我有充足的勇氣措置這事；我接受了這契約。這書的價值決非數字所能表示的，我最恨市賈的把「書」和「金錢」作相等的估計。無數的古籍名著決不是區區金錢所能發致的。以古香古色的名著較之金錢，金錢誠如糞土。我獲見此書，即負契約上的一切損失也願意。

兩個星期過去了，因為內地匯款的困難，還是沒有什麼消息來，只來了一個電報，叫設法在上海籌款於限期內付出。仍依賴了溫厚的同情與友誼，和對於這事的同情的了解，我居然籌到了借款，而在限定期內將書取回。——這借款過了兩個多月方才寄到歸還。

這「書」是「得其所」了，「國寶」終於成為國家所有。我的心願已償。更高興的是，完成這大願的時間乃在民族的大戰爭的進行中。我民族的蘊蓄的力量是無窮量的，即在被侵略的破壞過程中，對於文化的保存和建設還是無限的關心與在實施著。這不是沒有重大的意義！這書的被保存便是一個例。

三

脈望館藏曲初無藉籍名。談曲的人向來只知道也是國而不知道脈望館。今傳的脈望館書目^①所載詞曲寥寥無幾。在「書目」盈字號詞曲類裏，所列的不過：饒梅香雜劇二本，秦仙仙傳一本，大雅堂集一本，狀元堂陳母教子雜劇一本，誠齋傳奇十本，雜劇四本，游春記一本，下盤雜劇一本，梁狀元不伏老一本，泰和記一本，崑崙奴傳一本，古本西廂一本，紅拂雜劇一本，雜劇三本，譚板西廂一本，莽張飛六闕，石榴園雜劇一本，柗欄一本，楚昭王疏者下船雜劇一本，玉簡齋本此下有「升菴雜劇」二十本，二套；「按」劇「應據秘笈本改作「刻」」等而已。與今所見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多至六十冊以上者大異。疑脈望館書目為後來所編，此書或已轉售，故不著錄。

清常道人為趙琦美的別號。按趙氏「家乘」：「琦美原名開美，字仲朗，號玄度，嘉靖癸亥（公元一五六三年）生。以父（用賢）蔭，歷官刑部貴州司郎中，授奉政大夫。天啓甲子（公元一六二四年）卒。邑志有傳。配徐氏，光祿。

監事勉之公懋德女贈宜人。繼呂氏，孝廉名道烟女，封宜人。葬桃源潤。子五，士震振羽振海振華士升。女三，長適羅式未，次適江陰繆貞白，次適錢昌韓。①② 邑志的「傳」，寫他的生平較詳。

趙琦美字元度，文獻公（用賈）子。天性穎發，博聞強記。以父蔭，歷官刑部郎中。生平損衣削食，假書繕寫，朱黃懸校，欲見諸實用。得善本，往往文毅公序而琦美刊之。其題跋自署清道人。有藏書之室曰脈望館。官太僕丞時，嘗解馬出關，周覽博訪，上書奏條方略，隨例報聞。遂以使事歸里。著有洪武聖政記，偽吳雜記，容台小草，脈望館書目。子士震官徐州衛經歷。③

當昭合志稿卷三十一

他的藏書大抵以得之北方為多；而所校書也以在北方為最多。歸里後，他的藏書似乎也全都網載而南。在什麼時候，他的藏書散出來，已不可知。但總在天啓崇禎之間。錢謙益④得到他的鈔校本的全部。⑤相傳他幸後，他的子孫不肯將他的藏書售去時，曾聞有鬼在啜泣。這「話」見於錢會的讀書敏求記，雖是一段「鬼」話，卻可知清常道人是如何的篤愛他的藏書，如何寶重他的親自手校的文籍。這部手校的古今雜劇也當是當時歸之謙益的一種謙益將未與絳雲樓同燬的清常道人鈔校本的書全都贈給了錢會。⑥所以古今雜劇也被收於也是圖書目。惟連王並不舉總名，而將雜劇名目一一列舉。其中次第是否照舊，或連王有否增入若干種，已不可知。但想來，當是脈望館原來的面目。蓋在萬曆四十三年以後刊行的雜劇集，像元曲選等均不會訂入，可見連王並不會改動了原來合釘的式樣。

錢連王藏書，多半歸於泰輿季滄葦。⑦故季滄葦藏書目⑧所載多半述古舊物，其中有：

元曲三百種一百本 抄

項⑨ 此書殆即今見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

傅煌⑩ 為何焯之弟，亦好書。他所得元明人曲本甚多，也勤於校。今此鈔校本中所見之硃筆密校，署名「小

在美圖跋毒及他手鈔目錄裏均已一一舉出。◎這闕失了的七十幾種重要的東西實在不少。

- 1 王瑞蘭私贈拜月亭 元四溟撰
(按此劇有元刊本)
- 2 王魁負桂英
3 洞庭湖柳毅傳書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4 玉清殿諸葛論功 以上元尚仲賢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5 鄭孔目風雲醜態亭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6 臨江驛瀟湘夜雨 以上元楊顯之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7 風月兩無功 元陳定甫撰
- 8 脫繯諸伍員攻爾 元李壽卿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9 韓退之雪擁藍關記 元趙明遠撰
- 10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11 抱姪攜男魯義姑
- 12 女元帥掛甲朝天 以上元武德甫撰
- 13 神龍殿羅巴嘆酒 元李取道撰
- 14 盤拐李借屍還魂 元岳伯川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15 梁山泊黑旋風負荆 元莊子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16 黃桂娘秋夜竹窗雨
- 17 秦修然竹塢醜琴 以上元君子章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18 陳季卿誤入竹葉舟 元李安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19 沙門島張生賣海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20 剪韭山神香妝母
- 21 耐金蓮壽酒紅梨花 元張壽卿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22 秦太師東復事犯 元孔文撰
(按此劇有元刊本)
- 23 便宜行事虎頭牌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24 薛伯道藥子留姪 以上元李取道撰
- 25 花間四友東坡夢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26 唐三藏西天取經 以上元吳昌齡撰
(按今傳西遊記雜劇即此劇)
- 27 賢達婦荆娘盜泉
- 28 掉袋牌
- 29 孝順賊魚水白蓮池
- 30 李素蘭風月玉壺春
(按此劇當爲息機子刊本元曲選亦收之 元武德甫撰)
- 31 王鼎臣風雲漁樵記
(按此劇當爲息機子刊本元曲選作秦賀臣風雲漁樵記)
- 32 行孝道郭巨埋兒
- 33 官門子弟錯立身 以上元張名氏撰
- 34 進天筵 元明丹邱先生撰
- 35 天香圃牡丹品
- 36 兩紅蕖從良烟花夢

但蓮園的「待訪目」尚遺漏了

- 1 包待制智賺合同文字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2 蘇真入夜研碧桃花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37 四時花月宴嬌容
- 38 文殊菩薩降獅子
- 39 關雲長義勇辭金
- 40 搗搜判官喬斷鬼
- 41 豹子和尙自還俗
- 42 鳳月娥春風度①湖堂
- 43 美烟綠風月桃源會
- 44 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
- 45 神后山秋獨得雲霞
- 46 小天香早夜朝元
- 47 李妙清花裏悟真如 以上明周王洪齣撰
(按以上各劇均有通行刊本及校鈔本)

- 3 河嵩神靈芝慶壽
(按此劇有通行本)
- 4 南極星度脫海棠仙
(按此劇有通行本)

- 48 花月妓雙偷錦郎
- 49 鄭香老婆配好姻緣
以上明陳大容撰
- 50 杜子美沽酒遊春 明王漢臣撰
(按此劇有盛明雜劇本)
- 51 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 明謝對山撰
(按此劇有盛明雜劇本)
- 52 諸葛亮掛印氣張飛
- 53 諸葛亮石伏陸遜
- 54 諸葛亮隔江鬥智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55 老陶諧三讓徐州
- 56 壽亭侯五關斬將
- 57 關大王月下斬貂蟬

- 5 善知識苦海回頭
(按此劇爲也是國原目所未載，亦見於雜劇十段錦)

- 58 關雲長古城聚義
- 59 米伯通衣錦還鄉 以上三國故事
- 60 蘇東坡誤入佛遊寺 以上宋朝故事
- 61 李瓊奴月夜江陵怨
- 62 崔驪兒指腹成婚
- 63 鶻奔亭蘇娥自訴
- 64 賽金蓮花月南樓記 以上雜劇
- 65 呂洞賓戲白牡丹 以上淨仙
- 66 保國公安邊破虜
- 67 英國公平定安南 以上明朝故事
- 68 南極星金鑾慶壽
- 69 賀萬年拜舞黃金殿
- 70 獻禱祥祝延萬壽
- 71 西王母祝壽瑤池會

五種。丁初我謂除重複外，實尚七十四種，這計算是對的。蓋以河洛神靈芝慶壽及南極星度脫海棠仙二種為複出也。蒐圖待訪目為什麼漏列了這幾種呢？豈以其或為重複者，或已見於息機子元人雜劇選（蒐圖藏有此書）麼？到了汪闓源手裏，又闕了二十七種。

- 藝 林 彙 學 文 ——
- 1 李太白西廂金錢記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2 杜牧之詩酒揚州夢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3 玉簫女兩世姻緣 以上元密學符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4 尉遲恭單鞭奪槊 元尚仲賢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5 中郎將常何薦馬周 元庚吉甫撰
 - 6 須賈辭范雎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7 雙歐頭武松大報釋 元高文秀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8 趙江梅詩酒祝江亭 元魏天祐撰
 - 9 趙氏孤兒大報釋 元紀君祥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10 趙光普進梅談 元梁進之撰
 - 11 魯大夫秋胡戲妻 元石君安撰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12 蕭何月下追韓信 元金志甫撰 (按此劇有元刊本)
 - 13 李存孝誤入長安 元陳存甫撰
 - 14 英雄士蘇武持節 元周仲彬撰
 - 15 莊周半世蝴蝶夢 ④
 - 16 羊角哀鬼戰荊軻
 - 17 四公子夷門元宵宴
 - 18 巫娥女醉赴陽臺夢 以上春秋故事
 - 19 鄧鄧崑崙湯大戰
 - 20 金穴富郭況遊秦
 - 21 施仁義粵母大賢 以上東漢故事
 - 22 李存孝大戰葛從周
 - 23 狗家墮五虎困彥章
 - 24 朱全忠五路犯太原 以上五代故事
 - 25 小李廣大鬧元宵夜
 - 26 宋公明劫法場
 - 27 宋公明喜賞新春會 以上水滸故事

第二次所佚闕的二十七(六)種，係據汪闓源氏所鈔現存目錄(丁氏云汪氏錄清現存目錄十四紙)與蒐圖手鈔目錄相校計的。自汪氏再傳到了丁氏，則此「現存」的六十四冊，二百四十二種，並不會再有什麼損失。

經過了這兩次佚闕，較之也是圖書目所載，總計闕少一百零三種。將及全書的三分之一。這些佚闕的雜劇恐怕我們是再也不能夠見到的了。這是多麼重大的損失！在其中，僅四十七種今有傳本，其他五十六種卻都是入

間孤本再不能夠有遇到第二本的機會的。像尚仲賢、虞吉甫、戴善夫、梁進之、陳定甫、趙明遠、武漢臣、李取進、石子章、李好古、李直夫、陳存甫、周仲彬、丹邱先生、陳大聲諸作者的著作，以及元無名氏的幾種，春秋故事、五代故事的幾種都是很重要的。我們對於他們的亡佚實在是很抱憾無窮，同時對於那二百四十二種^⑤之得倖存於今，則更覺得欣幸無已也。

五

在今存的二百四十二種裏，重要的作品自然是很不少；但也有很無聊的頌揚功德劇，應節喜慶劇，且也有寫的不大高明的，而這裏卻也保全了很可寶貴的資料。竹頭木屑，何一非有用之物。董其昌跋 神聖慶賀元宵節云：

此種雜劇不堪入目，當效楚人一炬為快！

這種態度是我們所不取的。對於古代的著作與文獻，我們是應該以另外一種眼光去看待他們，不僅僅單着重於保存重要的名著而已。

在其間，元人所著的雜劇，當然引起我們特殊的注意：

- 1 破幽夢孤雁漢宮秋^⑥ (古名家本)
- 2 馬丹陽三度任風子 (鈔本)
- 3 呂洞賓三醉岳陽樓 (古名家本)
- 4 江州司馬青衫淚 (古名家本)
- 5 半夜雷轟薦福碑 (古名家本)
- 6 西華山陳搏高臥 (古名家本)
- 7 孟浩然踏雪尋梅^⑦ (息棧子本)
- 8 開壇闡教黃梁夢 (息棧子本)
- 9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 (鈔本)
- 10 四丞相歌舞宜春溪^⑧ (古名家本)
- 11 呂蒙正鳳雪殿審配 (鈔本)
- 12 死生交范張雞黍 (息棧子本)
- 13 杜鰲娘智賞金線池 (古名家本)
- 14 劉夫人慶賀五侯宴 (鈔本)
- 15 關大王獨赴單刀會 (鈔本)
- 16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古名家本)
- 17 泗太真玉鏡臺 (古名家本)

以上二種玉真浦撰

以上一種費唐臣撰

(按此劇有元刊本)

(按此劇有元刊本)

- 18 望江亭中秋切錦旦 (息園子本)
- 19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古名家本)
- 20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鈔本)
- 21 錢大尹智勘辨衣夢 (古名家本)
- 22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古名家本)
- 23 感天動地竇娥冤 (古名家本)
- 24 山神廟裴度還帶 (鈔本)
- 25 尉遲恭單鞭奪槓 (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26 狀元堂陳母教子 (鈔本)
以上十四種開闢劇撰
- 27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古名家本)
- 28 董秀英花月東階記 (鈔本)
- 29 裴少俊臨頭馬上 (古名家本)
以上三種白仁甫撰
- 30 保成公徑赴瀾池會 (鈔本)
- 31 好酒趙元遇上皇 (鈔本)
(按此劇有元刊本)
- 32 劉玄福獨赴襄陽會 (鈔本)
以上三種高文秀撰
- 33 立成鴻伊尹贊華 (鈔本)
- 34 鍾離春智勇定齊 (鈔本)
- 35 傷梅香騙翰林風月 (息園子本)
- 36 醉思鄉玉簪奇緣 (古名家本)
- 37 迷青瑣倩女離魂 (古名家本)
- 38 虎牢關三戰呂布 (鈔本)
以上六種鄭德輝撰
- 39 張子房圯橋進履 (鈔本)
- 40 同樂院燕青博魚 (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41 破符堅請神靈庇 (鈔本)
以上三種宇文豹撰
- 42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鈔本)
以上一種史九敬先撰
- 43 張孔目智勘陰合羅 (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蓋澤卿撰
- 44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 (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鄭光祖撰
- 45 東堂老勸教家子弟 (息園子本)
- 46 辛鐵士道袍戲院 (息園子本)
- 47 陶母剪髮待賓 (鈔本)
以上三種索尚夫撰
- 48 宋上皇御斷金鳳釵 (鈔本)
- 49 布袋和尚忍字記 (息園子本)
- 50 楚昭公疎者下船 (鈔本)
(按此劇有元刻及元曲選本)
- 51 看財奴買冤家債主 (息園子本)
- 52 包龍圖智勘後庭花 (古名家本)
- 53 斷冤家債主 (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54 宋太祖龍虎風雲會 (鈔本) (古名家本)
以上六種鄭德輝撰
- 55 諸葛亮博望燒屯 (鈔本)
(按此劇有元刊本)
- 56 麻涓夜走馬陵道 (鈔本)
(按此劇有元曲選本)
- 57 忠義士豫讓吞炭 (鈔本) (古名家本)
- 58 錦雲堂美女連環記 (息園子本)
- 59 蔡子瞻醉寫赤壁賦 (古名家本)
- 60 鄭月蓮秋夜紫雲夢 (鈔本)
- 61 五月英月夜留鞋記 (鈔本) (息園子本)
以上八種元姓名氏撰

- 62 河南府張鼎頭巾 (古名家本)
- 以上一行孫神效藥①
- 63 侏砂燒滿水浮泥記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64 貨郎旦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65 敬德不伏老②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66 施仁後劉弘志婦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67 劉千病打獨角牛 (鈔本)
- 68 殺狗勸夫③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69 大婦小妻還半末④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70 講陰陽八卦梅花女⑤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71 打耳環燒熱兒鬼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72 劉女得神書黃鶴樓⑥ (鈔本)
- 73 玉油施銷案驚奇⑦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74 關雲長千里獨行 (鈔本)
- 75 孟元女翠屏眉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76 雁門關存孝打虎 (鈔本)
- 77 狄青征衣換車 (鈔本)
- 78 摩利支飛刀對箭 (鈔本)
- 79 降桑椹塔頂拳母⑧ (鈔本)
- 80 羅李郎大鬧相國寺⑨ (古名家本)
- 81 馬丹傳度脫劫行首⑩ (古名家本)
- 82 關關舞射柳羅丸記 (鈔本)
- 83 淫區施王效百花亭 (鈔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84 龍濟山野狐禪⑪ (古名家本)
- 85 二郎神射柳慶慶⑫ (古名家本)
- 漢城羅夏院影印 (古名家本)
- 87 李公英風送信相與⑬ (古名家本)
- 88 趙匡胤智整符金錢 (古名家本)
- 89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⑭ (古名家本)
- 90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⑮ (古名家本)
- 91 張公藍九世同居 (古名家本)
- 92 月明和尚度柳翠⑯ (古名家本)
- (按此固有元曲選本)
- 錄者為李錫綽作則此劇實是其一
- (作者所著)
- 以上三十種元無名氏撰

右九十二種，釘二十四册，皆為元人著作。即此已足知張氏元曲選並得齊瞭。其中的六十二種，今有傅本可得；其他二十九種則皆為人間孤本。我們在這裏發現了關漢卿的五侯宴，哭存孝，裴度還朝，陳母教子，四德，發現了曾唐臣的貶袁州，發現了王實甫的破鏡記，發現了白仁甫的東廂記，發現了高文秀的漁池會，襄陽會，發現了鄭德輝

的伊尹耕莘，智勇定齋，三戰呂布，發現了李文蔚的圜橋進履，蔣神靈應，發現了史九敬先的莊周蝴蝶夢，發現了秦簡夫的鬚髮待賓，發現了鄭廷玉的金鳳釵，發現了朱凱的黃鶴樓，發現了劉唐卿的蔡順奉母，還發現了無名氏的雲窗夢，劉弘嫁婢等，這消息是足夠以令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人驚詫不已的。

何況，即在與臧選及他選名目相同的劇本裏，其「異文」也是觸目皆是；有的簡直是成爲另一個本子；其重要實不下於「孤本」的被發現，敬德不伏老，今僅見金瓶記附刊本，而闕佚甚多，得此本足以補正不少。關大王單刀會，元刊本殘佚曲文不少，賴此得以讀得暢順。好酒趙元遇上皇也足以幫助我們了解元刊本的情節不少。

這一部分，佔了全書的少半的，可以說是全書裏最可驚人的部分，單是這一部分的發現，已足夠我們神往了。然在明劇這一部分也不是什麼凡品，多數是我們久久欲讀而不可得的。

93 沖漢子獨步大羅天 (鈔本)

94 卓文君私奔相如 (鈔本)

以上二種丹邱先生 (朱權) 撰

95 劉晨阮肇誤入天台 (息機子本)

以上一種王子一撰

96 黃廷道夜走流星馬 (鈔本)

以上一種黃元吉撰

97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 (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谷子敬撰

98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 (古名家本)

99 呂洞賓桃柳昇仙夢 (古名家本)

100 蕭淑蘭情寄菩薩蠻 (古名家本)

101 荆楚臣重對玉梳記 (古名家本)

以上四種實仲名撰

102 翠紅鸚兒女兩團圓 (息機子本)

以上一種楊文舉撰

103 宴清都作洞天玄記 (古名家本)

以上一種楊文舉撰

104 獨樂園司馬入相 (鈔本)

(按此本似誤刻本影鈔)

以上一種蔡精兵撰

105 滿將軍使酒罵座記 (古名家本)

106 金翠雲衣記 (古名家本)

107 漁陽三弄 (古名家本)

108 玉通和尚罵紅蓮 (古名家本)

109 木蘭女 (古名家本)

110 黃崇嘏女狀元 (古名家本)

111 僧尼共犯傳奇 (鈔本)

以上七種明無名氏撰

112 東華仙三度十長生 (古名家本)

113 雲仙慶壽蟠桃會 (古名家本)

右明人雜劇三十五種，釘七册（第二十五册至第三十一册）。丹邱先生二種的發現，其令人快慰，不下於王諸作之發現。黃元吉、楊慎、蔡經、良齋八所作，也是素來罕見的。賈仲名的桃柳昇仙夢也為初次發見的東西。

- 126 伍子胥鞭伏柳盜路(古名家本)
- 127 十八國臨瀛門寶
- 130 田穰直伐晉與齊
- 181 後七國樂毅圍齊
- 182 吳起敬秦掛帥印
- 138 守貞節孟母三移
- 以上六種春秋故事
- 184 漢公卿衣錦還鄉
- 135 運機謀隨何騙英布
- 186 隨何賺風魔關通
- (按此劇有元曲遺本)
- 114 呂洞賓花月神仙會(古名家本)
- 115 惠禪師三度小桃紅(鈔本)
- 116 張天師明斷展鈞月(鈔本)
- 117 浴陽風月牡丹仙(鈔本)
- 118 趙貞姬身後國團夢(古名家本)
- 119 劉盼春守志香囊怨(古名家本)
- 120 李亞仙花酒曲江池(古名家本)
- 121 紫陽仙三度常椿壽(古名家本)
- 122 福祿壽仙官慶會(鈔本)
- 123 十美人慶賞牡丹園(鈔本)
- 137 司馬相如題橋記(古名家本)
- 138 韓元帥暗度陳倉
- 以上五種西漢故事
- 139 馬援鬪打麥獸牌
- 140 雲漢門秦二十八將
- 141 漢高祖大戰郅全
- 142 孝義士趙禮讓肥(古名家本)
- 143 冠子醫定時提將
- 144 鄧禹定計提彭寵
- 以上六種東漢故事
- 124 崑崙山神女海國頭(古名家本)
- 125 瑤池會八仙慶壽(鈔本)
- 126 昇辰風仗錢疏財(鈔本)
- 127 清河縣繼母大賢(古名家本)
- 以上十六種宋有戲(周憲王)撰
- 145 十樣錦諸葛高功
- 146 曹操花走陳倉路
- 147 楊平關五馬坡會
- 148 走馬征龐統掠四郡
- 149 周公瑾得志娶小喬
- 150 張翼德單戰呂布
- 151 莽張飛大戰石檀園
- 152 關雲長單刀劈四寇
- 153 蔡亨侯怒斬關平
- 154 關雲長大破蚩尤

- 155 劉關張桃園三結義
- 156 張翼德三出小沛
- 157 張翼德大破杏林莊
以上十三篇三國故事
- 158 陶淵明東籬賞菊
以上二篇六朝故事
- 159 長安坡四馬投唐
- 160 立功勳獎賞端陽
- 161 賢達歸龍門隱秀
- 162 招涼亭賣高破風詩
- 163 家僚友喜賞浣花溪
- 164 魏徵改詔風雲會
- 165 程咬金斧劈老君堂
- 166 徐茂公智降秦叔寶
- 167 小尉遲將軍將將說交
(按此則有元白還本)
- 168 尉遲公殺打單雄信
- 169 十八學士登瀛州
- 170 唐李靖陰山破陣
以上十二篇隋唐故事
- 171 李嗣源復奪紫泥宮
- 172 飛虎峪存孝打虎咬
- 173 廣關樓聖德下神牌
以上三種五代故事
- 174 存仁心曹彬下江南
- 175 八大王開讀救忠臣
- 176 楊六郎調兵破天陣
- 177 焦光贊活學壽天佑
- 178 宋大將岳飛精忠
- 179 十探子大鬧延安府
- 180 張子湖誤宿女真觀
- 181 女學士明誦春秋
- 182 趙匡胤打董燈
- 183 穆陵關上打韓通
以上十種宋代故事
- 184 相國寺公孫汗衫記
(按此則有元曲還本)
- 185 海門張仲村雜堂
- 186 王閻香夜月四春堂
- 187 女姑姑說法隨堂記
- 188 清康官長助金環
- 189 雷澤遇仙記
- 190 若耶溪漁樵閒話
- 191 徐伯椿貧富與夢記

右五十六種，釘十七册（第三十二册至第四十八册），皆為自春秋以下的歷史故事劇內容至為龐雜其作者為元為明頗不易分別；亦多半出於教坊伶人之手。但重要的是，藉此得以窺見歷史故事在元明間逐漸變化之迹。這對於研究中國小說史者，戲劇史者均極有關係。諸劇的賓白往往有雷同或互相抵牾處，一一抉出，至為不易。

- 162 薛包認母
- 183 認金梳孤兒尋母
- 194 四時花月賽福容

- 196 王文秀消塔奇遇
- 198 慶豐門降九淫奔記
- 199 風月南堂記

- 198 秦月娥誤失金環記
- 以上十五種雜傳

在「雜傳」裏差不多全都是「社會」劇和「戀愛」劇，寫得好的不少，像海門張仲村榮堂、徐伯棟貧富與、衰記和滌九淫奔記、風月南堂記等，和張國賓、閻漢卿諸作較之，也並不見得有「懸下」之感。惟崑澤遇、龍兒、開話等則比較單調，大似「神仙」劇的同類耳。

- 199 釋迦佛變林坐化
- 200 觀音菩薩魚籃記
- 以上二種釋氏

- 205 邊洞支尋道界仙
- 208 李雲卿得悟界真
- 207 王蘭卿服信明貞傳
- 206 太平仙記

- 201 許真人拔宅飛昇
- 202 孫真人南極登仙會
- 203 呂翁三化邯鄲店
- 204 呂純陽點化度黃龍

- 210 太乙夜斷桃符記
- 209 瘋李香許酒籃江亭
- 211 南原星度脫海棠仙

- 212 張天師斷風花雪月
- 213 時真人四聖鎖白猿
- 214 猛烈那吒三變化
- 215 二郎神鎖齊天大聖
- 216 灌口二郎斬鼉蛟
- 217 二郎神射鎖魔鏡
- 以上十七種神仙

右仙釋劇十九種，結締往往雷同故事，且陳陳相同，尤以「神仙度世劇」一類之作，更為讀之令人厭倦。惟聞於二郎神諸劇，氣魄很偉大，是仙釋劇的另一方面的成就。

- 216 魯智深喜賞黃花峪
- 219 梁山五虎大劫牢
- 220 梁山七虎鬧鈴堂
- 221 王矮虎大鬧東平府

- 222 宋公明榜九宮八卦陣
- 223 黑旋風雙獻功
- (按此附有元曲韻本)
- 以上六種水滸傳故事

關於水滸傳的雜劇，元明人寫作的均不少，高文秀至被稱為「黑旋風專家」，周憲王也寫着豹子和尚自還俗諸劇。惟較之廢進之的絕妙好劇李達負荆，似均尚隔一層。右六劇除黃荅除外，均無甚生氣，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尤為無聊之極，只有若干人物進進出出耳，不僅無「戲劇力」，且連「結構」也幼稚之至。與明人的許多水滸傳奇較之，諸明傳奇似均遠高出遠甚也。但水滸一傳的故事的演變，有了諸劇，卻可更明顯的尋出其線索來。水滸裏的諸英雄，大約在很早的時候——就在南宋的時候吧——便已甚為民間所喜愛、崇拜的了。

- 224 奪天命三保下西洋
- 以上一種「本朝故事」
- 225 寶光殿天眞祝萬壽
- 226 衆聖仙慶賞蟠桃會
- 227 祝聖壽金母獻蟠桃
- 228 降丹臺三聖慶長生
- 229 衆神聖慶賀元宵節
- 230 祝聖壽萬國來朝
- 231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
- 232 慶豐年五鬼鬧鐘鏡
- 233 河嶺神靈之戲
- 234 紫微宮慶賀長壽壽
- 235 賀萬壽五龍朝聖
- 236 衆天仙慶賀長生會
- 237 慶冬至共享太平安
- 238 賀昇平羣仙祝壽
- 239 慶千秋金母賀延年
- 240 廣成子祝賀齊天壽
- 241 黃眉翁賜福上延年
- 242 感天地祭仙朝聖
- 以上十八種「本朝效坊雜演」

右明代故事劇的三保下西洋，似乎可以寫得活潑些，但實在卻是「笨伯」之作。程懋登的西洋記，鬼怪百出，說話連篇，還比這有生氣些。羅貫中的龍虎風雲會，「訪番」一折之外，無一折不是浪費的笨墨，而這劇卻自始至終是「浪費」而且無聊的。直姑負了這好題材！

「教坊稱演」的十八劇，除爭玉板八仙過海比較的活潑有趣外，幾乎無一劇不是很討厭的頌揚劇。董其昌所謂欲「效楚人一炬」者，正是指此等劇而言。在結構的雷同，故事的無聊，敘述的笨澀方面，尤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清將士銜的西江祝嘏，四劇，雖同為頌揚劇，而較之這些「教坊稱演」的劇本，則誠為活潑之至的。

才人之筆了，這一部分向來在戲曲的一題材上說來，該是重要的發現；因為這一類的題材，在任何版本上都是不會被遺錄，因之，也不會為我們所見到。我們所見到的，祇是清代昇平署的若干鈔本耳。但在批評家的眼光看來，這些無聊的劇本卻是最不值得流傳下來的。在這二百四十二種的劇本裏，這一部分可以說是最驚下而且無用的了。

六

趙琦美鈔校這一部「古所未有」的弘大的劇本集，就今所見到的他的跋語看來，當開始於萬曆甲寅（四十二年）的冬天。他跋切韻旦云：「十二月二十日校內本於真如邸中。」是他第一次見到「內本」乃在「真如邸中」。此後，幾乎每月都校對了好幾本。以萬曆乙卯（四十三年）所校的為最多。在這一年的春天，他於「內本」之外，又見到了山東于小穀所藏的雜劇。最早的一個提到于小穀本的跋是在乙卯孟春念有五日。

萬曆四十三年孟春念有五日校（此字以當作「假」）山東于相公中舍小穀本抄校（漫花溪跋）

此後經過了丙辰（四十四年）經過了丁巳（四十五年）也時時都在鈔在校「內本」及「于小穀」本。這些劇本的鈔校至少佔據了他三年以上的時間。他一得暇，便從事於此：

四十三年正月朔旦起朝賀待漏之暇校完（遊環記跋）

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朝賀冬至節四鼓起待班梳洗之餘校于小谷本（勸學曲跋）

而在夜間燈下校對的時間也不少：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廿三日漏下二鼓校于小谷本（勸學曲跋）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廿一日燈下校內本（立功勳慶賀雜劇跋）

甚至在「奉差」的旅途中也不會放棄了這工作：

于小斂本錄校乙卯二月初八日有事昭陵書於公署（十八學士登瀛湖賦）

甚至在家裏有人結婚的時候也還像筆在校着。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七月初十日校內本是日瑞五成婚併記（海門張仲村堂跋）

他對於這校劇的工作可謂深嗜而篤好之。

他大約先得到了刻本的息機子、元人雜劇選和古名家雜劇選二書，然後去借「內本」于小斂藏本來鈔校。

他的鈔校的工作是對於有刻本的，則以「內本」或「于本」校其異同；對於只有鈔本的，則以原本和鈔本所錄的複本校對一過。故「鈔本」只是改正了幾個錯字；而對於「刻本」的校勘則費力較多。

就今日所存的二百四十二種雜劇總計之，內刻本有六十九種，餘一百七十五種皆為鈔本。在刻本裏，有十五種是息機子本，餘皆為古名家雜劇選本。

今所見古名家雜劇凡二集；第二集名新續古名家雜劇選。第一集凡四十種，第二集則僅二十種。然諸家藏本往往有出此二集外者，即這裏所收的五十四種，出二集外的已經很不少。諸家書目皆以古名家雜劇選為陳與郊編刊。今見女狀元之末，有一牌子云：

萬曆戊子（十六年）夏五西山樵者校正龍峯徐氏梓行

則知編刊者並非陳氏了。緣世人均未見此牌子，故致有此誤。

在一百七十三種鈔本裏，其來源也祇有二種，一是「內本」，一是「于小斂本」。但不註明來源的也有，茲列為一表如下：

(1) 內本 九十二種

(2) 于小斂本 三十二種

(3) 未註明者 四十九種

「內本」有一個特徵，即海劇之末均附有「穿關」「穿腔」「穿腔」之意，折指明登場人物所穿戲服、衣服、帽鞋並指明髮髻式樣。這裏且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山神廟裝度還帝雜劇穿關

頭折

王員外 一字巾 圓領 襟兒

三盤髻

旦兒 髮髻 手帕 比甲襟兒

裙兒 布襪 鞋

家童 紗包頭 青衣 襪牌

正末裝度 散巾 補納直身 襟

兒 三盤髻

第二折

長老 僧帽 僧衣 數珠

行者 僧陀頭 僧衣

王員外 正末裝度 同前

趙野鶴 散巾 道袍 襟兒 三

髮髻 裙扇

傅夫人 塌頭手帕 補納襟兒

補納裙 布襪 鞋

韓瓊英 手帕 補納襟兒 補納

裙 布襪 鞋

李邦彥 一字巾 袖子圓領 帶

三盤髻

張千 撥手 圓領 項帕 襪牌

韓瓊英 又上 同前 提盞碟

第三折

山神 風翅盔 膝襪曳撒 袍

項帕 直裰 襪牌 帶 三棍

髻

韓瓊英 正末裝度 韓瓊英夫人

同前

楔子

長老行者 趙野鶴 正末裝度

夫人 同前

第四折

韓太守 一字巾 袖子圓領 帶

蒼白髻

張千 同前

媒人 同前且兒

山人 方巾 青直身 襟兒

韓瓊英 花籃 袖子襟兒 膝襪

裙 布襪 鞋

正末裝度 饒頭 襪 偏帶 三

髻 笏

韓太守又上 同前

夫人 塌頭手帕 補納襟兒 裙

兒 布襪 鞋

趙野鶴長老 王員外 且兒 李

邦彥 同前

我把附有「穿關」都當作了「內本」大約不會是很錯的。咸晉叔的元曲選也多半出於「內本」。晉叔云：「頃過黃，從劉延伯借得二百種，云錄之御戲，與今坊本不同。」這話是可靠的，我們觀於今日出現的清代昇平惡戲

曲與車王府藏曲之多至三四千種，可知明代「御戲監」所藏曲本一定是很多的。李開先所云「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千七百本賜之」，正可說明其情形。

至於于小穀（清常跋中亦簡作小谷）是什麼人呢？清常在諸跋曾提到他是東阿于谷峯子。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于小穀藏本于即東阿谷峯于相公子也。（東隱記跋）

按于谷峯名慎行，字可遠，更字無垢，號谷峯，隆慶進士。萬曆初，歷修撰，充日講官。以忤張居正，請疾歸。居正卒，起故官。後曆官至東閣大學士，卒諡文定。有穀城山館詩文集及筆塵、明史有傳。但我們都不知道他是一個戲曲的收藏者，而且對於戲曲很有研究。在山東，我們只知道李開先（中麓）家裏藏詞曲最多，有「詞山曲海」之目，想不到在東阿還有一個于家。清常云：

于穀峯先生查元人孟憲卿作（忍字記跋）

于相公云：不似元人矩度，縣隔一層，信然。相公東阿人，拜相。見朝後便殂，觀其所作筆墨，胸中「中」涇渭了了，惜也不究厥施云。（可馬相如題額跋）

則慎行對於他的藏本必有「題識」或校記一類的東西，可惜除此清常引的二則外，均不可得見。

小穀為慎行子，明史及慎行墓誌銘均未述及。按道光（九年）重修東阿縣志（卷十二）「恩蔭」裏有于緯，註云：「以父文定公廡中書舍人，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廣東雷州府知府。」正和清常一跋裏所云「中舍」相合。大約他和清常同在北平時，正官「中書舍人」。二人之出身很相同。清常也是以「恩蔭」出身的。同書藝文四（卷十八）葉向高穀城山館全集序云：

公浚而孝廉（郭應龍）與公之子緯，申公遺指，余益憤然，因為之跋。

但于緯是不是即為于小穀呢？這裏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同書（卷十二）「封贈」裏有于慎，由註云：「以出

憲王諸作提前到明初丹邱先生之後等；但始終不曾改動了原書的次第。故原書的排列，與也是圖書目錄有前後次第不符處。

清常在排列次第的時候，大約又依據了太和正音譜，把這些雜劇的名目及作家們加以考證。故於原書的作者及劇名間附有考證、改動及注釋。大約他當初並不會見鍾嗣成的錄鬼簿，故一切皆以太和正音譜為依據。直到了最後一年（萬曆四十五年）的十二月，（詳見下文）方才見到他有援引錄鬼簿處。大約在這時候他才見到了這部書。

他在各劇的跋裏，每說明其校訂的工作的功力，如：
內本世本各有損益，今為合作一家。（任風子跋）
於于小殺本與衆說不同處，亦每註明，像：

于本作費店臣。（范張雞犬跋）
但以據正音譜者為最多。

太和正音作頤負刑。（泗池會跋）
太和正音名敬德降唐。（單鞭奪槊跋）
按在此劇封面裏頁，另有一人註道：

此尚仲賢所作，非漢卿。玄度誤認作敬德降唐，故目。
和也是圖書目對照起來，知道道「註」大約出於錢遵王之手。

太和正音有伊尹扶湯，或即此，是後改今名也。然詞句亦通暢，雖不類漢碑，實

會；(四) 詐配子漢風月；(五) 怒酒越元；(六) 財運番三響鑼；(七) 風月錦雲；(八) 李太白影夜郎；(九)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十) 東窗事犯；(十一) 程光鬼詠；(十二) 離子駿垂釣七里灘；(十三) 韓成玉川公攝政；(十四) 蕭何追韓信；(十五) 蕭何追韓信；(十六) 張千殺漢女；(十七) 小張屠兒殺母。
⑤ 元刊雜劇三十種中，作「大德新編」或「大德新刊」者四，作「古本新刊」者七。餘皆作「新刊關目」或「新刊的本」字樣。其中空白多路去，猶可見元人刊劇之面目。
⑥ 說齋樂府三十一種，漢平每種開目下皆註明「全發」二字。說齋樂府有卷麻心室曲跋本。（僅刊二十五種，未全。）
⑦ 「全寶」是指「說白」完全，並不關節之意。可知當時刊雜劇者每種題節「寶白」有「全寶」者，反復特別標出。
⑧ 正國維元刊雜劇冊種跋云：「題曰乙編，則必尚有甲編，丙丁以降亦必有之。」
⑨ 按前編後編，凡宋元板以甲乙別之，宋板為「甲」，元板為「乙」。此「乙編」實指係元板而言。
⑩ 宋樂大典目錄卷五十四，原四十五至十六頁三頁，故雜劇一及二之卷恰在版闕之中。余所見諸本大典目錄均同，不知是否脫葉或原闕未刊。

本館所藏諸書目，其考證當（補遺）

按御作伊尹扶湯，據錄鬼簿⑤，其全目為「耕莘、壘伊尹扶湯」，似即此劇。

太和正音作無名氏。

於元無名氏所作，也是全以正音譜的次第為次第的。

太和正音無名氏凡一百一十摺，此所編者按其次也。

在那裏，考證似尤詳。於原本作元羅貫中撰的龍虎風雲會，則專標正音譜，列入無名氏中。

太和正音作無名氏。

於其間，附有以批評的意見，像：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廿九日晦日校內本。大約與諸葛亮搗印氣張飛同

意。此後多普通一節，筆氣老熟，當是元人行家。（補遺）

亦有直證「時本」之非者，像大婦小妻還，卒末跋云：

別作馬，遺非也。依太和正音無名氏。

此外，他的跋裏，可注意的地方還很多。茲彙刊數則於下：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跋云：

樂鬼簿有劉先主襄陽會，是高文秀所作，意者即此詞乎當查。

降香樞蔡母順孝母跋云：

太和正音作蔡順分樞。

羅孝郎大鬧相國寺（原作元孫德興）跋云：

① 白雲洞，原係小山所撰，序云：「洪武初年，觀王之詞，必以曲千七百本居之。」

② 明季鈔本，凡六冊，北平圖書館藏。

③ 寶文堂，卷三卷，有明鈔本，又見於北平圖書館月報第三卷。

④ 也是圖書目有鈔本（北平圖書館藏）。

⑤ 玉蘭齋，本。

⑥ 自序，曲，有武，不，刊，本，精，美，山，影，石，印，本。

⑦ 曲，錄，有，重，訂，曲，死，不（未定稿），虛，風，閣，藏，書，本，及王，忠，烈，公，遺，書，本，所錄元明雜劇部分，除錄，東，海，太，和，正，音，譜，外，幾，全，錄，也，是圖書目。

⑧ 圖書目有玉蘭齋，書，本，又韻，芬，樓，藏，本。

⑨ 據，王，爾，奇，談，書，本，感，望，館，書，目，所，引。

⑩ 明，官，制，著，恩，南，中，志，祖，其，父，稱，先，將，軍，忠，義，為，趙，公，用，賢，門，又，稱，公，長，子，琦，美，為，先，將，軍，親，友，者，恩，以，父，執，事，之，實，為，同，僚，隨，益，初，舉，為，刑，部，郎，中，趙，君，英，表，君，天，性，穎，異，博，聞，經，記，欣，適，經，古，今，歐，甲，乙，餘，次，以，待，步，之，舉，者，損，衣，削，食，假，借，經，三，節，之，賦，本，免，因，之，盛，所，刑，罰，斷，碑，碎，感，梯，就，訪，求，朱，黃，離，校，移，日，分，窮，老，盡，氣，好，之，傳，舉，與，道，之，導，近，古，所，未，有，也，官，南，京，刑，部，察，院，照，臨，修，治，公，廉，費，而，工，倍，君，日，吾，取，宋，人，將，作，營，造，也，（按也是圖書目後序云趙玄度初得李，戲，戲，也）

太和正音無名氏。

馬丹陽度脫劍行首(原作元楊景雲撰)跋云：

太和正音作無名氏。

又註云：

太和正音作本朝人。

閨閣舞射柳蕤丸記跋云：

內本與世本稍有不同，爲時正之。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原作元關漢卿撰)跋云：

此本太和正音不收。

又於張公藝九世同居後跋云：

此後俱太和正音不收。

呂洞賓三度城南柳跋云(原作元谷子敬撰)

太和正音作本朝。

在昇仙夢菩薩蠻玉梳記三劇題目上，並註云：

太和正音不載。

司馬相如題橋記跋云：

竊思題有闕漢卿昇仙橋相如題柱，當不是此部。四十五年丁巳十二月十八日，清帝道人又題。

韻政中引錄鬼薄處，僅此則真辭走黃鶴樓跋而已，而作「跋」的時間則均

述法武，申於十餘卷，編訪漢書家，罕有考者。後於留陸得殘本三册，又信得閣本參攷。而閣本亦缺六七卷。先據殘劄，勘二十餘半之方，始爲完書。因界最爲珍事，用五十千，命長安良工始能措手。今人巧取豪奪，游易易，焉知一書之難得如此。丞太僕，印塔之，事人莫敢欺。君曰：吾自有相馬也。

◎金瓶梅：金瓶梅人，字安之，號敬甫，號萬曆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坐事削籍，歸。王時日爲禮部尚書。游初，爲禮部有侍郎，後爲御史。游終其後，書目題詞：「虞山宗伯生神廟，豈時早茂科名，交遊滿天下，盡得劉子虛。然功父想五川，趙汝醇四家書，更不惜重資購古本，當貴奔赴，掘骸無虛日。用是所積，充朝，幾埒內府。」

◎金瓶梅：會說書敘求記物術之洛陽，何處記條：「清帝發其書，盡歸牧翁。武康山中，且去與笑。嗜書之病，與若是伊子，應節草踐，無無行敬子之異本，又何敢取於無莊，齊困之林，然解雲一贊之後，凡清帝手被，應鈔書，都未爲六工取去。致翁悉作，靈因之贈。」致翁雖敘求記條，題云：「崇禎九年，當燕人，張，博，諸，請，詞，益，見刑部郎中趙五，既兩世科甲，好積古書，古，元，價值二萬金，私議或康山內，乘其身故，焚其書，男，垂，孫，趙，五，餘，里，羅，四，十八，新，古，書，歸，家，以，致，翁，男，舍，究，焚，香，咒，誦。」此說似未可，信，然，初，學，其，有，刑，部，郎，中，趙，君，書，去，於，趙，必，爲，致，翁，未，必，於，趙，氏，諸，男，有，其，且，舉，趙，氏，多。

細按是篇與元人鄭德輝筆意相同。其勿以為無名氏作也。照翁（百花亭跋）
 崇禎紀元二月之望，借友南下舟次無眠，讀此消夜，讀得卷中之味。（孟亞三移跋）
 是集余於內府，閱過，乃係元人鄭德輝撰。今則直置鄭下。（翁若老君跋）

此種雜劇不堪入目。當涉鄭人一炬為快。（慶賀元節跋）

這是一個謎，似乎在崇禎元年左右，這齣劇集曾經落在董其昌手裏過。這時，臨清營之死已近五年。^① 譚子理二移跋，似董氏曾攜此書「南下」。到底他借了清常的，還是借之物齊的，還是他自己所獲得的，實是一個謎。難道是由他家再傳到妙手中的麼？而此書之曾經牧齋收藏則無可疑。牧齋得到清常的鈔校本書最多，此書自當在內。故當絲雲焚後，他把所有清常校本都送給了錢澠王時，此書也傳到了澠王手裏。（見上文）

牧齋在此書上不會留下過什麼痕迹。澠王則曾鈔錄全目，列之也是園書目中，並會略加排比過，而對於原書的次第則不會改動。在三醉岳陽樓劇中有澠王手書三行，係補鈔原書的殘損處者。

對於此書用過很大的校勘工夫的，還有一位何焯。他在清雍正三年至七年間，會用所得到的李開先鈔本元劇及關先舊鈔元劇本的雜劇數十種，以校此書。他以疏筆密校此本與元劇本不同處。有的簡直是等於補寫了全劇。在他的跋文裏可見出他用力之勤。

雍正己酉（七年）秋七夕后一日，元稹本校中缺十二調，容補錄。中（范）
 程泰跋）

好，莫不心賞目悅，條分縷析，皆證明風雨之功，寧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豈亦亦自笑也。故自號侯宋主人云。

①同治蘇州府志：「黃丕烈，號穀，書局，湖在士，黃丕烈，郡，蘇州府，志，序，開，英，年，力，學，識，其，書，所，藏，四，部，之，書，以，益，是，常，習，見，之，本，必，廣，宋，元，明，刻，以，及，四，庫，未，公，者，於，是，厚，信，及，書，不，一，二，年，積，奉，口，一，番，書，六，書，會，宋，元，本，書，目，錄，閱，書，交，際，著，名，文，深，益，美，布，豐，饒，於，資，上，藏，書，日，民，部，傳，書，印，又，有，三，十，五，卷，園，主，人，印。」

②趙烈文，陽，海，人，字，潤，甫，官，夏，州，知，府，中，歲，解，經，歸，居，常，熟，草，請，金，石，有，天，放，樓，集。

③據，黃，澠，手，鈔，待，訪，古，今，雜，劇，存，目，凡，七，十，一，種。

④「宜」誤作「官」

⑤「度」誤作「慶」

⑥按此數字係根據了初，我跋應作「二十六種」。

⑦此劇存，未開，已見於關漢卿所著劇中，以其目與實錄次第排列不同，故致兩誤。

⑧與現存之史九敬先，莊周，沈，姓，姓，不，知，是，否，同，一，劇。

⑨按實應作「一百零二種」。

⑩除了初我跋云「實存二百三十九種」，歷以趙烈文題等極見之雜劇，均開除不計也。

雍正乙巳八月十日用元刻本校(京乃會跋)

雍正三年乙巳八月十日用李中德鈔本校,改正數百字。此又說曲廿二倒

曲二,悉照鈔本校正補錄。鈔本不具全白。白之繆隨不堪,更倍於曲,無從勘正

翼世有好事通人,爲之依科添白,更有真知真好之客,力足致名優演唱之,亦

一快事。書以俟之。小山何仲子記。(王榮發校跋)

用李中德所鈔元稗本校訖了。清常一校爲枉廢也。仲子。雍正乙巳八月廿一

日。(應合點跋)

雍正乙巳八月廿六日燈下,用元刻校勘。仲子。(查家哲主跋)

下面一則,雖不會署名,卻確知其亦必出於仲子手筆:

經俗改壞,與元刻迥異,不可讀。(疏者下繪跋)

他的校勘的重要處,便是得到李開先舊藏元稗雜劇^①及其他鈔本,可惜

他所校的種數並不多。

葉圖以下,諸收藏家,都只是「抱殘守闕」^②對於原書並不會有什

麼變易。故我們可以說原書的面目在大體上還是三百二十多年前清常鈔

校並手訂的原來面目。

我們對於元明雜劇的研究,因了這部重要的弘禪的戲劇寶庫的發現,

而開始覺得有些「定論」特別重要的是,許多明代「內本」——即元曲

選所依據的「御戲監」本——尚存在,頗令人有煥然一新耳目之感。

誰知道呢?黃葉圖時代,汪國源時代所佚去的本書若干册^③也許還

在實際上復見之雜劇不止三種見後。

① 今有一行本者以爲記,以下除所

得鈔本外,不另註。

② 按此劇實爲周漢王作,息幾子誤署

明致遠名。

③ 按「卷」元曲,應作「堂」。

④ 按此劇實爲何仲賢作,國朝館主人

誤爲門是致得傳唐故閣入關氏所著諸劇中。

⑤ 按此口爲德民所作。

⑥ 按此劇爲德輝作。

⑦ 按此劇原作「無名氏」,亥月改正

作羅曾劇撰。

⑧ 按此劇爲楊梓撰。

⑨ 按此劇爲高德所作。

⑩ 按此劇爲李致遠撰,古名考,魏朝撰

作馬致遠撰。

⑪ 按此劇爲王曉撰。

⑫ 按此劇爲朱凱撰。

⑬ 按此劇爲劉唐撰。

⑭ 按此劇爲張國撰。

⑮ 按此劇爲楊寶撰。

⑯ 按此劇爲李廣撰。

⑰ 按此劇爲武英撰。

⑱ 按此劇元曲,應作「堂」撰。

⑲ 原刊本附王通和尙寫紅蓮後,二劇題詞,並不分頁,不知何故案業術考時(即

會出現於世吧！晁氏寶文堂、鄒氏讀香樓所藏的若干元明雜劇，也許也還會出現於世吧！我們不敢說這是不可能的。

關於本書所有的「穿關」及「寶丹」二點，引於元明雜劇的研究者是很重要的問題；又本書各劇「提要」我也已隨筆記錄得頗詳，將續以此文而更將有所益也。

作者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寫畢

附錄一 黃蕪園題識

余不善詞曲，而所蓄詞極富。向年曾見蔡松年詞，金刊本，因其未全，失之交臂。後為抱冲所得。蓋其時猶於古書未能能好，不免有完缺之見存也。因後收得詞本極多。宋刻單行詞本，一冊都無。元刻如蘇辛、極古矣。此外若毛抄、舊抄、名校、都備。往因欲得宋太平、御覽，而無其資，始有去詞之意。其日稍稍放出。有杭人某，幾幾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購得御覽，以他書易之，而酬其半價。詞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種，未可云富。今年始從武飲堂購得元刊、明刻、舊抄、名校等種，列目如前。即欲買詞之杭人亦曾議併售去。今詞議未成，而曲更勿論。因思毛氏云李中麓、蔡詞山、曲海無所不備，而余所藏培塿、溝渠也。然世之好書者絕少，好書而及詞曲者尤少。或好之而無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決。此好不能專，余真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錢幾乎得而復失。皆繇于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茲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途余之無力而卒能好者也。擬將所藏詞曲等種，盡而備諸一室，以為學山海之居。庶幾可為詩詞曲者卷勺之助乎。甲子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于百宋一廬之北窗。（見本書首册）

附錄二 丁祖蔭跋

*

曲海（日提）以度柳、翠、玉、寶、前、作、今、此、詞、既、與、元、尚、遠、本、全、異、則、度、柳、翠、二、本、其、一、若、為、玉、寶、前、後、的、可、能、惟、未、知、考、略、何、據、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① 按此劇亦見於雜劇十卷，為陳所撰，不知如何因入趙王、維、申、千、頃、當、書、目、錄、王、雜、劇、全、日、中、實、錄、此。

② 以下各劇除司馬相如、趙雲、記、一、種、為、詞、本、外、餘、均、為、鈔、本、不、一、注、出。

③ 按此劇別有雜劇十段，鈔、本、與、76、雁、門、四、存、李、打、虎、影、見。

④ 按此劇為元、刊、到、真。

⑤ 按此劇即衣、紗、（與、21、復、見）

⑥ 按此劇為明、周、忠、王、撰。

⑦ 按此劇為周、忠、王、撰。

⑧ 按此劇為元、高、文、秀、撰。

⑨ 按此劇為周、忠、王、撰。

⑩ 江西深、源、有、江、西、原、刊、本。

⑪ 見魏、刻、書、目、及、文、學、季、刊、第、二、册。

⑫ 見明、史、卷、二、百、七。

⑬ 山東孔、氏、談、曲、近、來、出、現、者、不、少、矣。

⑭ 周氏所藏寶劍記等即出於其家。

初到會見我處。趙氏言山德沒有此書，假以三卷夜之力展閱一遍，錄存數語附則。卷首尚有所謂元刊明刊雜劇目，又也是國藏書古今雜劇目（並註明遺失案也，是國原目除重編外係三百四十種，卷兩所存為二百六十六種，卷開七十四種。）古名家雜劇目錄（分文行忠信四集）刻元人雜劇選目錄，待訪古今雜劇存目（以上四目尚不俱也，是國目所載為此書所闕，也是國原目朱筆標著其次第）及汪氏錄清現存目錄十四紙（依此書之次第另錄之實存二百三十九種，又四二十七種）時促不及詳錄，匆匆附錄，曾題四絕句以誌眼福。雲煙一過，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擬筆為之歎息不置。

容台脈室小神仙（清宮詩集名容台小筆，神遊目曰脈室簡）兩爐丹黃待漏前（此本係清宮官刑部郎時所校，卷尾常有兩爐待漏待完之語，案及時亦）點出盛明新樂府，神宗皇帝太平年。

武康山下鬼聲哀，也是國中歷劫來。何事明珠遺百，不隨滄海月明回。（轉入土樓居，蓋雲精舍時迴快曲首一類矣。）

未讀普律老漢翁（劉致云然）甲乙分題篋衍中。（蓋因手錄元刊本古今雜劇三十種日於冊首案即今上虞羅氏所刊本序云手題篋面曰乙編，則此必為甲編也。）此是清宮編定本，雖然異曲亦同工。（編刊三十種序云，不知編者名姓。）

詞山曲海（亦破中語）等塵沙，散入黃泥又趨家。英何春風蓮燕，子更誰解唱後庭花。（見國北平書局月刊第三卷第四號丁初我黃致強題跋，續記一文中）

① 冠有季清等字，日可也。
② 和正音譜二卷有明供刊本，有潘芬植所發本，有明萬曆間張五奇刊本（見名北記）。

③ 見也是國書目及原書首册所附選
④ 見手鈔「目錄」
⑤ 也是國書目改動原書次第的地方
⑥ 僅只遺二處。

① 係也，係有明監抄鈔本（今有明印本）標序十二種，本玉國紙校註本，原籍未詳。

② 係明監抄鈔本錄鬼錄。

③ 按清宮初編見正音譜，故不知此劇為劉應麟作正音譜所載，故原刊本有標地，印一孫（明監抄鈔本錄鬼錄）但各本條與清則均有此劇。

④ 蓋其昌華字人，原官南京禮部尚書，卒於文敏，其考證為明本之定有容台見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⑤ 按清宮本於天啓甲子（四年）見趙氏「家乘」（王簡齋家譜引）

⑥ 李開先山東章邱人，字中麓，曾與王九思相酬答，有集及寶劍記傳存。

⑦ 按仲子所謂「元刊雜劇」即今傳之「元刊雜劇三十種」但在仲子述到之前，我們都不知其李開先撰。

⑧ 按清宮關於手鈔原書目錄外並還有「待訪古今雜劇存目」而於他所藏元刊本及明刊本（息稿子不及古名家本）中有收載者並加註於下，可謂愛護此書之至。

⑨ 兩次約伏去三十冊至四十冊之間。第一次修訂的時間大約是在雍正至嘉慶間（還圖改存於嘉慶九年）第二次大約是在嘉慶道光間（山黃氏轉入汪氏手時）時代都比較的不遠，似有「尚在人間」的可能。

關於「古名家雜劇」(讀書記)

學

古名家雜劇全部究竟有若干種，今已不可得知。在彙刻書目上有一個古名家雜劇的目錄，又有一個新編古名家雜劇的目錄，新編的目錄和該書首冊(北平圖書館有版本)的總目完全相同，全書分爲宮商角徵羽五集，每集四種。但古名家雜劇的目錄卻不曉得是從那裏鈔下來的，據現在我們所知道，這個目錄和實際是不符的。在目錄上，全部分作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集，前六集每集四種，後兩集每集八種，共四十種。這四十種中，南京國學圖書館的元明雜劇影印了十種，新近所得的服製館舊藏中，又有二十五種，除重複外，共計三十種。但和目錄一對，發見了兩個問題：(一)革集木集的兩個八種中，後四種，一本都沒有見到。(二)每種書上絕對的找不到「金石……」等字，相反的卻在目錄所稱的金集的書上，中縫有「文卷一」、「文卷二」等字樣。石集的書上有「行卷×」、「絲集的書上有「忠卷×」、「竹集的書上有「信卷×」等字樣。匏土、革、木幾集的書上，則止有「卷×」而無集名。更重要的發現是第一冊卷首，復附有黃裳剛手鈔「古名家雜劇目錄」，正和彙刻書目上的金石絲竹四集目錄相同，不過作「文行忠信」而已。我們根據了這新的獲得，可以推想到：(一)這個叢書是分幾次刊刻的。(二)每四集或五集爲一組，於陸續刻成後，再編以集名，首冊置一本組總目。(三)文行忠信四集是第一組，所謂「匏土革木」的四集是第二組，但集名未詳，新編是第三組。(四)每集限於四種，沒有八種那麼一回事。(五)牠的集名除新編的「宮商角徵羽」外，我們現在祇能曉得「文行忠信」四字，其他各集，現在無法證明是用「金石……」等字做集名。(六)鄭振鐸先生在文學季刊上推想以「仁義禮智信」分集，這也是錯誤的。

在彙刻書目的兩個目錄上所載的外，南京影印本又有九種，其版式字體完全和本叢書相同，今又發見了四種。這四種是：(一)破白夢孤雁渡宮秋(二)四丞相歌舞麗春臺(三)月月和尙度柳翠(四)宴清都洞天玄記。我們推想這十一種該是第四組了。

揚州夢

志行

「八、一三」的炮火，把我從上海轟到了鎮江，到了鎮江，又因飛機的威脅，使我不得不往晉江，午夜會集，江邊到揚州。

這時候，京滬線上的敵軍，已經越過常州，越過丹陽，逼近鎮江，鎮江除了留守的駐軍之外，連警察都已奉命撤退了。但在揚州，卻顯得特別的繁榮，省政府的機關，大部分的軍隊，各家重要的銀行和商店，都遷移在揚州城裏。隆隆的炮聲，雖然愈聽愈近，然而省政府不動，軍隊不動，敵人的飛機也不來，大家便以為敵人即使到了鎮江，也不會過江來攻揚州的，所以都很坦然。我送在離城五里路的橋家，便更加覺得安心了。

但是，不到一個星期，鎮江淪陷的消息證實了，而且敵軍竟然渡江來攻揚州，於是省政府開始撤退，老百姓紛紛望四鄉躲避，避難在城外，竭力表示鎮靜，但到十二月十二城破之日，我的岳母便急得幾乎要哭出來的對我說道：「你們土匪，你們還不走，我的老命也不要了。」於是我就不得不拖了老婆和孩子，開始望揚州北鄉而逃。

第一次，我們逃到了一個名叫甘泉山的地方，離揚州三十

多里，雖然靠近公路，但總以為敵人暫還不敢深入，可以苟安一時，慢慢再尋更安全的處所，然而不到十天的功夫，出其不意的敵人竟帶領了大隊兵馬，先沿着公路，一路用機關槍掃射而來了，於是我們又在驚惶失措之中，拋棄了所有的東西，拚命逃到了另一個鄉村。那裏離公路雖已很遠，大隊的敵人不好來，但三五成羣的小隊卻時常來騷擾，逼得我們不得不再望遠處避。最後，逃到了離揚州四十來里，一個名叫聖塘橋的市鎮，相近的村子上，才算安定了，在那裏度過了嚴寒的冬，陰陽兩個新年。

二

那村上大小三四十分人家，雖因離城已遠，愈覺安全，然而避難的人家卻也愈少，全村除我一家之外，祇還有兩家，一家是揚州人，城裏開米店的，一家是寧波人，在城裏做銀樓生意的。那裏一則不通公路，再則離城已遠，三則離此五里路的聖塘橋鎮上還有我們的便衣隊駐紮着，所以大家都很安心。我那房東，是一家姓方的破落戶，房子很大，可是人口稀少，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婆婆以及她的一個五六歲的小孫子。她還有一

個兒子，可是常在鎮上，不多來家的。我們進去，那老婆婆十分歡迎，熱心地清出一間最好的房間來，凡是我們要用而她家裏有的東西都借給我們，沒有牀，她找人替我們用土磚搭起一隻來，上面鋪着板上鋪着厚厚的稻草，睡在那里又軟又暖。

但是，安心雖安心了，而飽暖終日，無所用心，生活又覺得百無聊賴起來，既沒有一本書好看，也沒有一點事好做，天氣很冷，又時時下雪，要想出門走走也為難。於是，我只好終日臥坐在家裏，看那老婆婆打草鞋，或者到隔壁人家去看磨豆腐，再不然，只好在牀裏躺上一天半天。這樣的日子，實在很難過，連那老婆婆也看到了我那無聊的樣子，很為同情。

「我的兒子快要回來了，回來了好陪着你上街去玩。」一天，我坐在她旁邊，看她忽然這樣對我說。「那里是逢的三六九的集，逢集的日子好熱鬧呀，現在快要過年，更加熱鬧了，等他回來，我要他領你去玩。」

「這里的鎮上也逢集的呢？」
「這里都逢集的——聖塘橋逢的是三、六、九，×逢的是二、五、八，還有逢一、四、七的。」

在江南，我是沒有聽到這風俗道，只記得我前幾年在河北定縣的時候，那里的鄉鎮也都是逢集的。每逢什麼地方逢集的日子，我只要有機會，便去逛一逛，這趣味除了熱鬧好玩之外，還

帶有一些使人神往的古色古香的氣味。我先還以為這種古風只在北方還存留，初不料這里也還有。於是我很高興起來。

「他幾時回來呢？」

「這幾天裏總要回來的，他好久不回來了。」

「到那里的路好不好走？我自己也可以去的。」

「那不成，你自己不能去——都是小路，彎彎曲曲的你認不得；你的口音又不對，江北不比你們江南，壞人多，況且又是亂一世的年頭。」

於是我天天盼望他兒子回來。不多幾天，他的兒子果然回來了，肩上揹了一枝槍。

經他的母親把我介紹之後，我們立刻就認識了。

他名叫克武，三十四五歲，是一個雄赳赳黑越越的壯漢。他不種田不耕地，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在鎮上幫着人家販鹽販米，或者做點別的買賣。他祖上本是個小田主，到他父親手裏敗完了，現在還剩十來畝，放給別人種，每年收幾擔穀子來，給他的娘和孩子過活。父親早已過世，老婆也於前年的瘟疫病裏死了。他性子很壞，和村子上的人都不對，村子上的人對於他那三不四的行爲，也都鄙視他；可是他現在揹着一枝槍回來，大家便都變了一樣，議論紛紛，有的說他當了兵有的簡直說他做了劍客了。連我的婆也怕起來，要我搬地方。

但我怕他，而且對於他的印象很好。雖然和他還是初次交談，但在他的態度和談話中，覺得他非常爽直熱情，很是可愛。我也因為他的母親竭力在他面前稱讚我，說我如何如何好，所以他對我也很好，我和他東扯西談，海闊天空的談到江南談到江北，談到中國談到外國，他顯得更加佩服起我來。終於他很高興的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已經加入便衣隊，並且是一個班長。他本來第二天就要回街上去的，但是因為要陪我共進餐，所以多耽擱了一天。

三

這天是陰曆十二月十六日，天氣很好，我和他一早就動身，他帶了槍，在前而引路，我提着一隻籃子在後面跟着。沒有一點風，太陽光曬得暖暖的，一路上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經到了，望見那巍巍大橋，橋中央高高懸掛着的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了。我見了這一面旗幟，實在難以形容得出我當時的一種興奮的情緒；只記得十年前，軍閥在五色的旗幟下，大殺革命黨的時候，我從上海逃到廣州去，船進黃埔口，我在甲板上看見軍校高懸着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時，我興奮得在甲板上跳起跳回好像發狂了的情形差不多。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興奮呢？因為自從揚州淪陷以後，我一路逃難所見，有很多渺小的

人家和店家，××人變遷未來，也未必來，卻都預備了大大小小的「紅膏藥旗」，甚至有的已經日夜把那旗挂在大門外，懸下了。我的所以一再遷移，深入到此地來，不忍看見這悽慘的景象實在也是原因之一；此刻我忽然重見那神聖的自己的國旗，猶如一個可憐的孩子離開了慈愛的母親，受盡人家的虐待之後，一旦忽然看見他的母親回來，便要放聲大哭起來的情形一樣。

大橋的兩頭，都有着我們的便衣隊，有的揹着槍，有的揹着刀，在那里搜查來往的行人。我則因了克武的關係，不會被搜查。一到街上，到處看見抗戰的標語，尤其使我快活和興奮的，那副翻出版的泰西出版的日報也買到了！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有看見報紙，一點不曉得前方後方，漢口上海的情形，所以我向那賣報的店裏把所有一個月以來的舊報都買了來。我拿了一捲報紙，熱鍋上烙餅似的，性急要尋到一個地方去，看然而街上的人，是都想不到的擁擠，加之各種標頭——賣魚的，賣菜的，賣香烟洋燭的，賣女人新年裏頭上插的紙花的，賣小孩子玩的玩具的……；每日攤頭上都了幾層的人，推不動叫不開。買東西的吵聲，攤販的叫聲「噲！噲！」男人的推喊聲，「要死，要死，」少年女人叫罵聲，夾着小孩子「哭聲，真是人聲鼎沸，鬧得幾乎尋常。每一家茶館，每一家酒店，都已座上客滿，沒有我們插足的

餘地，於是我們只好尋擠出來，到市梢頭之克武熱熱的茶館裏，那裏還有可以容坐的位置。克武便把椅腳下，爲了沒有容坐的地方，交給夥計叫他放到裏面去。於是我們泡三點心，克武會喝酒，又要了四兩高粱。他一面喝酒，一面哭，心，我則一面看報，一面喝茶。

「報上怎麼說？」克武忽然用我道。

「南京失了。」

「我不是對你說失了，你不想信。現在打到那裏了？」

「打到蕪湖了。」

「你的老家呢？」

「杭州也丟了，我自己的老家也完了。」

「他媽媽的。」他罵一聲，喝了一口酒。「不要緊罷？」

「家裏一無所有，人都在外面，沒有關係。」

「不忙的，我問你我們中國不要緊嗎？」

「也不要緊的，這幾天打得很好，××兵死了不少。」

「死光他媽媽的！」他罵一聲，又喝了一杯酒。

和我們同桌的兩個喝茶的人走了，接着又進來了一個人，那人四十來歲，頭戴一頂黑呢帽，身穿一件灰色棉袍，面孔瘦瘦的，文縐縐看來不像是鄉裏人。他喝了幾開茶向我借書看，但只略略看了幾頁就退我了。

「這樣打下，怎麼得了呢？」那人忽然同我談話起來。

「是的。」我隨口便向他道。

「鬼子什麼時候走呀，城裏給他們弄得不成個世界了，看樣子，城裏是不會走的罷？」

「誰曉得呢？你也是城裏逃來的嗎？」我問他。

「是的，還是才來呢。聽說這裏的便衣隊很多，是嗎？」

「聽說有的我也不大清楚。」我這樣回答着他，同時斜邊眼來看看克武，只見克武一眼不察的看著那八。

「你老兄可知道這裏有多少便衣隊嗎？」那人又問克武。

「多得，四五百。」克武回答他說。

「哦，這才好啊！鬼子最怕便衣隊。」那人很得意的說，同時他替我們倒起茶來了。「老兄可知道他們的隊部在那裏嗎？」

「隊部……」克武遲疑着，眼光直從那人的頭上掃到腳上，顯然有些異樣。接着他問那人：「喂，你從城裏什麼地方逃來的？」

「大街上我是在城裏大街上開小店的鬼子進城我守着不走，可是後來店裏的東西都給鬼子搶光了，我就開了門。這幾天，鬼子走時時來打門，開店不關，還要燒，我可還怎麼能開店呢，所以逃到這裏來了。」那人坦然的這樣說。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人又問他。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人又問他。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人又問他。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人又問他。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人又問他。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人又問他。

「你住在什麼地方？」那人又問他。

「就在這裏不遠的一個村莊上，那是我的親戚家裏。」

「那村莊叫什麼？你的親戚姓什麼？叫什麼？」

「村莊叫什麼我不知道，因為我一向不會來過；我的親戚姓李，叫李……李長根。」他顯然有些慌亂起來了。

「什麼？」克武站了起來，大聲的叫道：「你什麼連住的村莊的名字都不曉得的？我也沒有聽說過甚麼李長根這個人！不對，不對，你的話一定不對！」

「老阿哥我們毫不相識，大家客客氣氣的，你這算什麼呢？」那人齊着臉，也有些生氣的樣子說，隨着他叫過夥計來收茶錢，也站起身頭便要走了。

「且慢！」克武扯住了那人的一隻袖子說道：「我還有話問你。」

「什麼屁話！」那人也動了火，用力甩脫了克武的手。

「嚇你嚇得？」克武便上前一把抓住了那人的領口，同時他大聲叫過茶店老闆來問道：

「和尚！我問你，你可知道這里相近的甚麼村莊上有個叫做李長根的人？」

「李長根……」茶店老闆想了想，然後慢吞吞的說：「我的茶店開了三十多年了，周圍十里以內的人，誰不會到我店裏來喝過茶？誰的姓名我不知道，可那裏來的什麼李長根，從前大

樹林上只有何李兩恩老頭子，可早已死了。」

這時，在茶店裏喝茶的人都趕過來看，外面又湧進了很多的人，有的站在凳上，有的甚至跳到桌子上。

「你們可有知道的？」克武又大聲向着大眾問。

可是誰都沒有回答，誰也不知道。

於是克武又大聲向大家說道：

「你們想想看，他說是被甚麼逃難來到問他逃在什麼地方，他說在這里相近的一個村莊上，問他村莊叫什麼，他說不知道，問他住在什麼人家，他說什麼一個叫做李長根的親戚家裏，你們想想看，自己住的村莊，什麼會不知道村莊的名字的，而且什麼李長根這個人，又沒有一個人曉得，剛才他噲哩噲哩的打聽這里有多少便衣隊，便衣隊的隊部在那里，你們想想看他是什麼東西！」

「漢奸漢奸自然是漢奸！」羣衆之中有人喊道。

「槍斃他！」

「殺掉他的頭！」

羣衆圍起來了，進來看的人越來越多了，凳子上，桌子上，都站滿了，幾乎要把那小茶館擠塌去，茶店老闆急得腳，簡直要哭了，克武就喊茶館老闆，教他把椅拿出來，茶店老闆，趕忙把椅拿了出來，還得那人或驚或散，克武請上槍，對茶館老闆說：

「多少錢記在賬上。」又對那人道：「你不是打聽隊部嗎？現在就領你玩玩去。」說着就拖他走，他卻惡着氣不肯走，臉色慘白，哭了起來。但終於被克武拖着走了。我也跟了去。

便衣隊的隊部就在市鎮南頭的一個寺裏，到了裏面，克武就叫那人說明來由，交給了趙隊長，同時又把約略的介紹給了趙隊長，接着就閉給審訊。

那人哭喪着臉，神經顯然有些錯亂了。問他姓名籍貫，知道他姓王叫王清生，揚州本地人。搜他的身上，搜不出什麼來，幾張中興銀行的鈔票，也毫無可疑之點。要他招他支支吾吾的，不能自圓其說。隊長惱了，下令用刑，他便嚇得合十清兩手，雙膝自然而然的跪了下去，大聲哭喊：「冤枉冤枉，我是好人。」但正在這時候，另外進來了幾個弟兄，其中的一個見了他便喚了一聲的叫起來：

「他媽媽的，就是他嗎？他不是住在合興客棧裏的嗎？昨晚我去在夜間他，他說要到高郵去，路過這里，而那原來是漢奸，他媽媽的！」

他於是再沒有話說，只是低着頭流眼淚。

隊長就叫那弟兄到合興客棧去搜查他的房間，把他的東西都取來，把那客棧的老二也帶來。

審訊暫時停止。

趁這機會，我就和趙隊長隨便談談。趙隊長是湖南人，我告訴他，我也到過湖南，長沙是我的第二故鄉，一師附小是我的母校。談起我在湖南的舊朋友舊同學，有好些他都知道的。於是我們談得很投機。他告訴我，他是××師正副軍的下校軍官，他們的部隊在高郵，他是他們的隊裏派他到這里來訓練游擊隊的。他說漢奸真多，在高郵的時候差不多天天捉到了這里也捉到好幾個了。

不久，那到客棧裏去搜查的弟兄帶了客棧裏的老四回來報告說：房裏一袋東西也沒有，只有一張紙，一枝鉛筆，在他房裏的桌子上。說了，他就把帶來的紙和鉛筆送給了隊長。隊長看那紙上彎彎曲曲粗粗細細畫了幾條線，莫明其妙。隊長先問客棧老闆：那人是幾時來的？有沒有東西說些甚麼話？客棧老闆說他昨天下午才來，全身一個人，沒有一樣東西，說是要到高郵，問到高郵的水路怎麼走，早路怎麼走，別的話沒有。於是隊長看了看那張紙，大聲喝問他道：

「趕快老實招來：××人叫你來做甚麼？這紙上畫的是甚麼東西？」

「不是的，不是××人教我來的，我實在是要到高郵去找朋友，那張紙那枝筆都不是我的。原來就在桌子上的。」

「放你的狗屁來！」隊長惱了，對着站在旁邊的弟兄們說：

「把他吊起來打！」

於是幾個弟兄七手八腳的把他的上下衣裳多脫去，用繩子把他的兩隻手兩隻腳都切緊了懸空倒挂起來，兩個弟兄一面一側，拿了藤鞭在他身上用力抽打。

「救命啊……救命……」

他的喊聲由高而低，由微弱而至於喊不出，接着血花四濺，連呼吸也彷彿沒有了。隊長於是下令停止，再問他，可是他那里還說得上話來。

一人的肉體，受着這樣慘酷的刑罰，我生平還是第一次看見，我實在不忍看，可又苦於不能走開。每一條鞭鞭下去的時候，我的心頭便是一跳，牙關咬得更緊一點；等到看見他身上血花四濺的時候，我的眼前簡直發了昏，聽得他沒有了咬聲，沒有了呼吸，我想，他也許死了，雖然而他並沒有死，還有微弱的呼吸，並且逐漸地呼吸的聲音大起來，他又醒過來了。

「招不招」隊長又喊道。

「天……天啊……冤枉……」他無力的斷斷續續的說。
「還說冤枉嗎？」隊長又惱起來了。

我看見趙隊長又要下令鞭打的時候，不曉得一種甚麼力量，威脅着我，教我不由自主地走過去，去哀憐的對他說道：

「喂，你呀，老實招了出來罷，只要老實招了出來，××人怎

能救你來的，我們都是中國人，便不會避為你了。」

他聽了我的話，倒斜斜眼珠來看我，於是可憐的說道：

「好……好……先生……那末……請……請你要他們放……放我下來……」

「放了你下來招不招呢？」

「招……招……我招……」

於是我就請東趙隊長把他放了下來。

他放下來之後，哭著跪在我面前，拚命向我磕頭哀求道：

「那末……先生……請……請你保我的性命——我家裏還有一個六十五歲的娘，一個妻，兩個孩子，他們都靠我活的，我實在一時昏了，上了人家的當，我真該死。我現在明白了，我都招出來……」

「好好，那末你老老實實去對隊長說罷！」

他跪在趙隊長面前，向他磕頭，哭哭啼啼的說：

「現在我都招出來，隊長先生。我是在城裏的剃頭店裏剃頭的。我到過××，因為我的爺一向在××剃頭的，我十多歲的時候我爺就帶我到××去學剃頭，所以我認得幾個××字，懂得××話，我念五歲的那年，我的爺在××死了，我就回到中國來。我先在碼頭上跑上海灘，口我都去過後來討了老婆，我就不

跑碼頭了。在揚州城裏自己開了一爿剃頭店。沒有幾年，我自己的店關了，就幫人家做夥計。此番××兵進城，我先也逃到鄉下，後來聽說太平了，我就回到城裏；可是我沒有生意做了一家怎麼維持生活？人家知道我會說××話，就叫我介紹給××人，××人就叫我到司令部裏當翻譯，每月給我三十塊錢；我爲了一家免得餓死，我就答應了。最近××兵致我到四鄉調查便衣隊，把有便衣隊地方的路徑畫出來。——那張紙就是的，那彎彎曲曲的就是從揚州到這裏的路綫，粗的是大路，細的是小路。他們還要致我到高郵去調查軍隊的情形……這都是實在的話，沒有半句是虛的。我現在明白了，我是中國人，爲什麼要對××人呢？我現在不願再回去，情願在這裏幫你們，隨便什麼事我都情願幫你們做，只求饒我的性命……」

他招過之後，再沒有話說了，趙隊長就教把他關起來。

四

這樣的一直弄到了正午，我就在他們隊部裏喫了中飯。飯後，克武和趙隊長陪我上街去，但集市早散，街上冷清清的和上午完全是兩個世界了。他們陪我在街上走了一週，買了一些東西，我就要求克武替我找一個送我回家的人，但他說今天不必了，就在街上過一夜罷。趙隊長也很熱心的留我，說很難得，過一

夜去，可以再談談。我覺得他們的盛意難拂，知道家裏一定記念，也只得答應了。

於是我們又走進一爿茶店裏去喝茶，大談其天。

我和他們真像有緣分似的，一個認識不過三天，一個還是今天第一次會面，然而都一見如故，好像是十年二十年的老朋友了，無拘無束，無話不談。趙隊長對於老百姓的愚昧，不肯接近他們很有感慨，我就責駁了他一些意見，他大爲贊成，十分高興。談到漢奸問題，我就說，這比我們正面的敵人更可殺，更可惡；他們卻笑我道：「那末爲什麼剛才我們打那漢奸的時候，見你的臉色都變了呢？」我自覺慚愧，沒有話回答，也只好一笑了。然而趙隊長又說道：「你以爲我們這樣打他，很殘忍嗎？一點也不殘忍，對付敵人和漢奸，我們不能有慈悲；對於他們慈悲了，就是對於自己的殘忍。」敵人殺我們的弟兄，殺我們的老百姓，就是如何的殘忍，——這樣的談下去，就又談到了王清生究竟如何處置他的問題；於是我就主張把他就地槍決；趙隊長的意見還是要把他解到高郵去處決，回克武卻忽然有一種特別的意見，說道，他們教他做漢奸，我們現在想法收服他，利用他去給我們刺探消息，不好嗎？這意見的確有點特別，我和趙隊長都認爲大有採取的價值，於是就討論起何如收服他的辦法來。結果，他們一致認爲這工作唯有我做最爲適宜，請我幫忙；我也斷不容辭，

但我忽然又有些膽小起來，我說：「把這是很少的，因為大凡做漢奸的人，都是喪盡了廉恥，滅盡了良心的人，要說得他能够真敢回心轉意，實在很難，萬一書虎不成反類狗起來，豈不糟了？」然而趙隊長說：「試著做罷，不要太煩慮。」

從本館裏出來，天色已經發晚，回到隊部裏，我們就照着預定的計劃開始工作。趙隊長提出王清生，當時約問了他幾句，就告訴他：「法令規定，凡為漢奸，一律處死。」說這樣的判決了他，明天執行。他大哭大喊，也沒有理他，仍舊把他關了起來。

晚飯後，爲了便於我的夜工作起見，特爲我獨開一間臥室。約到二更時分，我就吩咐那已經接頭好了的值班弟兄，叫他帶領那王清生到我房裏來。他到了我房裏，我就叫那弟兄出去，把門關上。他見了我，哭得很淒慘。

「不要哭，這是我私下叫你來的，給別人聽得了不好。」我很可憐他的樣子，和氣地對他說。

他不出聲了，只是嗚咽着低頭消淚。

「我看你的樣子很老實，不像是個壞人，爲什麼竟糊塗到會做漢奸的呢？他們已經把你判決死刑，明天就要槍斃，做漢奸是沒得命活的，但是我可憐你，所以想來救你……」

他聽了我的話，就跪了下來，眼淚潮濕的淌出來，極着頭說道：

「先生，救命的恩人，我將來總要大大的报答你……」

看了他的樣子，實在真可憐，我叫他起來，對他說道：

「我也不望你的報，我只可惜你好的一個人，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來？你是中國人，你的爺娘，你的祖宗都是中國人，現在××人來打我們中國，你怎的不要中國，而反幫起××人來？你自己想想看，應該不應該？」

「實在不應該的，我現在都明白了；只要我不死，我以後情願在這里當便衣隊，去打××人。」

「要真有這心就好。」

「天在頭頂，先生，如果是假的話，我會滔天雷打。」

「真能如此，我或者可以去同你說個情，保你的性命；但是單憑你講這話，他們是不肯相信的，我也不敢擔保你。現在我且問你：你家裏到底有些什麼人？」

「一個娘，一個妻，兩個孩子。」

「那末是這樣，你告訴我，你的家住在城裏什麼地方，明天差人去接你的娘或妻到這里來，住在隊部裏，做你的擔保人，你呢，仍舊回到城裏去，仍舊去和××人接近，偵探他們的秘密，得到什麼消息，就到這里來報告；這樣，他們才肯相信，我也才能替你來說情，救你的性命哩。」

「好的，先生，這樣很好，只要他們肯答應，我明天就去接我。」

的娘來，連妻和孩子都接了來也可以的。」

「那倒不必，況且都接來了，××人豈不更見疑嗎？」

「不會的，××人不知道我的家。」

「那末你自己斟酌罷。」

已經打三更了，我就叫那值夜的弟兄進來，仍舊把他領回
到屋裏去，我也上牀睡了。

但是，我到了牀上仔細想想，忽又恐怕起來：爲了要性命，他
一時雖然說得很好，但到底是否真心可靠不可靠？如果是縱虎
回山，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我這樣想着，不覺有些毛骨悚然。既而
又想：人總是人，總是有變性的動物，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救了他，
開釋了他，想必總有一點感動，不至於再變心了罷。而做事不能
太顧慮，趙隊長的話也頗有道理的……我這樣的左思右想，翻
來覆去，整整的一夜不會合眼。

第二天一亮我就起牀，把昨夜工作的情形和自己的恐
怕告訴了趙隊長和克武，他們卻很高興；最後，趙隊長又安慰我
道：「你的顧慮也是很有理，但軍隊裏的工作雖然要緊密，而有
些時候，有些地方也不能不帶一些冒險性的。」

他們既然這樣說，毫無疑慮，我也就放了心。於是提出王
清生來，趙隊長訓斥了他一頓，就問他家裏的住址，叫他親筆寫
信，自己決定接什麼人來，結果他就先去接他的娘，慢慢再去接

他的妻和孩子來。

事情都決定了，我的工作也已完畢爲着記念家裏，所以我
急急要回去，他們也不強留，替我找到了一個人，送我回家。

隔了兩天，又是逢集的日子，我因爲記念他們的工作不知
做到怎樣了，王清生的娘接來了沒有，所以雖然刮着風，我又上
街去了。

到了那里，知道情形很好，王清生的娘已來，而趙隊長和克
武對於王清生很抱樂觀。王清生和他姑娘一同住在，就是我那
夜睡的屋子裏，他因爲傷未全好，所以還沒進城去，可是他已恢
復常態，非常快活了；他把我介紹給他娘的時候，就稱我是救命
的恩人，他娘也很感激我，但因條件的束縛，在王清生還沒有做
出可以便他們完全信任的工作之前，他娘的行動不能自由，所
以看媽並不十分高興，臉上很有些憂鬱的神情。我問王清生不
進城去，××人不會疑心嗎？他說不要緊，本來也不能就回去的。
因爲××人要他一路偵查，一直要到高郵，日子是並不限定的。

從此以後，我就格外在自己的家裏歡不待了。一則我要看
報，二則我嘗得這兩位新交的朋友和他在一處談談實實在有趣，
好在自己已經認識路，所以只要天好，我就差不多每天要到他
們那里去，他們也非常歡迎我去。

這時，王清生已經開始工作，他平均每三天往來一次，把城

裏的軍形。X X 兵的消息來報告我們，據他的報告，知道城裏 X 兵很少，不但決不敢進征到我們這里來，連揚州的城門也不敢越出一步。因此，趙隊長他們便加緊工作，把便衣隊的勢力逐漸伸展，一直送到了蘇揚州不過五里路的司徒廟鎮上。

五

過了農曆新年，鄉下的黑頭（揚州鄉人稱強盜為黑頭）忽然多起來了，常常聽得一些有錢的人家——尤其是逃難來鄉的有錢人家遭搶劫的事。我們村子上的那個做銀樓生意的寧波人，早已聞風逃回城去，而那開米店的一向裝得很窮，自以為不要緊的竟也被搶了。我呢，大約一則托庇住在克武家裏，再則強盜自然也調查，知道我並非有錢人，所以不會來；但是我的妻卻日夜憂急，催我回去，雖經克武和趙隊長竭力說不要緊的，可以擔保也無效。於是終於在二月初的一天，妻家便派人扯了一輛小車來接我們，我雖然十分捨不得我的新朋友，但還於無奈，終於和他們分離了。

回到了妻家，我的生活又突然陷落到無聊和苦悶的深淵裏，錢也沒有了，過活又很難，幸而我去年底從高郵寄到漢口去的信，回信來了，知道公司雖沒有繳得款，但是還開著的，仍舊在上海。接着揚州到上海的郵信通了，鎮江到上海的火車也通

了，我便寫信給上海的總公司，說要出來，希望他們仍舊要我，不久，接到經理先生歡迎我復職的回信，一家都很快樂；於是我不得不忍痛低頭，進城照相，着手辦通行證，預備到上海來。

因為想念我的新朋友，從此不知何日再能見面，所以在等候通行證的空閒，我又到理塘橋去看他們，和他們告別。我問他們說明因為生活的關係，要到上海去了，他們都表示惋惜，希望我能够不走最好不走，到這里來和他們合作，共同努力救國的專業；或者趙隊長說，他可以介紹我到高郵去。但我只能從心底深處表示我對於他們的崇敬和感激，卻不能接受他們的好意。我問他們王清生這幾天來不來，他們說來的，昨天才來，今天因為肚子痛睡在牀上，可以去看看他。我問他們他近來怎麼樣，他們說很好，很努力。他們對他仍舊很樂觀。

後來我一個人到王清生房裏去看他，他固然睡在牀上；他的娘在洗衣裳，我告訴他我要到上海去，他好像又驚又喜的問我幾時走，怎樣走？我告訴他坐火車，正在弄通行證，通行證一下來就要走的。他說弄通行證為什麼不找他，他弄得很便當，我說原想找他的，因為忘記了他城裏的住址，所以託了別人。最後，他輕聲告訴我：早些走了也好，城裏不久就要有大隊的 X X 兵調來，大隊人馬一到，就要下來清鄉鄉下又要不太平了。這些話也許是出於他對我的警誡；但我聽了，尤其看了他說話的態度，心裏

有些不快活於是我又切切實實的鼓勵他一番，教他盡忠效力，不可變心。

晚上，趙際長備了不少的酒菜，對我，算是爲我饒行，克武也在座。他們對待我的熱情和真懇，實在使我心裏很難過。在席間，我雖不便把我對於王清生的疑心之點告訴他們——因爲這究不過是我的神經；然而他們都太爽直，怕會弄出不好來，但我卻很懇切的勸告他們對於王清生不可太抱樂觀，還要小心對付，機密的消息不要給他曉得，重要的工作不要他去做。

次日清早，我叫了一輛小車，向他們辭別，他們知道留我不住，也不勉強。他們送我出來，到大門口，我請他們留步，他們一定還要陪我在街上走走，走完市街，越過大橋，已經到了鄉野了，他們還不肯留步，還要送我，於是我只好自己站住，再三請他們回去，否則我也不走了。他們這才說那末請上車罷，趙隊長就伸出他的手來緊緊握住我：「同志，不要忘記我們等到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到上海來找你。」接着，他們同時，立正，舉手向我行了，一個最敬的軍禮。這時候，我但覺渾身寒戰，心扉震動，手足無所措，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我坐上小車，小車即刻轉了彎，不見他們了；我別轉身，四顧茫茫，高的天空，遙遠的前途，我已置身在茫無飄渺的境界，覺得十分的淒涼。漸漸地，我的眼眶裏潤溼起來了，在淚花之中，我模

糊地望見了他們那盡忠報國的高貴的人格和精神，也看見了那只爲衣食而不惜向敵人低頭的自己的弱性和可憐！

六

到家又等了幾天，才領到通行證，通行證一到手，我就立刻動身，從揚州坐汽車到江遷，過江搭火車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就寫信告訴他們，並希望從此多通訊，然而他們沒有回信來。我想或者是信被檢看，沒有送到，或者因爲他們是不愛動筆，不會說費話的人，所以沒有回信。於是我也不再寫信去，就漸漸地把他們淡忘了去。直到今年六月間，妻從鄉下來，爲了這些事，我本無向敵人低頭回去的必要；但是我忽然又記起那別了一年未通訊的他們來，這便比孩子的病，產業的糾紛更有吸引我回去的力了。況且我已經是處女失去了貞操，再磨一下頭也已是平常的事，於是，我決定回去。

我很高興，臨時買起中裝的衣服和鞋子來，還買了些桂圓和餅干，預備帶回去分送給克武的母親和孩子們的。到家打聽聖塘橋的情形，知道××去去年去過，和便衣隊打了一仗，擄了幾個村子，住了幾天就退了，現在仍舊是便衣隊占據着。至於趙隊長和克武的消息便沒有人知道了，我心裏不免一餒。休息了

幾天，我就僱車前往。到那裏一看，橋道和房屋還是和去年差不多，只是大橋已經新修，顯然因為打仗拆斷過，而橋頭已不見搜查的便衣隊，橋中央的國旗也收起了。我教小車向著去年駐便衣隊的那寺裏推去，推到時，我不覺大哭一驚，那寺已經變了幾間草棚了！我進去一看，就是去年的幾個和尚都住在裏面，他們也還認得我，見我進去都合十了手起來招呼我：「嗚嗚，阿彌陀佛先生，你從那裏來的？」我就把我要求尋趙隊長和克武的話告訴了他們，他們歡著氣告訴我道：

「哦，先生原來還不曉得，去年，你走了不到一個月的功夫，××兵來了，第一天來得不多，趙隊長帶了便衣隊和他們在大橋兩頭打了半天，鬼子衝了幾次都衝不過，死了很多，就退了。趙隊長知道他們一定還要來，就把大橋拆斷，在橋東添築壕溝，排好機關槍，預備再和他們打。第二天，鬼子果然又來，來得好多，分兩面夾攻。趙隊長不防他們小路上也會來，把所有的弟兄都調到橋東抵抗大路上來的敵人，不料橋東橋西正打得劇烈的時候，小路上的鬼子到了，等得覺得已經來不及，趙隊長親自在前一面打一面退，到底犧牲了……」

「甚麼？趙隊長打死了嗎？」我問道。
「是的，先生說來就可恨呢，你道引路的是那個人呀？就是這個該死不死害人不淺的王清生呀！」

「甚麼是王清生？」我問道。

「就是他，這個該死不死的害人不淺的東西！」

「那末克武呢，方班長呢？」

「他嗎？他沒有死，現在在鄉下。可是他已經沒有耳朵，瞎了雙眼，他家的房子也給鬼子燒了，他的娘就燒死在火裏，他的兒子卻還跟著他，一同住在都天廟裏。說起來，還是這個該死不死害人不淺的王清生呀！鬼子兵占據了聖塘橋之後，也駐紮在我們這廟裏，一共五天，王清生就天天帶了他們下鄉去，搜查便衣隊，方班長因為打仗打傷了腿，逃回到家裏，想不到這該死不死的王清生，他是認得方班長的家裏的，所以第一天，他就引了鬼子到方班長的村子上，方班長因為腿上有傷，逃不快，被捉住了。鬼子捉住了方班長就放火燒村子。一面燒，一面把方班長綁在一個梯子上，先割掉他的耳朵，再刺瞎他的眼睛，然後用刺刀亂刺他的全身。鬼子總當他已經死，把方班長連那梯子一同丟到了塘裏。但是方班長命不該絕，他朝天浮在水面上，後來鬼子去了，大家把他撈起來，他卻還還沒死呢。也將他身體好，養了幾時就好了，可是耳朵沒有了，眼睛也瞎了。」

我聽了和尚的話，哭不得，喊不出。那都天廟是我認得的，就在他們的村子相近；我看看天色還早，我就辭了和尚還家，翻天翻去找克武。決到的時候，我望見他的孩子在廟場上玩兒，聽得

不像個樣子，已經不認識我，只睜大了兩隻小眼睛望着我，我問他的爹爹在廟裏嗎？他說在，就領了我進去。我進去一看，看見克武在廚房裏和一個小和尚剝豆板，眼睜睜了，耳朵沒有了，我走到他身邊，慘然叫他道：

【克武……】

「……」他已經聽不出我的聲音，只用兩隻瞎眼在空中找尋聲音，沒有答應。

「你難道已經聽不出我的聲音了嗎？克武，我是舒，可憐你……」

「啊呀呀，是你嗎？你怎麼來的？啊呀呀，舒，我不能夠看見你了……」他跳了起來，展開雙手，撲我。

我伸過一隻手去給他，他就用兩隻手緊緊擒住了我，又說道：「啊呀呀，我看你不見了！」我哽住了喉嚨，說不出話來，眼淚蒙住了我的視線，我也看不見他了！

這夜，我就睡在他廟裏，和他睡在一張牀上，他雖然瘦了這個樣子，然而自己並不悲傷，並不叫苦和怨恨，還是很興奮的，只顧問我關於打仗的情形，他說他自己雖然已經殘廢，但他還有一個兒子，將來還可以替中國替自己報仇雪恨！他又說，他自己活該受罪，因為王清生的當初不會把他殺掉，原是他提出來的意思……我沒有甚麼話好對他說，只是一面應他，一面在轉着

一個別的念頭。在際際中，我到了揚州城裏，發瘋一樣的東奔西逐，我終於找到了王清生，他已經很悶氣，帶了衛兵在街上嚴武揚威，我立刻上前，奪過他衛兵手裏的槍來，對準他「砰！砰！砰！」幾槍，看見他死在血泊之中……

茅盾短篇小說集	已出兩冊	每冊
巴金短篇小說集	已出兩冊	各冊
靳以短篇小說集	已出一冊	一元
魯彥短篇小說集	已出一冊	四角
周文短篇小說集	已出一冊	四角
王統照短篇小說集	已出一冊	四角

樂山通信

聖陶

一 二十七年十一月四日

諸翁同鑒： 弟全家以上月二十二日午後四時登輪，

是晚何步雲兄送來滬渝新三十四號信，懸閣披讀，如承

送行也。次早開行。第一夜泊江津，第二夜泊合江，第三夜

泊納溪，第四夜到達宜賓。江津、合江、瀘縣、宜賓四處，皆

登岸觀覽，市廛皆修整，有柏油路或石版街，有街樹，視江

南小縣遠勝。我們所乘為房船，共估六位。江行飲食起居，

頗為舒齊。在宜賓等候一天，廿七夜上一小汽輪，岷江水

位已低落，行此一趙以後，今年不復再行汽輪，我們居然

擠上，亦云大幸。否則只得乘白木船而上，到嘉定須七八

天，有風寒、灘險、盜匪等虞，頗可畏也。該輪祇有統艙，我們

七人僅估可臥三人之地位，俯促不堪。廿八早開行，夜泊

麻姑渡，距犍為尚二十里。廿九晚四時抵觀音場，距嘉定

定亦二十里，水淺，汽輪不復能上。途僱一划子，人物並載。

船夫四人拉繆，逆流而上，直至八時，始抵嘉定。夜色已深，

江景一無所觀，惟聞大渡河流發洪聲耳。此行水程一千三百餘里，兩段之船票，每人廿五元七角半，蓋以武大名義得七五折優待也。

嘉定房屋，共言難找，而我們並不難。先由成都商務

經理之介，囑託該館嘉定分棧黃君留意，黃君屢找不得，

即以分棧後進餘屋借與我們，於是我僱脚方登岸，住所

已定，僅在旅館宿兩宵，以便灑掃與購置而已。弟一年餘

轉徙各地，總覺得人之助太多，友情之厚，如長處暖室，即

以居留重慶十個月而言，如非洗翁賜助，決無西三街之

安居。後來助成招作學校，開學矣，而仍令留居。及乎登程，

探聽船期，介人招呼，臨時幫忙，扶老攜幼，蓋有五六人。到

宜賓時，已有劉仰之之書店朋友兩人相候。到嘉定時，輪

上之經理與護航隊長識弟名字，亦頗幫忙，而武大亦有

校工來接。及訪黃君，則住所已定。得此優遇，良可感戴。

我們所置器具均最低廉者。木牀三具，價四元。在方

桌一隻，一元半。竹椅六隻，或三角或兩角。竹書架亦一元半。我們夜間點菜油燈，或如畫櫃中之燈籠，或如下式（圖略）手執懸掛，直插均便。共有六個，已很妙用。我們在重慶買來三個煤油燈，每具一元二，今試用之，光線與方便，均不及土式油燈，此三燈遂廢置矣。此間有電燈，而電料太貴，只得返於古式之生活。與竹器白木器亦相稱也。用一廣漆桌，價六元半，為奢侈品矣。坐前竹椅，不啻於柚木椅也。

此間生活便宜，肉二角一斤，條炭二元一擔，米七元餘一擔。蜀中少魚，惟此間魚多，今日買小白魚三條，價一角八分，在重慶殆須六角。

街道亦柏油路，有街樹，不很修翦。無上坡下坡之麻煩。無汽車奔馳，少數人力車往來，閑步甚安靜。人口五萬，現在多了一萬，不見擁擠。除抽壯丁以外，全無戰時氣氛。說是不好固是，說是好亦有理由也。城門據說有十七個，多數沿江，為便於挑水。挑水來經沙濾氣濾，無殊自來水。水二百文一擔，等於上海三個銅元不到一點。重慶購自來水，一元才十一二擔耳。

此地無地方報，民教機關總無無線電報告，則書於黑板，俾眾觀看。僅書比較重要之電四五條，遂覺與別地隔膜。成都之報隔日可到，重慶報則隔五六天矣。

武大房屋係嘉定府文廟，大成殿改同書館，兩廡改十四個教室。註冊課會計課則居二門旁，從前掛鐘鼓的所在。以視重慶之中大與復旦寬舒多矣。

昨日下午，始出遊山。渡江訪凌雲寺，觀大佛，登東坡樓。山深秀，多樹木。大佛雕刻殊平常，而其大實可驚，以目測，其耳朵等於兩個人之長也。可遊處甚多，以後擬徐徐訪之。

報告到嘉情形，且止於此。……弟鈞上。

二十一月二十九日

諸翁公鑒：久盼來信不得，悵恨日積。今晨得信甚多，恍疑夢寐，樂不可支。弟家居樂，迄今日正滿一月。以生活情況而論，誠然安舒不過。城中狹小，而街市整潔，小屋恆與滿子出行一週，期得運動，恢復足力。母親與墨林亦時同行，購餅餌以歸。此間之餅餌糖食，選製甚精，云樂山頌藥州，殆以此故。最活動者為三官，學校課餘，仍是三朋四

友往還尋訪，收集舊郵票，最忙迫者爲二官。天未明，即起身嗽洗，急欲到校。五時半始歸來，晚飯方能，即取燈做功課，直至九時。

嘉定名勝，首推烏尤，次爲凌雲。前一信已言略述凌雲，今請告烏尤。大概烏尤土名烏牛，象形也。黃山谷嫌其不雅，改爲烏尤。然烏尤何義，迄今尙未之知。是山亦見於史記、河渠書、名勝錄、及漢書、漢志、名勝錄、爲蜀守李冰所鑿，兀立大渡河與岷江交會處，四面環水，秋冬水落，則有一灘與凌雲相連，可由此而之彼。金山蒙密樹，尤多楠木，大者五六圍。（此間楠木不以爲奇，尋常家具，多用楠木製，棺材則貴移木，不似下江之侈言楠木棺材也。）從樹隙外窺，則江水安瀾，峨嵋隱約雲表。山頂有郭璞注爾雅處，云實出附會。弟雖爲登陟，實無遊眺之佳興，不過說到這了，一越而已……弟鈞上。

二十八年一月廿二日

諸翁均鑒：又二十餘日未接來書矣，雖無切盼知悉之事，而展讀數牋，款如良覿，窮居之人，極藉此樂之沾溉也。弟之作書，亦無必待上開之語，而心神互通，雖短言亦

覺其暢適，以是借債，遂又執筆，願生活如刻板文章，言之弗能長也。時日匆匆，來此投課，已過一學期之半，更歷如是之日月三倍，便放暑假。樂山雖不惡，遊觀已遍，訪問殊無聊，讀書究乏味，則兀坐一室，視天窗日影漸移，以待夕暮。飯後與妻子閒談，或涉詩文，或評世態，同學來雜坐，更引喉而歌，間以笑語，此是近來至樂矣。生活漸貴，肉價已至二角八分，其他雜用，俱見提高，惟猶不及重慶，昆明，斯可慰已。

此地沿山，多見「盤洞」，鑿山深入，高可容人，廣約五六尺，中有石臺壁穴，相傳是昔時蠻子所居。有人考據，則謂漢時及其後之墳墓，其謬爲（一）偶見有雕刻之累，其圖案與漢代無殊。（二）曾於其中發見瓦椽之碎片，遂推斷石臺所以障棺，壁穴則置明器。二說未知孰是。要之即爲墳墓，而蠻子據而居之，亦可能也。此爲天然之防空洞，惜大醒醒耳。距樂山二三十里，均產鹽之區，聞鹽井之開掘與鹽汁之抽取，皆有可觀，緩日將一訪之，再

以所見奉告……弟鈞上。

四月三十日

諸翁賜鑒：一 接滬蜀三號書，欣悉一切……日間無功課，天氣若晴佳，弟恆與小墨、滿子、二官等過江閒行。負喧迎爽，山翠四圍，倦則披草而坐，興盡則覓渡而歸。友朋之所，鮮往探訪，始如塊然孤寓也……學生來者，殊多可談，意頗樂之。其中閱中學雜誌者不少，均於該誌之注重語文研究特感興趣，且謂獲益頗多，閱暫時未能續刊，皆致惋惜。而懷念新少年及月報者，亦頗有其人。附筆奉告，亦使諸兄知外間對於開明，有甚深之友情也。

最近教育部請專家擬大學課程草案，中國文學方面，出佩弦手筆，中國語文學方面，則曰諸羅常培君。佩弦擴大大文學史之內容，將周秦經子、宋元詞曲、彙容并包，而不復另列他科。羅君拆散舊日之聲音、訓詁、形體等科，以歸入現代語言文字學科，並注重文法修辭。此亦至尋常見解，而印刷品分發於各大學，證之者纔起。一般人蓋以為舊日辦法，已屬至善，偶或更張，即為外行。其實循舊日課，學生用功則成學究，荒惰則一無所得，求其繼往而開來，未可得也。

本月十五日，滬地被炸甚烈，死傷數百人。親友數家，

俱已來信告慰，幸得無恙。大概中等以上之人家店舖，均鑿山為洞，避匿其中，此視下江之防空壕，自較可靠。而貧苦之家，無力鑿山，則惟有聽之天命耳。川省被炸縣份已不少，嘉定尚未輪到，以常識度之，最近當不致受殃也。嘉定有「盤洞」前信已提及，為天然之防空洞。惟此地兩面環水，弟嘗所適在雨水會合之角嘴，欲返身往崇山處所，或渡江往對岸山下，均須相當時間，臨時奔避，必且無及。此亦只能不去管他耳……弟鈞上。

五 二月十八日

諸翁賜鑒：滬蜀第四號書，前日接讀，××二翁詳示家庭近況，××二翁縷述滬上近聞，讀竟愉快無量。××公返紹，不知其尊人即復康泰否，遙念無極。

承詢樂山地方病，誠有之，歷次作書，乃忘提及此病。本地人謂之「疔病」，「疔」係軟發，而此病病狀則全身或局部癢癢，不能舉動，並不軟也。武大於去年初夏來此後，曾有二學生患此病而死。旋校醫發見有一種強心注射劑可治此病，遇患者即用此藥，遂無復損。至其病是否有病原菌，抑係感不良氣候而致之，尚不可

知寄有心於醫學者，大可下工夫研究，惜無人具此野心也。此病患者並不吝，統計不過二十餘學生會患之。患者皆青年男子，女子尚未有患者。預防亦無法，醫生惟言過勞受寒，皆宜戒之耳。……弟鈞上。

六 三月二十日

×翁：五號信早收到，現在寄一信，十天可達矣。學期終了，武大正舉行考試，試後有十天之假，弟可得兩旬之休暇。本可遊峨嵋或成都，然嫌於動彈，則亦任其空過，出遊且俟暑假中再議。偶得晴明，則往對江開步，或往江邊拾石子耳。石子至可愛，勝於前往釣臺時江中所見者。凡色澤、紋理、形狀有可取者，則檢之，歸來再為淘汰。如是者，再可得若干佳品。蓄於盆中，映日光視之，燦爛娛心……

吳聖安先生逝世矣，諸翁或未之知。吳自蘇而湘而桂而滇，居大姚縣其學生所，送死者惟其夫人。聞其所藏書帶出少許，餘俱在蘇，略有損失。在蘇留守者為其長子及祖姨太太。長子癡頑，不消世務，老姨太太殆亦未必知書，不知能善保其殘餘否。××與之有戚誼，弟代之撰一挽聯云：「一別判人天，永憶猶為三楚旅。萬方猶困厄，應悲不見九州同。」蓋×與吳結伴同行，寓湘潭者數月，後乃分道也。一年以來，聞客死他鄉者已多，不勝悵悵。久未作詩，有一律，錄之為結束。即頌 覃吉。弟鈞上。

檐月

檐月如積雪，更絕警錫醒。謫奸快昔夢，（嘗作一夢，大罵×××，自覺舌無阻滯，暢快之至。）縱眺賦新亭。小懸舒梅白，初霜點鬢青。客中春再值，歸路尙冥冥。

×翁賜鑒：

今夏大駕不果來，殊深悵悵。遊山須有勝侶，翁從容領略，娓娓清談，最宜為遊覽團體之領袖。不得附驥，雖至勝地，味必較減。俟暑假中，只得攜小墨及三數學生往峨嵋一觀。墨林體力不濟，不擬偕往，惟思至成都一遊，屆時晚或陪之去耳。成都有賀昌羣夫人，有劉甫琴夫人，有俞守紀，有曹葆華，不乏東道主，當不致茫無所適。嘉定交通，不可謂不便。現在每星期有三趟飛機自渝飛來，可見當天之重慶報紙，晚定閱新蜀報，中午時即遞到，陵南慶遲半天耳。再閱一月餘，江水上漲，即有自鐵府來之汽船，屆時必有大批人家，疏散來此，於是房屋更

將雜找物價更將舊漲矣。此地有魚曰「江團」為名產，每斤價一元四角，尚未獲一嘗。……徐詳他處。即請道安。鈞上。

×翁：拜讀手示，悉尊懷已寧適不少，為之歡躍。規箴以繩己，寬容以待人，此語甚卓，最為處世善道。弟之夙習亦差近斯義，故於所值，縱至不堪，亦不至於憤怒……

馬一浮先生近應蔣先生孔院長之聘，將來樂山創設復性書院，彼與賀昌在浙大同事，賀介弟於彼，到樂時當來探訪。聞其人光風霽月，令人欽敬，則他日得追陪杖履，亦一樂也。子愷已在浙大得功課數小時，並兼訓育職務，不日即往宜山。綜宜山非善地，浙大更將他遷。前月曾被炸一次，百卅餘彈落校中，殊駭聽聞，幸未傷一人。餘詳他箋，即頌 覃吉。弟鈞上。

××兄：告兄一可喜事，兄託廣州寄出之魯迅全集七册居然到矣，且未損壞，計其中途時日，歷半年有餘，郵局約算負責，深可感謝。川中有是業者，殆不甚多，而弟

嘗架土居然有之，足以自豪矣。學生來借此書者頗多，應亦似尚滯留蘭州，聞人言如是。弟寄航函往迪化，迄未得復，亦為勞。近來魏甚，毫無所作，對卷舍諸位之勇敢精進，尤為嘆氣已深，殊難自振。偶為詩詞，亦殊無新意，境如候燕之自鳴，未足以為六時代鼓吹也。……弟作小說，雄心未死，但作不出較好者，所以遲遲，兄處不可作言，見時乞告以弟近況，並代陳感其勸勉之意。即請 侍安，並頌 覃吉。弟鈞上。

×公賜鑒：接讀手書，悉尊翁病已就痊，為之欣忭無盡。承告劉近況，讀之恍如親歷。——最近宜昌又大炸，市區去其十之七，去年年初弟徘徊之所，殆已血肉模糊，瓦礫遍地。回思此行所歷各地，幾無不如是，慘況之重，當破紀錄矣。即頌 覃吉。弟鈞上。

葉聖陶先生於去年冬天從重慶遷居至樂山（舊嘉定府治）任武英大學。這里節錄他一年來給上海的朋友們的信札，依時日先後編排，發表給大家閱讀，想為愛讀先生作品者所喜愛。——鈞首

客人說：「太小了，不好。」

小販說：「用一時就會大的，先生。」

客人說：「用一時會大，更不好。」

小販說：「哪裏，你看，先生。」

按說是——極右的人有時候是極左的，

極左的人有時候反到極右。

我們一同從陳先生家裏出來。陳先生是一家銀行裏的職員，並且還會演戲。

「那個前面走着的你認識他嗎？」

「哪一個在前面走的？」

「現在是靠左邊的一個。」

「戴巴拿馬草帽的嗎？」

「穿着米色西服，並且挾着皮包。」

陳先生想了一下。

「我想是中央銀行的職員，住在十八號裏的。」

●陳先生想的真奇怪。

「你怎樣相信他是中央銀行的職員，並且住在十八號呢？」

陳先生說中央銀行的職員——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只消一看他們的模樣就知道的，他們大半是山西人，他們的祖父和父親大半都在舊式商店裏做過學徒，後來升做掌櫃。到了他們自己，他們甚麼都沒有學好，他們所會的只是將自己打扮起來，他們還沒有忘記的是從他們父親他們祖父傳留下來的不器，同時他們也許還希望能寫一本關於一個顯要的傳記，以便使他們的位置更高一點。但是他們連這一點也做不成。他們整天在家裏鬧着，每月拿到可觀的薪金，他們把時間用在跑狗場、游泳池、跳舞廳和電影院裏，因為他們的祖父也只會記一記賬。

「我想你沒有猜對。」

「這樣說你好像認識他了？」

「我並不認錯他，不過你還記得會有一次演『東北的血』嗎？」

「我們的雨臺被搗毀了。」

「他們把你們的前臺是搗毀了。」

「那麼他的名字是錢瘦竹？」

他的名字正是錢瘦竹，這個戴巴拿馬草帽的，提着手皮包的，穿着米色西服或白色皮鞋的先生，在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左右很出過風頭，他提倡革命文學，到後來，到他覺得值得一賣的時候，他就把這職業換了一點錢和一個差使。

他作些什麼事嗎？

上海是大的，我們不能確切知道，但是他確切是作着什麼事。他以後自然很少在文壇上露面，雖然他間或也仍舊提倡些什麼，這也和過去一樣，不過是爲了相反的目的，偶然來這麼一下。他當然寫的不十分好，因爲至今他也還只曉得從日本書上抄一點所謂「政治價值」和「藝術價值」，而且連這話也早已不提。

這些人——錢瘦竹先生們生來就是聰明的，他們

知道別處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地方，他們自然喜歡跑狗和跳舞。文字到了他們手裏不大馴順，敢拾起來無論

如何是太苦了一些。他們有各種搗亂本領，據說他曾經主持過灑硝強水，因爲他們太「愛國」了，他們帶着木棍闖進書店、戲院、電影公司，把各種東西全都搗毀。這些事情他們幹得出乎意料的勇敢，誰也不敢攔阻他們。他們見了他們的上司，不必定是上司，只要是地位稍微高一點的人物，他們的模樣便很藝術的顯出溫柔馴順。

「哦，是是！」

他們很老練的，好像早就幹慣了的這樣鞠躬。當他們悔過的時候，他們曾經向官方表白並向世人公告他們的伙伴如何住洋房，如何坐汽車，如何弄女人，他們卻沒有方法說明他們自己如何不喜歡住洋房，如何不喜歡坐汽車，如何不喜歡弄女人，而情願裝得這樣卑鄙。他們的地位難道不是這樣的嗎？他們有飯喫，有錢花，當他們站在別人面前的時候，他們跟十九世紀初葉俄國作家阿克撒閣夫所寫的一個將軍一樣。

譬如他們的上司說：

「抗日……就是反動」

他們自己於是照樣重複一遍，也許他們還要聰明，他們就更進一步：

「這些傢伙必須——必須收拾起來？」

他們究竟曾經犯了多少罪呢，沒有人知道有一天他們竭力要收拾起來的抗日戰爭爆發了，他們也像人一樣有一個表示，他們說：「極右的人有時候是極左的，極左的人有時候反倒極右。」這裏的「左」「右」大概又是從什麼字典裏找出來的，若不當作「殺吾君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君也」解釋，它的意思，思想起來恐怕也真難懂。

不過他們的所以發言並不是要別人懂或希望發生效力，而是爲了塞住空間一段空白，跟他們過去貼標語喊口號差不多，它的作用只不過等於說「我還在這里」罷了。這樣又過了幾個月，好像我們打了敗仗，軍隊撤退了，這些「極右的人有時候反倒極左」的錢瘦竹先生們接着便沈默下來，自然是不談「左」也不再談「右」，他們大概預備永遠站在一個推不倒的「中央」。

我們打敗或打勝對於他們——錢瘦竹先生們當然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沒有人再肯從他們酒肉強水和搗毀書店，現在他們可以把全部時間用來進跑狗場，游泳池和引誘女人了。

當我們說着的時候，戴巴拿馬草帽的，挾着皮包的，穿着米色西服和白色皮鞋的錢瘦竹先生轉了彎。

「你知道他現在到哪裡去嗎？」

陳先生問我錢瘦竹先生是到哪裡去的。

「他好像還在辦公？」

「他大概是還在辦公。」

陳先生的消息是靈通的。現在「左」和「右」都屬於錢瘦竹先生們，他辦了一個雜誌，介紹托羅斯基同時又呼籲「東亞新秩序」，另外據說他還在「維新政府」裏，簽了一個小官。

人們說：「極左的人有時候是極右的，極右的人有時候反倒極左。」

錢瘦竹先生們的本領是左右逢源，至於拿「左」「右」兜售，到真是中國本位精神。

讀書雜記

學

梁啟勳氏之中國韻文概論

梁啟勳氏的中國韻文概論是商務印書館去年出版的新書。這部書我們不能說牠是一部要不得的著作，內中確有他個人的創見，與一般人云亦云的書不同。不過牠的末章論曲，卻顯出作者對於曲實在太外行了。最重要的是他不明白散曲和劇曲的分別。散曲一名清曲，分小令與套數兩種，實乃曲的「正體」。劇曲則有雜劇與傳奇之分。傳奇更不是雜劇的積累。這在一般稍有曲學常識者類能道之。然而本書作者卻沒有明白，所以他在引了一段衡曲座評論傳奇和清曲的異點之後，加以案語曰：「彼之所謂清曲，殆指套數雜劇而言。」這就大錯了。他又說：「傳奇……殆連數雜劇而成者也。」可見合小令而成套數，合四套而成一雜劇，合數雜劇以成一傳奇。「元劇自是多北曲，然當時南曲雜劇之行於世者亦有，其最普通者曰荆、劉、拜、殺。」至於傳奇，在元則有王實甫之西廂記……」都是已見出作者對於曲學的隔膜，並且似乎連荆、劉、拜、殺的原書都未曾見到，否則決不會不知道荆、劉、拜、殺是那麽長的傳奇啊。

俞曲園與元曲選

俞曲園是晚清一大家，著述之富和讀書之博是一時無兩的。他的筆記小浮梅閒話，是專論小說的，我們知道他小說看過不少。他也作過戲曲有雜劇老圓和傳奇、山傳梓潼傳，我們推想他對於劇曲一定也讀過很多。然而他竟沒有見過元曲選，這不是很奇怪的嗎？他的茶香室叢鈔卷十七曲海條，「按曲海載雜劇傳奇之名多世，未見據其中有元人馬致遠所作黃梁夢雜劇……」是俞氏至少不曉得黃梁夢一劇。案此劇刊本之今存者有龍峯徐氏古名家雜劇選行集本和藏晉叔元曲選、戊集本。徐刊比較難得，感刊在那時，雖不像現在有兩種石印本兩種鉛印本這樣的易得，但因流傳較多，竊想也並不十分難得，我們只要弄几是講到劇曲的文章內，差不多都與元曲選這書就可明白了。然而元曲選竟不知這書，這似乎有些奇怪的。

言志載道及其他

石靈

談論一篇抒情的散文或詩，往往聽到兩句普通的話語：「個人氣分的」或「簡直沒有什麼。」說的人除注意到這散文或詩是抒情的之外，並沒有再多注意。受的人雖有時覺得不是那麼回事，但大多的時間，只得唯唯否否，暗中心裏想不起什麼回答。

這其間，關連着已成陳迹的言志和載道之爭。

那當然已經是好久的事了。不過不知是由於運氣呢，還是由於各說各的話，總之一直沒有個定局。言志派攻擊載道派替別人做號筒，言下頗得意於他們是自己的喇叭，因而自命爲言志派。載道派並不承認屬於載道派，但他們拒絕頭銜，卻並不拒絕挑釁，所以回敬一手「玩物喪志」。其實，言志派的作品，就某種意義講，也該屬於載道派的，不過載的是另一種道。這所謂某種意義，所謂另一種道的意思，是這樣的：比如近人常常搗出來的晚明散文，或公安竟陵派，是反對前後七子的，爲什麼反對？因爲那些人是骸骨的迷戀者。爲什麼骸骨的迷戀者要反對？因爲他們的文字是假古董，空虛無物，至多有點古人的陳道，那不行。要有物，要有自己的性靈才行，這不明明也是一種道。所以公安竟陵的主張，就其反對骸骨迷戀者致新這點講，是對的，可惜的是只對半截，走出一條牛角尖，又鑽進另一條牛角尖，純自我的。其實，無論什麼文章，一寫出來，就有着道載在裏面，不過道有不同。言志派避開這種說法，爲的是一涉及道，難免要觸及現實，觸及現實，總要歸結到純自我的牛角尖不是安身良所。言志派避開這一點，被目爲載道派的人卻要扣緊這一點。不是志與道之爭，而是道與道之爭。因爲不然的話，無論你把事情弄得多明白，那些言志的先生們，或者僅僅爲了長袍袖不讓你弄皺的原故，就要退到壕溝裏去，而他們卻保有一條安全的壕溝：「我根本和你不一路。」

既然不是志與道之爭，而是道與道之爭，問題就簡單多了。載的是什麼道呢？表現這道道的是一種什麼樣的骨架？言志派標榜出性靈來，當做一種妙竅。其實翻譯一下，也不過是自我觀照，個人的觀感，或更普通點說，個人感情等之玄虛一點的說法。說抒寫個人的感情，本來是沒有什麼不可的；不過重要的不在「感情」之長短，而在「個人」是怎麼樣的「個人」？是漂流在荒島上的魯濱孫，還是普普通通的張三李四？如果真的或有可能屬於前者，那也好辦，也有權開闢那樣莽的地域，難道沒有權創造他想像的世界？不幸的是，卻非屬於後者不可，這時的個人就不能看做絕緣的個人，他是社會盤中的一粒沙，他的感情是那粒沙上放射出來的光彩。光彩有不同，但不同處，不像沙之與金，卻是一粒沙與另一粒沙之間的。另打個比喻，社會是海水池，個人是水管，感情是水；水不能不由水管流出，所以感情呈個人的樣式，水的來源卻在池裏，所以感情的根源還在社會。倘截掉後半段，個人是水管同時又是水池，那時流出來的性靈，不過是一種原始衝動的別名，不過是一種生物的表现，非社會的表现，更由意氣之故，進而為反社會的表现。托根在這種性靈上的道是魔道，也就是被稱做志的那種東西。

毛病於是來了。

在平常，不大要緊的時候，一批穿戴着古衣冠的君子，打着言志的旗幟，在雲端裏飄逸，對人間無憎無愛（言志派是多麼神往於這不染煙火氣的雋態）還沒什麼。只不過我們認點小脾氣，平白地多出一份錢糧，養活一些健康的殘廢者。到了要緊的時候，問題就大了，因為衝動是原始的，生物的，對於環境的反應，也就不能不是原始的，生物的。於是昏頭昏腦，是非莫辨，有所言為，都從純個人——個人的意氣，個人的利害，個人的權位等——出發，於是革命時候反革命，抗戰時候做漢奸，都成爲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於是魔道變爲毒說。

人事之可悲也就在這裏，凡是要不得的事，不等到水落石出，你是不好拿推理來下判斷的。即在今日吧，誰敢彰著地說，言志裏面，蘊含着某種危險的傾向呢？

事情又有另一面。

像湖塗的法官，有時要冤枉好人一樣，大家因警惕於言志的矯偽和危險，有時竟也不免委屈了一些貌似似矣神則全非的作品。因為，如前所說，一篇散文或詩的肢體，總脫不了個人的感情，如果單從這一點看，實在難於分出言志和非言志。硬作解人，不是把言志派譽為天神，就是把非言志派也派做魔鬼。自然，為着矯枉，有時過一點正是在所難免的。但能恰到好處，是更理想的。怎樣才能更理想？倒也不是難事，即不單從感情之是否個人着眼，而更進一步，看那感情通過個人去，是否與社會同趣？是否是其有的感情經過私人的消化，倘答案在否的方面，自然要不得；倘在是的方面，則我們還是近人情點好。寧可冤枉一千好人，不叫一個罪類漏網，到底不是好的治安方案。

說一篇散文或詩空無所有，姑不論其判斷的正確與否，其根據也在前述的分辨之是否辨別清楚。這裏先從冤枉的一面說。大概是由於把篇中的背景或襯托部分，誤認為主體出的亂子。散文（或詩）之需要襯托，正好像一個人的風度，不繫於他的肢體，而繫於他的衣飾。散文（或詩）中襯托得宜，不僅在構成一種格調，顯示一種風趣，更在表現出一種真，而真卻是美的內涵。既然如此，為什麼又出亂子呢？那是由於如此顯出的真，往往是模糊的，並不輪廓分明。但如仔細考察一下，模糊的真反而是真的真，輪廓分明的真反而是假的真。這不是由什麼距離說出發的，這是從實際事象攝釋的結果。也許您並沒有留意過，但道破了，您大概會點點頭的。比如在太陽底下，或無論什麼光亮的面前，人或物投下的影子，猛看過去，似乎是輪廓分明的，其實仔細看時，或當您想用什麼東西去畫一條那投影的界線時，你就會感到困難，把不定那條線畫在什麼地方好。這是因為地在動，物在動，光在動，人在動，眼在動，視線在動，沒有那麼一絲那把一切靜下來，讓你對準了光。於是凡是一件真的東西，都不免有一圈模糊的邊緣。人習於這樣的真，反而覺得輪廓分明的不大合適。照相，廣告畫等，不被目為藝術品，或縱被目為藝術品，不被認為具有若何美的價值，恐怕這裏有一些消息，即使不是全部的。此即所以散文（或詩）裏似必要非必要的部

分終竟成爲必要。倘以單刀直入一針見血等說爲標準，自然那裏面也存有真，不過那是輪廓分明的假，真不是有着模糊的邊緣的真的真，與人的習慣隔了一間，藝術上既有不愜意處，社會價值自也不能十分飽滿，因爲您知道，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本不是二元的。

襯托的另一必要，是由「形象化」的原則產生的，舉個最普遍的例，空官和遺事和水滸傳相比，雖然談小說時，我們永不會漏掉寶和遺事，但提出水滸傳，總歸認爲比寶和遺事進步得多。這種進步，可歸之於兩方面，一方面是結構組織的更嚴密，一方面是人物的更生動和事件的更入情，而所以能臻於更生動和更入情，簡單地說，只因爲加進了許多細緻的節目，描寫敘述和說明。襯托也有這一類的作用。

此外還有。

讓我像說笑話似的開始，當一個人背錢或謀事時，如果第一句就整出來意，倘不因這人和對方有深切的關係，即表示其人是絕大的笨伯。這倒並不盡由人情的虛偽，卻因人性不宜於應付突然的變動，必須有於理本可少去於情卻絕不可少的引子和尾聲，造成一種空氣或說氛圍，給主要事件在裏面自由自在地活動，有個伴當，不感孤寂。它來得從容，去得大方，給所話的人留下考慮允許和推托的閒裕。這用之於作文，就是給讀文的人安排下一段想像揣摩咀嚼的餘地。

不過，一件事從影響方面着眼，是總會有好壞的兩面的。譬如真的空無所有的作品（自然也還有它的一種渾道），又何嘗不會竊取這些解說，來作爲它存在的支柱呢？所以這個問題，非跟言志載道之辨並談不可。

至於盡用風在怎樣的吼，雨在怎樣的哭，月在怎樣的悲傷，或懷着一顆怎樣的心，拖着一條如何的腿，來充塞敷衍，想以誠官上的誘惑，招致相同於教誨的感情的效果，那是一種騙術。依照金聖嘆慣用的術語說，是屬於惡札之類的。用不着多提。

後死者

廿六年八月廿六。星期四。晴。

昨天到校。

學校還是常常靜的，只來了幾個留下同學。

辦公室除了文書到先生外，還有一位留級的女老師，她是區裏一個物級職業學校的校長，這學期到我們這裏來當訓育主任了。我對她行了禮，她問：

「你還是李玖之嗎？」

似乎很注意我，但不知為什麼要這樣。

照例我們這班又是我第一個註冊，城裏的同學都想在女裏換到開課的前一晚才離開，他們都有着甜密的家呵，我也有家，可是我的家給怎樣悲慘的氣氛籠罩着呀！媽媽和嫂嫂整天的哭着，我也只好陪着以淚洗面，我聽着她們分辯一點悲傷嗎？不能呵！

二哥死了，但總歸是爲國捐牲了，它成一個軍士最高最大的光榮，我應當爲他欣慰，可是沒有了二哥，我以後的生活將變成怎樣的生呢？二哥愛我，我愛了家裏口掃粉，送我讀書，他到我有了很大的希望，他死了，爲國捐牲了，我能讓這這命才毀滅嗎？

我要工作起來，爲二哥，爲自己，而且也是爲危險中的祖國，發奮讀書，做一切救亡工作，二哥有靈，也該含笑九泉吧……

寫到這題，李玖之手裏的雞狼毫停住了，她原想在第一頁

羅 嘉

的日記上寫下這一星期的讀書計劃的，但二哥的影子從記憶裏爬出來，浮在眼前，壓住或整塊的思想，於是她對這影子搖起頭，親切地臨着牠，那裏魁梧的體格呀，他的二哥他的臂膀多粗呵，他的手，天生成爲着渡駛雄偉的轟炸機出入雲層，去毀壞侵略者的巨型軍艦的巨手，向着他的妹妹伸出來了，他帶帶走她嗎？帶她飛到敵人陣地的上空去嗎？

「二哥，我在這里呀！她喃喃地說。

可是這伸着的手沾滿了血，溼漉漉的像兒兄縮回去竟闊的胸脯也發紅了，於是魁梧的體格搖晃着，搖晃着，倒下去，不見了……

「呵呵！李玖之恐怖地叫出來，睜大了眼想從剛剛吞嚥二哥的無奈除我回身麼來，但沒有，攔在她眼前那片新近粉刷過的白牆，只向她轉緊着蒼白的臉，准恐她再不清醒好意地噴出一股刺鼻的酸味，她有氣來。

她絕望地低垂了頭，聚集在那本綠色十行簿子上面的整潔的字跡，在她眼前漸漸模糊不清，他們有些像落在水面上的黑鴉，飄浮無定的晃動着，然後一個連着一個沈下去，剩下淡淡的黑影最後連那黑影也離不遠了，她的眼完全給淚淚淚

住。

悲傷在寧靜的氣氛裏，膨脹的速度經常是迅速的，一遇到那空氣熱鬧起來，他便慢慢兒低下去。李玖之的眼淚，便漸漸次增多起來的同學們的慰藉揩掉了。

學校已經開課，自修室的每一張小桌，都整齊地用玲瓏的書夾豎了一排簇新的教科書和練習簿，墨盒擦得很亮，放出刺眼的光，墨水瓶上黃底紅字的「民生」「Waterman」隔著矮矮的桌面互相招呼着。

操場，走廊，禮堂，教室，寢室，一切的笑語，一切的歌唱，都給那「嗚嗚嗚」宏亮的鐘聲帶回來了，這古老的校舍，給愁慘飽經風霜的老年人，含着深愛，望着他的兒孫們微笑；多麼頑健的孩子們呵！多麼快樂的孩子們呵！

傍晚，當浴室裏的最後一人也跑出來了，全校舍便又落入假期中一樣靜寂的空氣裏。孩子們或竊地跑到校後的山上去了，怎樣優美的山崗呀！牠像無止境的屏障，一直伸展開去，牠的右側密植着沒有盡頭的杉樹林，左側依着山坡的斜度，教會醫院和教會中學建築了好幾幢古式的小洋房，像風景畫上幽靜的別墅……但沒有在訓育部領到出校證，誰也不敢穿過那幽秘的樹林或者爬上那壯麗的山坡的，孩子們只能聚集在校園範圍內的橡樹閣，槐樹亭和平輪在牠們腳下的花園中，凝望

上唱歌，談笑，散步。這有限的地方，也多使她們賞心悅目的了。你要是不把眼光落在身旁的一朵小花或者一枝柳條上，看這些，橫過你腳底下校舍的屋頂，越過校門前那塵雲母石的貞節牌坊，那銀絲似的蜿蜒着的紫江，那不分晝夜老是來往地旋轉着，豈立在江濱的水車，那遠遠看去好像是貼在水車身後的一簇一簇低矮的橋樑和茅屋，都會一一收入你的眼底來，要是再仔細些，你還可以看見對準着文筆山峯整似的擺在江心的狀元洲，和牠身上的活動電影，精練的腳踏車手，歡喜圍繞着金蘭小學，駕駛電掣般兜着圈子；夜色快要降臨了，草坪裏丟籃的球員，還依依不捨地在籃球架底下盪槓，湖尾，染坊裏的腳夫在揹着漂過的白布，堆上竹筐了……在傍晚，你要是感到有些煩惱壓到心頭了，便到後山去罷，讓那秀美的景色給你洗滌那不值一文的晦氣的感覺罷。

李玖之便在這時候同着兩個同學在開撫亭下的草地上，望着新班的小姊妹們在山崗上跑着搶着什麼。近些日子來，貯積在她心底的悲痛在逐漸低降着，從課堂裏少數教師們的講述中，從報紙上那些英勇的戰訊中，她感覺抗戰已經成爲一個大的堅固的鑲鏈，碎碎一切個人的快樂和悲哀了！這個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脈搏，是磁石般黏住她和她們全體同學的關注了。她們歡喜聽教師談時事，寧願犧牲課間每十分鐘的休息

時間，響起耳尖的響。

「胡漢溪是一條怎樣的水呢？」

「敵人那些汽及艇不會給風浪掀翻嗎？」……

這些稚氣的熟情的問題總是一串串發出來纏住了教師們想離開教室的腳步。退回來他所周知的謠言給大家聽。無論你教地理的老先生也好，以美術的年輕還免不掉要害羞的先生也好，在這些興奮的給愛國熱忱燃燒起來的問題中，那變得朋友一樣和天空有說有笑的了。李秋之對二哥那光榮的悲痛的追念，便在這燃燒的火焰中減低了些。

現在她的眼正給狀元洲上那矗立的旗桿吸住，她想起二哥什麼時候從杭州寄了張照片來，也是站在一根旗桿下，他昂着頭，觀看穿什麼似的對渺茫的雲天昂着頭，現在要是找出牠來貼在自修室的座位旁，每天對着牠讀書該多好？可是她忘了擺在什麼地方了，在家裏呢？還是在學校的積篋室裏？……

「秋之，我們也去要求受軍訓罷！」

說這話的是余珍，她們班上的運動健將，可是她也歡喜讀函圖書室裏的文藝書籍，她們的國文先生會是對她說過：「只要用功，將來的希望是無限的。」余珍還有一門本軍艦子大，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對一切都沒有顧忌。現在她又拾起剛擱下的那話頭，從沈思中叫醒了李秋之。

今天報紙上刊登着的廣西女學生實行軍訓的消息是大大地興奮了她們三年級的全班同學，整整一下午教室和自修室都談着這事。晚飯後，余珍從民衆學校教課回來，在街上遇着一隊剛訓練完畢的壯丁，那雄壯，那激昂，深深地吸引了她，洗洗澡，仗仗了他們的班長李秋之和另外那叫德文的同學，談這事。

「恐怕不容易。我們一再要求的這子軍和戰時常感這些課程不是都沒有着落嗎？」秋之的聲音很低，但他像尖利的小刀，撥動了那兩個同學對學校的不滿。

「我們是落伍的人，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裏，我們是太不夠了。」余珍一滿腔的愛國熱忱時刻要找傾洩的機會。

「這誰呢？學校替我們規定了這樣的課程，給我們找來了這樣的導師！」胡紫文是外茶內剛的女孩子，現在她那俊秀的臉蛋沈下來了。「你們別看小了那位眼鏡先生，她口擊擊這學期是來這裏整頓校風的，抽屜裏塞滿了什麼呢，什麼的，什麼條例，預備用那些東西一個一個把我們吊起來……」她溜着眼望一望周圍，看有沒有人偷聽了她們的話，其實同學們早已在遙遠的短笛和口琴聲裏一對一對下山去了。自修室燦爛的燈光咧開笑臉向她們招手。

「滾媽媽的，根本不夠資格！考不及格，高中的畢業證書

都沒領到，倒爬到我們頭上稱起老師來了。」余珍粗魯地吐了一口痰。

「我想一切的廢話不必多說，還是趕快改組了學生會，我們以學生會的名義跟學校說話，在這時候應當是有效些。」

「這學期，學生會的組織也不對了，一個學校，一個校長，一個教務主任，學生會卻要男女兩部分了開來……」

「好哪，珍小姐，用不着再廢了，我們自上修去，你如果想做學生會的常務，我運動我們全班都選舉你怎樣？」程素文挽住余珍的手，拖她站起來。

「去你的，我的英文練習還沒做呢。」

「我的幾何也沒動手呵！」李玖之也惱憤地伸直了腿，攀着余珍的肩，三個人踏着傾斜的石級，從黑暗中溜進了後門。

走廊上，正戴着眼鏡先生查了自修出來，余珍吉頭一伸，縮着身子跑進自修室去了。剩下的這兩個只好硬着頭皮走近先生跟前。

「我們剛從陳先生那裏問幾何來。」

先生「唔」了一聲，挺起胸，穿着皮鞋朝辦公室走去。

學生會改選的大會上，李玖之擔心着同學們再和以前一樣開頑笑，光選那些漂亮的但實際不肯負責的同學出來任事，使學生會成一團有名無實的組織。她在人叢中站起來，向同學

們說明了慎重選舉的必要，她述說着過去學生會的不夠和在學生會應當擔負起來的重要責任，那便是救亡活動的領導和推動任務，最後她說：

「國難已經臨頭了，我們還忍心在後方過着醉生夢死的日子嗎？那些日子讓牠和我們的年齡一同走開罷！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保衛祖國的偉大任務，我們誰也應當在這一任務之下，拿出自己的力量來，我們的學生會便應當是聚集這些力量的總匯，發揮這些力量的樞紐。」近些日子來，她看了不少的新出版的書籍，她覺着腦子裏經常是飽滿地填塞着對抗戰的新的認識和理據，這些話，一個月之前在她的筆底下組織起來還是非常困難的，但今天，牠們流利地從她嘴裏傾洩出來了。

仍然是近於開頑笑，同學們毫不思索地在選舉票上第一名便寫了她的名字，因為她們中間從來沒有誰膽敢當眾大聲說話，李玖之這些響亮的勁勁的言詞散落到同學們的嘴裏，私語上，而以後，大家踴躍地擠起頭來，注視着她，有些給他牽引着也破例地說了幾句話，有些仍然是頑皮的無意識地哄笑起來。但結果李玖之、余珍、程素文都當選了。

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席上互選的結果，李玖之以最多票改成了「當然常委」而且兼着總刊編輯，她再三推辭，可是同學們的熱情制止了她。

「不要怕苦，大家好好寫，幹活成積出來。」宣傳隊長余珍向她叫着。一陣興奮衝上來，玖之的臉發紅了，她的眼睛射出慈人的光芒，向着那些新任執委的同學說道：

「不錯，我們應當幹點兒成績出來，要有成績我以為第一我們自己要切實負責，第二我們要和男同學取得密切聯絡，第三……」

大家熱烈地談着，談着，一直到眼鏡先生強迫着熄滅了會議室的電燈。

於是李玖之開始忙碌了，使學生會那間陰黯的辦公室明亮起來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事了，但她克服了那困難。像老師們的辦公室一樣，牆的兩壁擺下幾張小桌子，窗櫺和桌面都綴着白紙，嶄新的文具成了這小房子主要的裝飾品，她和負責的同學大家規定，除了特別事故，誰也不能逃脫下午四至五的辦公時間。星期日的清早，同學們便可以在那小房子外邊的板壁上看到兩張到四張的大紙的週刊，大家看着，不負責的批評着，沒有想到編輯這刊物的人，先一晚是一直忙到十二點多鐘才就寢的。

只像做一個短促的夢，秋天便來了，天井口上那塊小小的天空，不再輕浮地移動，忽忽的白雲，像洗淨過的藍色軟織，一些兒纏摺也沒有的張在那裏，那麼高，那麼遠，帶着無限的吸引力，

將你丟開黑板上那些圓周，角度，半徑，偷着正窗口去凝視牠，尋找剛失去的童年的夢幻。她有時也激動你靜靜的心境，叫你想像這樣美麗的天空底下戰場，那殘酷的炮火。早晨天，做幾會帶着四十錢個重磅炸彈來摧毀這縣城外的火車站，學校在那驟然降落的災難所激起來的慌亂中停過兩天課，當秩序剛剛恢復過來，第一次月考便匆忙地結束了。

但是陳先生的幾何試卷叫他冷下心來，照常習慣他是最先要批閱那些優秀學生的試卷的，第一張看了李玖之的，第一題沒有錯，給了二十五分，此外第二，第三，第四各題沒有一個是完全對了的，「讓她不及格罷！」做先生的握住紅色鋼筆勉強在卷首批了四十分，但臉上已佈滿了不高興的顏色，「變得這樣不用心，非在課堂上嚴厲地教訓一頓不可！」可是第一行第四排的那座位空着。

「李玖之呢？」

「到男部開會去了。」余珍謹慎地回答着。她也沒了及格，上學期的成績總分她只比玖之差二份，她們兩人占着三年級的前二名，到了這學期的全部書籍費，但現在她們兩人的月考成績在班上落到最末尾的地位。

陳先生嘆了口氣：

「要要開書還是要說的呵！」

李政之正同着學生會的委員徐學權等在男部參加學校劇團的籌備會議，這劇團是兩部同學爲着打破「部界」共同努力救亡活動的第一個建設，他們對這類事情的經驗是有限的，但巨大的保險支持了大家的勇氣，那保證是熱情深遠無底願忘獻身祖國的熱情，那些年輕，熱烈的心給這偉大的情感燃燒得快要焦灼起來了，學校劇團便承受着這一切愛撫一切希望與愉悅今天在男部學生會的工作室露了頭面。

今天，對這些熱烈的孩子們的意義是怎樣偉大的呀！

男部同學用着無法形容激昂的語調爭着發表意見，從劇團的名稱到這次公演的劇本，再由目前的工作推到他將來的發展，說得太多了，汗流，刺光的頭頂直滴下來，可也沒有誰替了他，他像珍珠末粒一顆一顆掛在那些紫銅色的臉頰上。

提案又是靜靜的，只用她優美的眼望着那些興奮的臉孔，余珍之竭力除掉女孩子習氣，也站起來說了不少的話，她說女部同學如何渴望有這麼個機會和這羣的同學們聯絡起來，以造國民的一分子，如果這些力量一旦團結起來了，該產生怎樣堅固的結果呢？

「我們兩部校舍之中雖然隔着一條河，他應當只是表面上向隔河精神上我們是要聚集在一塊的……」她說着用手攏攏着鼻尖上髮髻出來的汗珠，停了停，接着又說道：

「現在有了這機會，我們在學校劇團的組織之下團結起來了，大家便應當把這當作戰場，在舞臺上發揮我們的戰鬥精神……」

一陣掌聲遮沒了她的語聲，她在胡素文身旁坐下來，整段上有些發熱，便再舉起手帕擦了擦，從素文手裏接過劇團的章程當作扇子搵着，可是素文只用無語的眼光看着她，任何表示也沒有，她這時深悔沒有邀余珍同來，要是她在這場面一定熱鬧些，也可以讓男部同學大家認識她們的宣傳隊長是怎樣一位出色的人材。

天快黑了，她才從鎖在文筆山腰裏的男校走出來，和會議的男同學送她們到渡口，望着她們的小船划到紅心了，才大聲唱着走回山上，船上的這兩個也應着那歌聲低低地唱起來。

余珍正在校門口探望着素文帶着笑臉將等會會的情形告訴她以後，余珍從手中的初級說句學裏抽出月考試卷給了琺之，輕輕地說：

「陳先生要罵人呢。」

「公演過了，我們再去找他補課。」琺之這時整個腦子裏只有公演這回事。

公演在兩部同學努力的訓練他這奔馳之下終於實現了

男部出演後防，女部出演血濺暗空，小學，那小禮堂幾平要給熱烈的親家捉得爆裂開來。

化裝室強烈的燈光下，傅蘭文烈士的李玖之，穿著她的二哥的空軍制服，對着鏡子塗着髮角，她覺得自己是太偉二了些，尤其是頭髮噴散「非律式」以後，那眉梢，那眼角，只要用濃黑的油彩塗改得消許粗大一點，可真像二哥復活了，要是這會能跑到媽媽眼前，她不會以為二哥的死訊只是一個噩夢麼……

「玖之，在臺上你別太顯得現熟了，我會笑的。」程素文認錯地說，可是忍不住又笑了。在舞臺上她要作玖之的情人，她害怕那些細膩的愛情的表演。

玖之還是沈在她個人的深思裏，沒有去品味那笑聲的意義。她覺得這套華美的制服上還留着二哥的得溫，也許還留着二哥的汗滴，她在二哥的氣息裏，幸福地踮着自已這副男性的臉，她想像自己已真正成爲一個英武的空軍戰士，在準備奔赴前線爲二哥去復仇了。於是她得意地笑起來，笑得那麼響，使程素文急忙放下手中的口紅管，朝她轉過頭，笑着的空軍將士仍然一股俊勁在笑着，她以為玖之又記起什麼可笑的臺詞了，「真無意識呀！」她在心底罵着，仍然轉過頭去。

但是玖之卻又在低低地哭泣起來。

「爲什麼呢？玖之，就要上台了呀……」一大羣同學都圍攏來，推着，拍着。

「她又想起她的二哥了，咳！」扮傷兵的余珍，滿面汗，睜着頭上的綉帶，嘆着氣。

公演在滿意的結果中結束了。李玖之卻病倒在寢室的牀上，靜靜地聽着聽着從教室傳來的陣陣的誦讀聲，歌唱聲，她決定好了以後用心來補習這一向來荒廢了的功課。第一是說何祇要自己用功，陳先生總會用心再爲她講解幾次的，英文不用着急，唐先生專門教同學們唱英文歌去了，沒有時間上國文呢，劉先生說過這門功課不一定是在課堂裏才能進步的，最要緊的還是課外閱讀，但她想趕上去。這會兒她是迫切地希望自已趕快好起來，催氣地在不聽服藥的時間，倒了一杯苦澀的藥水吞下肚去，壓着那惡心的嘔吐聲，眼鏡先生顯出一副只要做作才能給人看見的笑臉，走到她的牀前，她沒來得及閉上眼睛，先生已經慈和地說話了。

「不發愁了罷。」伸出做手錶的左手，撫了撫病人的額角，先生的右手始終是牢牢地抓着一本記名冊和一支鉛筆。「選了好些了，再發幾天便會好起來的。」

「張先生，謝謝你。」對着這陌生的撫慰，李玖之只好在牀上點點頭。

先生在牀沿坐下，眼鏡的玻片對着窗外的晴空發出反光，她那過度近視的眼睛叫人不易分辯了。但李玖之覺得她始終「醜陋地突出着」她……這這眼睛，希望她們很快離他而去。張先生卻沒有明白學生這心意，勉強在嘴角擠出一絲「低下」對着定了病人的焦黃的臉，笑吟吟地說了許許多多的話。

當他看出學生已經不高興他的話了，趕忙轉了話頭：「你想哭什麼呀？」

學生仍然在牀上搖着頭。

「不啻是不行的，想哭些什麼告訴我，我叫人給你買去好了，千萬別得知道在外面瞎跑，跑出來事小，就擱功課可是大……」

先生頻頻叮囑過後，挺起胸穿着皮鞋走遠了。

李玖之厭煩地閉上眼。

病好了，充足的精神又給她帶回了新的活動力了。她終日找一些零亂的事情應付，李玖之始終沒有進自修室去，誰問病中一星期了，幾何練習簿上仍然空空地寫着一層薄灰，她該法再去想想這門要緊的功課。

「放了假，回家找叔叔補習罷。」

對其他的功課她也只好有了同樣的想頭。再嚴重的校外活動，使她對操場上那些僵硬的操前腰支

的打打也，到陌生起來。

「那些甜密的菓子，什麼時候纔落的呢？」從外面回來，偶然擡起頭，她的心上掠過一層輕微的誇異。

經過兩星期的奔跑，流汗，發聲嘶啞，腳皮破裂，學生界的抗敵工作團終於成立了，她是在那些精悍的中學生羣的愛護祖國的熱忱裏，慢慢地成長的。

縣黨部的常務委員，對這事始終是憤憤不平的。

「真是瞎鬧，有了全體人民抗敵後援會不就夠了嗎？學生自己一定還要弄一個組織組織起來進去，這不也是開開會完事，真是瞎鬧，我說我是阻止民衆運動，我這還不就承承着中央反對小組織的意旨？難道我焉其其就不抗敵了不成……」

他正抗戰的在車站一次兩次款迎負傷將士來縣休養的大會上，總沒有他馮某的影子，他怕敵寇趁勢來轟炸，衛生病作口實逃脫了。學生們為「學抗團」籌案的事五六次到縣黨部請願，和他起了爭執時，他會當面罵過這些純潔的青年這：「男盜女娼」……

對於他李玖之和學抗團全體工作人員的意見是同樣的：「真不幸我們這縣城給入沒事了，他是可以做出我們連想都想不到的事，這勾當來的，真是抗戰中的惡賊！」這惡賊可也沒法阻止學生羣體統一抗戰的工作行進

阿！年青的血液是給迅速擴大漸次深入的抗戰巨潮捲起起來！整個學校都在燃燒中呵！

一年級教室裏，剛剛上過勞作課，地面擦着一層木屑，桌面上零亂地躺着小模型飛機的骨幣，有些座位空着，有些仍然留着那些興緻濃厚的工作者，大家一邊用沙紙磨着飛機的翅子，一邊談着學抗團發動的寒衣募捐的成績。

「我回家去募捐，媽媽認真從箱子底下摸出兩塊錢來，對我說：『請你帶回去呵！』她從沒有對我那麼客氣過……」

「兩塊錢算什麼呢，棉背心要八角錢一件，兩塊錢只够做兩個半戰士穿呀！」

教室裏發出一陣哄笑，大家叫那個同學做「兩個戰士」，可是她不服氣，要顯她的本領。

「我的嫂嫂主張自己做，我家認捐十件，嫂嫂做五件，媽媽做三件，婆婆做兩件，青洋布面，白洋布裏，全是新的！」

「喂，張先生捐幾件？」誰從角落裏探起頭來問。

「兩件。」

「三年級的級任劉先生呢？」

「十件。」

「劉先生她真好，無論什麼事都幫同學，張先生家裏有錢，裝窮。」

「叮叮噠，叮叮噠……」鈴聲將這些孩子們從教室趕出來，課外活動的時間到了。

操場上體育組的活動範圍不得不縮小了，只有一個半信頭，戲劇組要排戲，歌詠組要練歌，救護組要聽講，要實習……多充實的光陰呀！三四十五個人為抗敵為救亡在活動着，三四十五顆心為抗敵，為救亡在跳躍着。大家在唱：「我們是少年先鋒隊，我們是抗戰後備軍」……

可是，李玖之呢？為什麼不參加課外活動？病了？唔？到男部去了嗎？在縣黨部請願嗎？

沒有，沒有，她在望江樓。她在學抗團歡迎剛剛到縣的東北流亡青年流動宣傳隊的茶話會上。

她在那裏，在鋪着白布的餐檯的一端，睜大着她明澈的眸子，出神地望着樓子另一端那演說的人，她的嘴也張着，像要吸吮盡那鐵板一樣扣緊了大家的脈搏的演詞。演說者在追述着「八一三」以前從北平逃出來在南苑被敵人拘留了一晚的經過。

等到歡迎會散了，大家便成了幾乎是深交的朋友，在學抗團的工作室，在賓客們寄居的金蘭小學，日以繼夜地擠滿着這縣裏所有的男女學生，大家談着，唱着，工作着，在那些異鄉的研究院的專科的大學生，中學生，小學教員面前，這些熱情的青年

們儘量傾吐了學習和工作的衝突，對學校的意見，對抗戰的疑慮和理解。

新年裏在學抗團主持的化裝宣傳大會上，來賓替大家組織了一次歌詠大合唱，而且和大家在一道排演了幾幕精彩的話劇，火炬遊行的行列中，街上的觀眾們也發現了這羣異鄉人的隊伍，河牀上，矮牆上，屋脊上異鄉人的標語，壁報也躍眼地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們給這羣活潑而純潔的青年朋友，給這古老的冷寂的小城市，在新年裏帶來一種顯露的新氣象。可是縣黨部的馮委員綁緊了眉，帶眼鏡的張先生在辦公室裏頻頻地嘆着氣。

李玖之和余珍曾着深夜的惡意的冷風走回她們的寢室，燈已經熄了，她們偷着點上一支洋燭，玖之還想着書，余珍卻要搭着她說白天的事。白天，她們在異鄉的賓客們那裏聽了許多異國的戰爭故事，她們是歡喜那些毒毒的，余珍迷迷地睡着她大而且深的眼在視着寒風中搖晃不定的燭焰，在憶像這些動人的故事。

「噦，噦，噦！」眼鏡先生在外面輕輕地敲着窗櫺，大概是隨着脚尖走近來的，玻璃聲在黑暗裏給隱蔽了，牀上的人趕緊吹熄了燭，咽住了話尾。

冬夜在她們兩位是短促的不能怎麼一個幸福的甜夢但

是有着牠那黧黑的神祕的外殼，死城一樣，經常貪婪地吞沒了一切醜惡的悲劇。

第二天下午閉關課畢，李玖之被叫到校長室，關校長不在那裏，陸先生坐在校長那張精巧的轉椅上遞給她一封信，她來不及看清封面上的名字，帶着微顫拆開了牠。

玖之回學。

「我們在沒有想及一切的時候，被貴國的保安隊搜查了，而且陰險地命令着我們馬上離境，你們肩上有負，腰上帶着手榴彈，口袋卻沒有任何理由，只是說奉了上等的命令，叫我們『滾蛋』！一切時間都沒有了，一切自由也沒有了，我們馬上要被槍彈壓着走了。」

可是我們犯了什麼國法呢？

「萬一有可能，他要告訴你們我們是怎樣洗雪……此處的，是我們要洗雪他做洗雪組國的恥辱一談！」

請寄給我們的消息……

李玖之也不去看底下的署名了，茫然望着陸先生的冰冷的臉，聽他慢條斯理說明那突然的。

「事情是這樣的，據黨部的調查，他們來這里活動是有費的，所以昨晚十二點鐘請他們離境了。這封信是黨部拿來的，說你和男部的幾個與他們有勾結，真有這回事嗎……」停在李玖之臉上的眼光是銳利的，似乎能看穿一切。

與其說游毋說的是悲憤的激動，李玖之是突然陷入焦急的狀態之下，用沒法遮頂的言詞向他們的敬務主任說明了她和這些異鄉人之間那關係的始末，末了她說，她相信他們沒有背景，也沒有任何越軌的企圖，來這里活動只是為了喚醒後方的民衆，叫大家醒覺，叫大家不做亡國奴。至於她自己也只是憑着愛國熱忱和他們接近，希望在她的幫助之下推進本縣的救亡工作，她可從沒有起過要背叛黨部的想頭。

「爲什麼黨部一聲也不能諒解他們呢？」她擡起潮潤的眼問陸先生，她覺得非常傷心，那些異鄉的大朋友會不會遭遇什麼不測呢？

「這些學校方面是不與聞的，至於對你們的誤會，團校長已經親自到黨部解釋去了，大概沒有什麼問題，至於以後，沒有必要，你們還是少開些會罷。」

陸先生一向對學生們的救亡活動是感覺有加的，李玖之知道這好處，於是她輕輕問道：

「學抗團呢？」她關心到費了無限心血培植起來的那團體，害怕他也遭遇無情的破壞。

「大概也沒有什麼，只要在範圍以內，黨部還是安心扶植民衆運動的。」……

這事情像夏天的暴風雨驟然降落到九年心，心川上來，盛

熾的熱情，火焰暫時給澆低了，但隨即又燃燒了，野火一樣的燃燒了，牠們要蔓延開去，變成廣闊的燎原呀！

玖之記着他們的話，游毋的組織必須立即擴大起來，別忘了在海下還有我們廣大的隊伍！

李玖之從信架上取得那封簡短的一封信，看了，隨即揉成紙團塞在窗縫裏咬著，咬著，等到嚼成了渣，才吐在地上，用鞋底踐着，踐那微小的碎渣，滲雜到泥土裏了。她跑到游公電報先生那里請了假，事由是姑母家有人來叫，她的母親寄了錢來了。對這些事張先生是一點也不爲難的，而且李玖之有一星期多沒有出校，當先生的便也忘記她們那可惡的學抗團了。

惡意的寒風帶着快要凝成冰點的細雨飄到這灰色的小縣城來，猛烈地呼嘯着，吹落了梧桐上最後一片枯黃的葉子，也緩平了問樵亭底下那些零亂的僵凍的草梗，牠可沒法吹熄青年們心底那偉大的堅忍的熱情呵。

李玖之，余珍還有男部和教會中學的四個學着當那寒冷的風雨，到陸縣二十里的北溪高小成立學抗團的分會去了。天色乍開見了的馬力，一眨眼便黑下來，下鄉的人沒有回來，自修室二十五支光的電燈亮了又黑了，庭堂的五支光電燈亮了又黑了，下鄉的人還是沒有回來……

「過了初盜嗎？」張素之在枕上憂鬱地想着，她不知道明

天會發生什麼事就寢前在辦公室門口找張先生，呼住，劈頭就問她：

「你知道，李玖之她們在北邊有親戚嗎？」那聲音是陰險的，侮慢的，在辦公室裏圍着火爐的關隊長臉上的，也帶着和那聲音相似的鎮壓。

她不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聳起耳朵，希望有叩門的聲音鑽進耳來，她能夠看見她的好友們，全身溼透，腳上澆滿了泥，和往常一樣笑嘻嘻地告訴她今天工作上的收穫，可是除了勻暢的研察和模糊的夢感，她什麼也沒看見，天色卻在她焦灼的等待裏慢慢明亮起來。剛升過旗，她便睜着乾澀的酸痛的眼，在佈告欄前讀着墨跡還沒乾透的佈告。這佈告裏說着李玖之余珍未經准假擅自外宿，永遠開除本校學籍，以儆效尤等語。

隨着這鐵板一樣的白紙，隨着這鎗彈一樣的黑字，程素文不習慣地伸出拳頭，「嘩啦」一聲，佈告欄的架子起了急變，那片明亮的玻璃掉落在地下了。白紙黑字，黑字白紙，程素文一點也不加分辨地用腳踏踏踏踏……

太陽從塵障的雲現後面伸出頭來，撥開她明亮的溫暖的光綫，想要纏住那發着怒吼剛從車站開出的火車頭，拖牠回來，可是這企圖是白花了，烏黑的火車被頑童追趕着的小黑豬，尖聲地叫豬，慌張地跑着，在鐵軌上逃走了，消失了。

李玖之漆着搖晃的車窗，用鉛筆歪斜地寫着她的日記。廿七，一，二日。 星期一。

昨天的事，我並不能算。

這早是要離開學校的，用開除名義把我送出來，和給一張畢業證書送出來，在我看來豈不是一樣的。反正學校不再容許我留著，閉了門，賜了出來不就完了麼？

但在我，正是新生的開始。

對學校，這社會，時刻是光明的，但有時黑暗仍餘要伸出來，我們便在黑暗底下犧牲了這犧牲，比起前方烈士們的流熱血，斃頭顱，能算什麼呢？

二哥在時，也曾為着學潮被學校開除，他可以沒有理想，借着那樣會考入航校，完成了一個空軍將士光榮的職責，但是我目前最好的榜樣，我的意志不是已變得更堅毅更剛強了麼？

我前面的路還等着我得趕上過去！

趁上前去，和光明奮鬥同住！……

她垂下筆，望着倚靠在她對面那窗口指點着窗外的景物的余珍和程素文的背影，淡淡地笑了。
(七月廿四日)

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的逝世三週紀念日，余珍女士為撰魯迅先生生傳憶略一文以作紀念，惟因寄得太遲了，不及在本冊發表，只得在第二輯刊載，特此預告。

吳梅箸述考略

謝 孚

吳瞿安先生，我沒有見過他，可是「心儀其人」卻已很久了。他的著作，大部分我也都讀過。三年前，我和聖陶、伯祥諸兄同校六十種曲，每遇原本漫漶不可讀，輒訪問藏有初印本者，求其鈔示，以成完璧。瞿安先生藏有初印本多種，因此我得有機會和他通函詢問。承他好意，幾次的把我們的疑問給解決了。只可惜這些寶貴的信札，已和明齋店其他許多稿件同葬於炮火之中了。如今瞿安先生客死漢南，我們欲再得其片紙隻字而不可得，思之曷勝憤恨。茲列舉瞿安先生的著作，略加敷衍，成此短文以作紀念。惟是戰後書籍散失大半，無從一一覆檢，僅就記憶所及而已。又承趙景深、阿英兩兄借我不少書誌，得成此文，我應該深深的致謝他們。我再十二萬分的熱望着有人能詳詳細細的作一篇「著述考」，好讓我這篇簡陋得可笑的「考略」早日「覆瓿」。

甲 創作之部

(一) 霜厓曲錄

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本

這是瞿安先生的准一的散曲集，由其弟子盧冀野君輯集。計收小令四十九首，套數十六篇八十五首。

(二) 霜厓詞錄

民國二十八年詞話月刊第四十八期起刊載

這是瞿安先生的詞集，二十七年二月手定。到現在（第五十三期）還沒有刊完。

(三) 霜厓平生集

內容未詳。想必為詩文集。未刊印。商務印書館之出版週刊一二二期上所載先生履歷中有此書名。

(四) 煖香樓（雜劇）

宣統二年寒廬他室曲第一集本

本劇計南曲一齣，板板雜記所載姜如須與李十娘事，而成此劇作於光緒三十二年為湘浦閣之初稿。霜厓三觀自序有「湘

惜未有刊本流傳，無從取證耳。鈞謙同君現代中國文學史謂「樞大父，思以文字實蹟，遂取其稿安焉。」想非虛語。

(十二) 風洞山 (傳奇) 小說林社本，又民國二十八年以開普屋本

本劇凡二十四齣，鈞祖忠宣靈節事。作於光緒三十年。

(十三) 東海記 (傳奇) 民國五年春原雜誌 (文明書局發行) 第二集刊載

本劇凡七齣，鈞孝女殉姑被誅事，與湖王職同一種傳奇同名，又同題材。寫作年月無考。

(十四) 淚淚碑 (傳奇) 民國五年小說月報第七卷第四第五兩期載

本劇凡四齣，宣統三年始作，民國二年完成。鈞注柳櫻事，一戀愛劇也。

(十五) 義士記

雷屋三劇自序：「又雷屋三劇，西蓋雷哭，唐廷冬可行事，曰義士記，昔擬合成四劇，卒以排場近熟，未脫古人範圍，既存復刪之。」因是未見刊本流傳。據現代中國文學史，知此劇又名西蓋雷哭，且似曾有刊本者。

(十六) 綠窗怨記

在南社選中有綠窗怨記序一文，作於民國二年，內有云：「友人任澍南光潤屬爲新樂府，漫走筆成四十折，折成則嗚咽自歌，人噓爲病，余不之近也。中述諸節，極人世所不堪，願自我言之，既有此事，則不妨有此文，即無此事，亦不妨有此恐。夫人而能鍾情一人，不爲外情所奪，死而無怨，此豈可望於今之所謂才子佳人哉！」無刻本流傳。

乙 論著之部

(一) 中國戲曲概論 民國十五年大東書局本

全書凡三卷，卷上論金元諸雜院本，諸宮調，雜劇散曲，卷中論明人雜劇，傳奇散曲，卷下論清人雜劇傳奇散曲。

(二) 元劇研究 ABC 民國十八年世界書局本

本書分上下兩卷，共計十章。但現祇見上卷四章，專論元劇的來源，現存改目，及作者考略。下卷迄未出版，據例言此卷應爲「將

元劇割俗并及元曲方言」

(三) 顧曲塵談

民國五年商務印書館文叢刊甲集本，二十九年改印小叢書本

本書分載民國三年之小說月報第五卷第三期至第十二期。全書凡四章。一原曲，又分四節，論宮調、音韻、南曲作法、北曲作法。二製曲，分二節，論作劇法、論作清曲法。三度曲，四談曲。

(四) 詞餘講義

北京大學出版部本

(五) 曲學通論

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本

右兩書實為一書，乃北京大學之講義也。商務本即據北大本重印，非就內容無所增損節縮者之誤。編後者亦悉未校正依然錯誤。紙更另一書名耳。全書共十二章。曲原、宮調、調名、平仄陰陽、作法上、作法下、論韻、正訛、務須、十知家數。

(六) 詞學通論

東南大學油印本，民國二十一年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本

本書乃東南大學之講義。凡九章。一緒論，二論平仄四聲，三論韻，四論音律，五作法，六概論一（唐五代），七概論二（兩宋），八概論三（金元），九概論四（明清）。

(七) 遼金元文學史

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本

全書分三卷，首論遼之文家及詩家，次兩章論金及元之文家詩家詞家曲家。

(八) 南北詞簡譜

本書未有刊本。見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為王君所作元詞解律之序。浦江清君云：「吳氏著有南北詞簡譜一書，整理南北曲之律，多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惜迄今未見出版。但在十餘年前致學東南大學時曾將北詞簡譜印作講義，而南詞部分則今偶或在刊物上發表。」（見民國二十六年清華學報第十二卷第三期書評）浦君所云之「刊物」究係何刊，亦未悉。

(九) 朝野新聲 太平樂府校勘記

民國十三年，民國月刊第二册第九十二頁，十四年第三册第三册刊記。

取何夢華鈔本，校武進陶氏景元本，又取北宮河紀，張小山小令，商夢符小令，三書校校一通，借因藝文刊，未及刊完，紙感至第六卷止（共九卷）。

(十) 奢摩他室曲話 光緒三十三年小說林第二、三、四、六、八、九各期刊登。

本書似未寫完，已發表者除自序外，正文凡二卷，卷一為各種劇院本及論務頭附章，卷二為諸曲提要，祇刊王孫西廂及騎鶴還。任風子兩劇，而任風子亦未及刊完。國學論文索引，謂本書已刊單行本，不知何據。

(十一) 累安讀曲記 民國二十一年珊瑚半月刊一卷一期至六期刊載。

本文所載多係奢摩他室曲話第三集諸劇之跋，篇尾三劇序亦刊入。曲話三集，燬於戰役，未能與世人相見，此文遂益覺可珍矣。

(十二) 麗菴筆記 民國三年小雅月刊第五卷第一、二、五期，四年第六卷第六、七、八、十一期刊載。

此為一成之筆記，各方面都有敘述，內有關於六十種曲的作者的一節，甚長。

丙 編選之部

(一) 古今名劇選 民國十一年北京大學出版部本

本書已出三冊。一二兩冊為元曲，第一冊選東堂老、梧桐雨、范張雞黍、黃粱夢、王榮登樓五種，第二冊選岳陽樓、貨郎、見皇、江亭齋、灑蘭、誤入桃源五種，第三冊專選明周憲王劇，計天香閣、煙花夢、義勇辭金、曲江池、繼母大賢等五種。每種末均有短跋。據首冊前總目，共列四十種，是原擬須選此數也，但後未見續出。

(二) 曲選 民國十九年商務印書館中央大藏書本

本書選種甚多，以下傳奇三十二種，一百九十四折。祇錄前文，不及賓白。以南詞為主，略取北詞，但以套式為多，純粹北詞，不復多錄。每種少者選二折，多者選十二折。每種前略記作者小傳，末綴以跋，多品藻語或詞林掌故之譚，率取諸中國戲曲誌。

丁 校刻之部

(一) 奢摩他室曲話第一集 宣統二年木刻本

目凡四，吳梅村之臨春閣、通天窰與先生自營之香樓、鳳洞山是也。惟於鳳洞山下注有「別刊行」三字，故今所傳祇三種耳。玉伯神見告我先生大父所校者，實為此套書內之鳳洞山木版，與錢說異，不知孰是。

(一) 李辰前宮出雜劇身二集

民國十四年四月五日發行

本叢書原擬目錄有百餘種之多，包括故曲雜劇傳奇諸種。今祇出二集。初集收魏永仁揚州夢、雙報恩、傳奇兩種，及上起鳳樓、四種。二集收朱有燝、齋樂府、二十四種，及吳炳、棠花、五種傳奇。三集、四集亦於民國二十一年印就。適逢二二八之役，存書及刊版盡燬焉。自是不復重印。筆者幸獲先睹，自謂眼福匪淺，惟所收書目已不復徧憶矣。

瞿安先生零著詩文序跋載諸雜誌報章者殊夥，不能一一若錄矣。

二十八年九月一日

風雲會 (類書雜記)

學

用「風雲會」這三個字做戲劇名的，我們一向知道有兩種。一種是羅貫中的宋太祖龍虎風雲會雜劇，有江南圖書館影印元明雜劇本。其第三折就是現在崑劇班常演的訪普。另一種是李玄玉的風雲會傳奇，亦譜趙匡胤事，已經沒有傳本了，幸而其送京一折，現在崑劇也有演唱，這齣的劇詞悉得賴以流傳。(納盤盤綴白雲和集成曲譜等書都收有這一齣。)晚清的月月小說雜誌，也會刊登過一種風雲會傳奇，我起初疑心就是李玄玉的那本，新近得着一個機會，讀到才知道這是第三種了。所敘不是宋太祖趙匡胤，而是唐朝的李靖、納紅拂、私奔事，根據張說的虬髯客傳撰成，全劇共三十折。作者署名玉泉樵子，月月小說上有附白一則云：「風雲會傳奇乃仁和許季仁觀察所撰樹園五種曲之一。觀察與翁山蔣心念太史同為一代詞曲名家，今承其文孫更生將此稿貶值出讓本社刊登，以廣流傳。各段詞曲悉按譚正宮、拍牙漫度、律呂、諧和、非僅以辭藻勝也。」又據第一齣示因，知道玉泉樵子曾作過瘦雲巖一劇，但曲題目今無考證，和曲錄都沒有樹園五種曲或瘦雲巖及風雲會著錄者，甚至連許季仁或玉泉樵子這名字也沒有。我又查遠中國人名辭典和別的書也沒有查到，不知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既與蔣士銓同為一代名家而名竟不傳，亦可謂「數奇」了。

關於奧薄洛摩夫

昇曙夢著
黃伯昂譯

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加拉馬，左夫的兄弟，奧察洛夫的奧薄洛摩夫，這有數的作品，是有偉大的聲譽的。在這里是顯現着獨特的俄羅斯的人生的偉大的畫象。這些作品不僅當作俄國三大藝術家的代表作看，為俄國文學的榮譽；也不僅當作俄國生活的偉大的象徵看，為代表俄國的國寶之國寶，而同時還可當作廣大的人類性的結晶來看，為全人類心胸所共鳴的世界的名著。其中奧薄洛摩夫則可當作表現俄國生活的全局與俄國國民根本特質的綜合的大殿堂，確有獨特的價值。

奧察洛夫在這作品裏，恰如果戈理深刻地描寫舊俄的消極的特徵一般，捉住了在他以前誰也沒有注意過俄國生活的根本特徵，極精細的給它表現了出來。正加以綜合描寫為主的一切作家一般，他把那觀察到的特徵，幾乎擴大到全俄羅斯的生活上。因此，那特徵的範圍是非常廣大的。他在那銳敏的心理觀察下，從多優秀的典範裏，描出了奧薄洛摩夫家的領地奧薄洛摩夫村的居民底懶惰、安逸、遲鈍的生活，同時，這奧薄洛摩夫主義，是作為俄國癱瘓狀態的象徵而表現着的。是作為睡眠的獅子一般的，備有異常的力的凝然不動的勇士（俄羅斯）的象徵而描寫着。

奧察洛夫是在許多俄國作家中對於俄國實生活裏這種國民的特徵予以極深的注意的第一人。這種特徵極深的支配着他的精神，在他以為這對於俄國實生活，是有不可避免的惡影響的。那樣思想凝聚起來，終於在他的手裏，那昏睡着的俄國的偉大的描寫出現了。

俄國的窮鄉僻壤的死滅的生活，活屍一般的昏蒙地浸在夢中的生之恐怖，住在其中的俄國人的苦重的昏睡狀態，這些都是奧薄洛摩夫主義，即是次第被吸入於惰懶的深沈的泥沼中的光景——這正是夢的國，懶惰的

國。在這夢的噩與奧薄洛摩夫乘有美態的天賦活下來。他聰明、敏感，而且是善良性質的結晶。恰如奧薄洛摩夫村爲靜定、沈默與因循所毒害一般。小說第一編問首，即有「奧薄洛摩夫的夢」的長長的一章，這正如畫家對於其一生的傑作一般，是奧察洛夫長時間用全精神寫下來的有名的一章。這作品在沒有出全書以前曾經發表一次。過。在這一章裏，作者是密緻的描寫着這步之園，與少年奧薄洛摩夫在充滿情氣的空氣中次第萎靡下來的路徑。

奧薄洛摩夫夢見自己過去的生活。在那夢裏，他看到少年時代的光景在眼前轉移。他爲了無限的追憶，心裏感到興奮，在夢中哭泣。在他面前描寫着兩親的靜寂的村莊。周圍披展着被開墾的靜寂的原野，遠方連着森林，是舊地主的家與花園。在那花園裏，他由乳母帶着在散步。從牀上一醒過來，就叫小伊利舍（奧薄洛摩夫的名字）穿衣服。小伊利舍牙牙地學語着。他早有那分孩子似的智慧：自己是貴公子，在旁伺候的人都是自己的用人，自己的所有，自己可以任意指揮他們。在他身旁常有瓦尼加、弗利加、斯古布加伺候着，聽他命令而動。什麼希望，什麼事，不等說出已經弄得很舒齊了。他在那全不知道同於少年身體發育的必要的一切努力與動作，和那關於少年意志發達的必要的耐心與困難之中活下來。因了僕役們對這少爺的阿諛與奉迎，把這少年的意志與自發力，人爲地削弱了。他恰如溫室的花，在乳母、侍女、兩親的關心與保護下長成起來。人們常把他當作人形一般的看護着，堅強地抑壓他那份孩子的愉快和自然發達的頑皮。離開兩親之後忽然碰到了無數危險，這又嚇住了他，使他總覺得祇有兩親的家是無憂無慮的樂土。而周圍也總像充滿着一切不可知的可怕的怪物與危險。他常常喫驚地想着，村對面的窪地和森林裏，有豺狼奔跑，有盜賊結集。人們早就在伊利舍的幼小的心裏，吹進那實生活的恐怖，造成他不必依賴自己專門依賴別人的習慣。不僅如此，還全然阻止他的智育的發達，課他的學問的時候也不叫他。自己用腦筋，祇一味的灌注着，一切深業都隨他的高興。兩親的掛念，祇注重小兒的肉體方面。所謂在暖熱的溫室之中，一位孱弱的黏液質的沒生氣的孩子，是這樣成長了。懶惰、因循、靜定的習慣，在少年的心裏種下了永遠不可

醫治的疲勞，把那習於清氣與安逸的傾向發達起來。而且這家庭，這村莊——這少年的周圍的空氣，給他的心以更有害的影響。他的身邊是永久的睡眠，遲鈍的動物的生活，和祇有對於午餐的關心。奧薄洛摩夫村的一切，固結在倦怠與微睡中，祇有早上，爲了預備午餐，稍爲可看到幾分像生活的徵兆。然而午餐過後，奧薄洛摩夫村還是照常回復了那種苦重的窒息的惰眠。暑熱、靜寂與夢的印象，暗示着這多感的少年，走進了一種病的幻想的迷宮。

觀察洛夫以非凡精緻的心理，再現了在這少年精神裏那些難於捉摸的心的經驗，幾乎迫真。奧薄洛摩夫村越是成爲真實的睡眠之國而出現時，那靜寂也就祇有爲睡眠者的感語所打破了。睡後起牀，起牀後，喝茶，夕暮時乘涼，完了晚飯，於是又睡了。這樣的一天一天的同樣生活，單調的夢一般的線調，繼續着去。人們全像草一般的生長，送着懶睡與喫喝之懶散的日子，又草一般枯萎了。除卻老頭子老婆婆的諺語之外，絕沒有打破這動物的平安的物事。除了午餐與睡眠之外，也沒有什麼關心，什麼興趣。祇偶然玩玩骨牌，過年時想起些有趣的掌故，也算是安慰了。這樣的實生活的特徵，映到備有敏銳的觀察力的觀察洛夫的眼裏，給予非常強烈的印象。而且據作者自己所說，爲了他自己就備有這種特質和共通的傾向，所以在他想像裏，能夠創造出這偉大的俄羅斯的奧薄洛摩夫主義的光景。實際奧薄洛摩夫是不是描寫作者自己，那是可以不必問的。總之這再現主人公少年時代的「奧薄洛摩夫的夢」是在說明俄國實生活的典型是如何發生，如何構成的。

農奴制度時代，俄國貴族生活的情事，是使那受動的，懶惰而無活動的性質發達起來的最好的條件。但這些特質，恐怕也是俄國人生來的性質，而且是產生奧薄洛摩夫那樣性格的主要原因。觀察洛夫以荷馬一般的平明的調子，敘述着奧薄洛摩夫青年時代及大學時代的事。那時候，奧薄洛摩夫企圖改變懶惰的性質，憶懷於有益的生活，燃燒着高尚的理想，而且想盡力的勞動。可是生來的性質與由於過去的教育所養成的性質，占了最後的勝利。難以抑制的懶惰與難以抑制的安逸，把年青的壯健的聰明的奧薄洛摩夫，跟眠牀和沙發結了不離之緣，一生

不遜，成了個連轉了一個個也非經過長時間的鬥爭不可的懶人了。

他在彼得堡的谷樂瓦街上，造成一個靜寂而平安的綠洲，把那殘面的塵埃，骯髒，無上的開散的奧薄洛摩夫村移到那里來。在他的住屋裏，說不到有什麼生活與活動。到處張着蛛網，塵埃山積，連墨水瓶也好久沒有一滴墨水。上塵的桌子上，有一位朋友用指頭畫着的「奧薄洛摩夫主義」的文字，也老讓它留着。奧薄洛摩夫每天從早到晚躺在長沙發上，不擔心什麼，祇是靜靜地追蹤着理想的足跡。他不要為工作而奔走，為得到麵包的殘片而擔心。每天無聊而空疎的憂慮，更不用煩勞他的精神。關於這些事他是可以用自己的特權吩咐從僕柴哈實的，而他卻獨自享樂着對於奧薄洛摩夫，則牀上的平安與冥想，比什麼都來得快樂。他是感到何種道德的滿足似的膜想着的。總之他是一種享樂派。但他的享樂，結局墮入了可怕的、可怕的、可怕的平安中。作者猛烈而深刻的描寫着他那活生生的生活漸漸被破壞的光景，與沈入於泥沼的他的經過。尤其在作者描寫奧薄洛摩夫的美麗的天性上，更強調着事件的悲劇性。奧薄洛摩夫那種善良的皎潔的而又易感的性質，在許多事實與對人關係中，顯明地表現着。他在跟相識的文學家談話裏，發揮着關於文學的極妥當的見解。

在跟奧理格這件事上，充分證明了肥胖而懶惰的奧薄洛摩夫，心裏，還潛藏着青春的血潮與衷心的歡喜。和奧理格的關係，從奧薄洛摩夫自己想脫身泥沼這一點說，又從援救他的友人這方面說，都是最後的試驗。和奧理格接觸的開始，奧薄洛摩夫的心就跳得厲害。對年青的姑娘的熱烈的愛慕之情，支配着他的精神。為此，他的生活煥然一變。他那生活裏俄頃之間充滿了春天與詩。他非常歡喜奧理格的天性的美，與音樂的愛好，自己漸次有精神了，歡喜說話了。兩人挽着手散步，絮談。這看來，全不像以前的奧薄洛摩夫了。但這是暫時的，家庭教育與遺傳的根性的萌芽，還是占了勝利。他每當必須根本改造自己的生活與習慣時，或者每當為了開始新生活的必要的機會到來時，就膽怯起來。彷彿南伏河的流冰期是他控了元氣的最後場合。

他又躲進原來的老窠裏。這回是第二次躲起來了。奧理格和修得理茲相信能把他從奧薄洛摩夫主義救出來的希望的繩子，已經完全斷掉了。奧薄洛摩夫也願他們不要化掉那種無謂的力量。他對修得理茲說：「我在這洞穴裏好容易的活着。要是無理的離開，那祇有叫我死掉。」現在奧薄洛摩夫的唯一願望，是誰也不要來碰動他的生活，不要騷擾他靜靜的和平的睡眠，不要每天以些瑣的小事來煩惱他。結局，他移居到烏布爾格·斯加·斯特的羅那。在那里平安地期待自己生活的終了。事無內外，他都不關心。連書籍報紙都不看。靜寂地終了一生。借作者的語來說，則是「永久的平安與永久的靜寂，把日子懶散地滑過了，他的生活機能也終於靜靜地停止了。」

那是巨人的一生呀！那是北國的巨熊的冬伏的夢。那是有如枯守卅年的俄國傳說裏勇士伊利亞·莫洛美的前半生，那過去的俄羅斯的夢。社會生活在六十年代裏由於新的風潮，新的問題，新的要求，根本起了動搖。當時斐察洛夫是把奧薄洛摩夫和產生他的俄國社會的一切事情，當作俄羅斯的惡夢，當作過去的屍骸而描寫的。

奧薄洛摩夫的友人修得理茲是與奧薄洛摩夫的明顯的對照。修得理茲的父親，一個嚴謹勤勉的德國人，是與奧薄洛摩夫少年時代的教師。為這樣的父親嚴厲地教育出來的修得理茲，與奧薄洛摩夫全然不同，是事務的，實際的，長於理智的堅實人物。他既不敢於空想，也不溺於安逸與懶惰。他的本領是勞動。在他活動的天性裏，那最為必要的事便是有利的生產的事業與永久的勞動。修得理茲幼年時便這樣的想着：人生是勞動。沒有勞動也就沒有生活，在實生活裏一定得信賴自己，依賴自己的力量。這想念使他心裏的獨立性與堅實的意志發達起來。而且年青時候，他自己謀活。他在這必須以自己的力量謀為生活之資的時候，就毅然站立於實生活的奮鬥場裏，不僅為必要而勞動，而且衷心熱愛着勞動。勇健的，樂天的，意志堅強的修得理茲，足不離大地，堅實地走上自己的路。他將自己的勞動供獻於一般人類的事業，感到滿騰於周遭的實生活與自己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然而，與奧薄洛摩夫是全然脫離實生活的。實生活也忽然拋棄了他，邁步前進了。「伊利亞君，你毀滅了，舊的奧薄洛摩夫村呵，再會，你的

時代是過去了。」修得理茲向奧薄洛摩夫這麼說。在修得理茲的積極的性格裏，還必須舉出他那調和的氣質與堅忍性。因為有這樣的性質，所以際遇如何不利的事，也不能動搖他的精力，與對人生的他的信仰。然而同時，也不能否認修得理茲的天性裏，沒有褊狹的方面。詩、藝術、宗教與哲學的世界，對他全然沒有交涉，對他是不可解的。在這方面，奧薄洛摩夫是更為闊大而且啟感了。修得理茲全然埋頭於實生活的外面的建設，未動心於高尚的問題。

奧理格是在奧薄洛摩夫這脫溺於懶眠之前，給予他以幾分活氣的女郎。她在這小說裏，當作一個意志堅強、理智豐富的姑娘而被描寫着。她在獨立心極盛這一點上，在傾向於活動生活這一點上，有類於修得理茲。而對於藝術，自然與人生問題的欲求，則她又與奧薄洛摩夫近。因為奧理格是個自信心堅強、愛活動的女子。自己就愛好埋頭於實生活的困難問題上，且努力使之實現。那問題之一，便是使奧薄洛摩夫從新生活裏復活過來，把他從奧薄洛摩夫主義中救出。給他的生活有活氣與波瀾。最初奧理格的試驗，是成功的。奧薄洛摩夫為此俯仰而天才的姑娘的魅力所打動，復活了。他於是拋棄了自己的牀，拋棄了塵埃滿積的居屋，整天與奧利格散步，聽音樂，建立有希望的未來的計劃。但長時間的習慣，較之新生活的努力，更為根深蒂固地支配着他。奧理格一切心計與勞力，全歸泡影。至此奧理格的理智，較之對奧薄洛摩夫的爱情更強。她寫信給奧薄洛摩夫。在那信裏，他理論地證明自己必要的生活，不是奧薄洛摩夫那樣的生活，決然和他分離。奧理格後來嫁給了修得理茲，和這一覺醒的冷靜的實際家幸福地過活着。這也可以證明她那理智的天性。奧理格的意志力與獨立心的這一面表現，是與屠格涅夫的女主人公，如以前夜裏的愛萊娜，與羅亭裏的娜泰利亞，是很相象的。

關於這作品主要人物的性格就止於此。以後論及這作品和當時社會的關係，來考察這作品的社會價值。奧薄洛摩夫在這作品裏，一方面描出了俄國的奧薄洛摩夫主義，另一方面又描出了理智覺醒的意志堅強的活動的

人物的典型對於這種人物的要求，是那時代最痛切的問題。祇是龔察洛夫在俄國人裏沒有發見這樣人物的典型，而選出一個俄國籍的德國人修得理茲，這一點是很可注意的。這一點恰如屠格涅夫在俄國人裏面發見不到前夜裏的主人公伊薩洛夫，而求之於保加利亞人，正是一個很好的暗示。其間，屠格涅夫與龔察洛夫描寫這些積極人物時，都賦予他們以理智、精力、意志等的積極的性質，相反的精神上的敏感、趣味的廣泛，對於藝術與美的熱愛，在他們卻全付缺如。前夜的伊薩洛夫，處女地的沙洛明，以及奧薄洛摩夫的修得理茲，都是這樣。而又屠格涅夫之所為，以萊求南夫去對照空想家羅亨，以伊薩洛夫去對照美術家的修平，以沙洛明去對照詩人尼求達諾夫，龔察洛夫也以修得理茲來對照奧薄洛摩夫。要評價這些人物，必須顧到當時的情事，即必須斟酌考慮到產生這些積極人物的，使他們與過去的空想家與理想主義者對立起來的，那一時代的實生活的情事。這些作品的出世，是五十年代的終了。當時實生活的情事，驅策新時代的俄羅斯青年，熱中於社會的生活要求與現實問題與困難的勞動。其間很少有耽溺於空想，耽溺於遼遠的未來的計劃與藝術的餘暇。「自然不是一座宮殿，而是一座大江場，人們都得益其中勞動。」這是為俄國當時的青年所標榜的。龔察洛夫與屠格涅夫，同樣是四十年代的人，對於詩與美與個人的道德的向上為目標的四十年代之理想，有極深的執著。而同時，他們對於新時代的要求與問題，也是極敏感的。因此，他們能以藝術的勞作為新時代盡力。沒有豪論與空想，接受必須從事於偉大的社會勞動的新現實主義傳道的影響，於是來銳利地觀察新生的新人的典型，結果，時代精神便在各各作家的藝術的意匠裏出現了。這樣，奧薄洛摩夫偉大的意匠也出現了，而實生活中勞動者的新的典型又許多出現了，這直到卻爾奴殺夫斯塞的小說可做些什麼的主人公拉夫美特夫，都是一串串的。

然而，奧薄洛摩夫的社會價值，無論如何，總是在描寫作為俄國社會的病源看的奧薄洛摩夫主義這一點上從這一點說，這小說當作實生活的客觀描寫看，已經無所遺留的將俄國社會的黑暗面暴露出來了。倦怠，懶眠，因

循，與次第沈入於泥沼的光景，濃豔而鮮明地描寫着。同時這小說對於俄國農奴制崩落下失卻意志、精力與生活的地主，及指責地主對農奴的惡影響，在這些點上，可看出他對農奴制的強力的反抗。尤其是，在這作品裏，奧薄洛摩夫主義的描寫，是以漸趨崩潰的社會的覺醒為背景，使當時還沒有脫卻奧薄洛摩夫主義的俄國社會，大為震驚。爲要了解這作品呼起公衆如何的感動，給予社會以如何可驚的印象，祇要一瞥當時社會就已十分明瞭。在農奴解放（一八六一年）僅止三年的社會革新的正中，文壇裏就唱出了對於惰眠、沈滯與安逸的征服的論調，這使社會非凡有元氣的勇猛地進於向上發展之途。應於這呼聲而出現的，便是奧薄洛摩夫，這作品恰如爆裂彈的落在知識階級的頭上。人們一開始就感到這作品裏有小說以外的什麼東西存在。看到了觸及俄國社會的根柢的東西。因此，任何人對奧薄洛摩夫就沒有安心的態度。各人皆以爲這人物是在描寫自己在自己個性裏，看出了奧薄洛摩夫一般的性格。這因爲在這作品裏，作者的綜合力幾乎到達了頂點。奧薄洛摩夫不但是農奴制下發達起來的一個地主的典型。他是不開身分階級如何，一身而網羅了一切俄國人共通的性格的民族的典型。道布羅留波夫在那題爲奧薄洛摩夫主義是什麼的有名的評論裏，他是以歐尼貞與裴卻林以至彼利特夫、羅亭一切時代的英雄與奧薄洛摩夫來比較的，那確是極有見識的。要是把這比較再擴大開來，那是一切小說人物中能夠看到奧薄洛摩夫的性質吧。

實際上，我們在奧薄洛摩夫中還可以看到跟那農奴制下發達而來的懶惰、無力貴族的懦弱與病的膽怯的這些受動的性質相連的，那即使不會支配農奴的連普通俄國人也不能避免的性質。這便是企業心的缺乏、盲目的服從、鴿子一般的溫順與柔和。從這一點上說，奧薄洛摩夫是脫逸了地主與貴族的典型的範圍了。他是全民族的典型。或者更廣泛的說，它是堂·吉訶德、唐·璜與哈孟萊德一般的人類的典型。

較之於奧薄洛摩夫，那修得理茲性格的描寫，是差得多了。這怕是因為作者不依據他創作力僅僅當作奧薄

摩洛夫的一個對手，隨便地描出的吧。所以終於成爲捏造的死的抽象的人物。這是這一作品所有的缺點。其他俄國批評家還舉出這作品的缺點：故事不夠發展，和描寫的沈漫。還有在作品的主題上，如奧薄洛摩夫與奧理格的關係，也有幾分不自然處。但這些缺點，比之於這作品所有的偉大的價值，不過是些許的瑕疵。

不論龔察洛夫僅能作爲一個公平無私的客觀的作家，把周圍的實生活再現之外，便沒有何等譴責的教訓的特殊目的，就是奧薄摩洛夫這一典型，已經社會的地給予偉大的教訓與效果了。據當時的人證明：人們在奧薄摩洛夫裏，不僅明白了俄國社會組織不健全的理由，而且在各自心中看出了奧薄摩洛夫的成分，且更恐懼顛覆。於如奧薄摩洛夫一般，一生毫無建樹，放棄了偷生苟安的念頭，立誓要在自己身上，盡行殲滅與奧薄摩洛夫相共通的性質。這樣的冷靜的自然派，在性格裏不適宜作一個社會的傳道師的龔察洛夫，在結果上，卻完成了偉大的社會的指導者的職責。這就是說，他的作品，在他創作的意匠以外，或者在他創作的意匠以上，已經教育了這新時代不少了。（下略）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茅盾著 一冊 七角五分

本書以作品爲本位，講到它的時代背景，作者的藝術手腕，以至文學史上的同類作品。從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奧特賽」起，一直講到俄國近代大文豪陀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止全書近二十萬言，茅盾先生用了他的創作手筆寫過，本書雖擬助人絕無沈悶晦澀之弊，即使不是文學研究者，讀了也會發生無窮的興趣。附圖數十幅，可作讀讀詩的幫助。

奧薄洛摩夫

奧察洛夫著
方逸之譯

四年前從O兄處得到薄漢華先生翻譯的奧察洛夫的手稿，想起他的際遇與不幸的死，這份稿子就感到有點沉重。O兄想把它放到某世界名著的叢書裏去，叫我找日文校對一下，知道是節譯，是根據英譯的節本譯出的。我想爲他補譯全來，打定要譯奧察洛摩夫，是這時候開始之後，書店不要這一冊東西，什麼原因不知道，但書店總是書店，那原因也不難知道，一由於譯者的無名，二由於根據日文譯，三由於……等等，總之是原因很多。於是我也沒勇氣，遞了薄漢華先生的手稿，放下我歉仄的心之後，連我那奧察洛摩夫的日文譯本，也丟在炮火裏了。

這回重譯還是我的幸運，居然找到了日譯的改正本。據日譯者山內封介說：「那改譯不僅是單純的訂正，而是嚴密意味的改譯。」至於作者名字的全文，應是伊凡·亞力山特羅維契·奧察洛夫 (Ivan Alexandrovich Goncharov)。他在一八二二年六月六號出生於新庫爾斯克某富商家裏。他開初在爲貴族設置的當地學堂受初等教育，之後在莫斯科某極受中等教育，之後又入莫斯科大學文科。畢業大學，回故鄉庫爾斯克做官，不久調任彼得堡。他在那裏過了十五年以上的生活。

他出現於文壇是一八四七年發表了處女作平凡的故事開始的。其後十年，發表了奧察洛摩夫 (Oblomov) 前編。歷年完成後編。他在一八五二年曾乘帆船「巴爾達號」漫遊世界，到過日本長崎，因此寫下一冊旅行記巴爾達號。他著作不多，此外祇留下險崖及少數短篇。他死於一八九一年九月十五日，葬於亞力山大·謝夫斯墓地的墓地上。

奧察洛摩夫是俄國的民族性的典型，那自然也可以說，但得注意：它是生長在農奴制下的舊俄。在今天亞察哈諾夫這一民族性的典型，是把奧察洛摩夫打倒了。這正如「四行孤軍」的民族與我，打倒了咱們的阿Q。說打倒，並不是消滅得一乾二淨，在中國，卻還是在「打倒」中，而且用出賣身價的軍探來代替阿Q。頭腦上竹筒的還大有其人。而奧察洛摩夫的中國阿Q，怕也不在少數。譯值亦是有其用處吧，我就這樣的重譯了。 譯者附誌

第一編

第一章

一天早上，伊利亞·伊利亞·奧爾洛諾夫睡在自己宿舍的牀上，那宿舍是在哥羅維維大街許多住宅中，差不多任有一鄉鎮居民的一所住宅的樓房。

他年約三十二歲，中等身材，臉上一團和氣，有對黑暗色的眼睛。但他臉子的輪廓，就缺乏固執的想念和興奮的表情，思想如同自由的小鳥，常在他臉上逍遙或在眼裏鼓翼，或停息在半開的唇上，或隱沒於顴角綉紋中，最後終於悄然消逝了。這時候，他臉上就泛濺着安閒而悠遠的光輝。那種長閑的神色，從臉部移到身體的姿勢，又移到睡衣的褶褶裏。

平時，他的眼色總隱隱着疲勞與無聊的表情。但這疲勞與無聊，總不能趕掉他臉上的溫柔，連一分鐘也不能。這溫柔不僅表現在他臉部而且是他全身心底主要的根本的表情，那神情無論在眼裏，在微笑時，在頭和脚動彈時，必是顯明地輝煌着。觀察淺薄而冷淡的人，祇偶然看到奧爾洛諾夫，一定會說：「這是個好性情的人，是個單純的人。」但用更深更同情的眼光多看他一回，則將在迅速的沈思中，嚶嚶的微笑着，離開了他。

伊利亞·伊利亞的臉色，既不紅潤，也不淺黑，但又不能確

斷為蒼白。這是種不易辨明的顏色。也許有人這般想：奧爾洛諾夫該胖得跟年齡不很相配。這原因，似乎其運動不夠，或者是少吸些新鮮空氣。不，還是這兩方面全都不够吧。但無論怎麼他的身體，當作個男子看，是大嬌嫩了。非常慘白的頸子，小而發胖的手，軟嫩的肩膀。

他的舉動，連最疲時也保持固有的溫柔，和無所為的優雅的傾散。若是他心底裏，泛起憂慮的黑雲，一吹上他的臉，則他的眼睛，忽而陰暗，顴角深現綉紋，開始了疑慮，悲哀與驚愕的遊戲。但由這不安而結成某種固定的想念，是很少有的。至於因此而變更意圖，那就更少了。無論什麼不安，祇要經過一回歇息，也蕩解決，他漸漸失了感覺，或者消滅在假睡狀態裏了。

奧爾洛諾夫的家常便服，跟他臉部安靜的輪廓，嬌柔的身體，非常相配。他所穿的便服，是用波斯布料做的：東洋風紐帶毛絨腰部全沒有；——沒有一點西歐風趣。褲門越闊，奧爾洛諾夫纏上兩轉，袖子帶頭細頸式，從袖口到肩坎，越來越闊。這件衣服已失卻了當初的光豔，原來的自然的光澤，處處磨得光光滑滑。但還保存着東洋染料的新鮮和質地的堅實。這便衣從奧爾洛諾夫看來，是有難以估價的種種的價值。這便衣柔軟而且堅韌，着在身上，有如沒有活似的。這便衣又像奉命維敬的奴隸，身體偶有微動，它也跟着微動。

奧薄洛摩夫平常不打領帶，不穿內衣，在屋內踱步。他歡喜身體的寬舒而自由。他所穿的拖鞋，又長又軟又闊。他把兩腳從牀上放到地下，閉着眼睛也會一下就給搗進拖鞋裏去的。

伊利亞·伊利契這樣的驕着，既不像病人或睡眠者事屬必然也不像疲乏者偶然為，更不像懶惰者僅為享樂。驕着是他的常態。他在家時——大抵總是在家的——總是驕着。而且我們常可看到他在原來那間屋裏驕着。那屋子是寢室，又是書齋，又是會客室。此外還有三間屋子，但也祇在早上用人來打掃他這書齋時，稍為去到裏面躲避一下。而這打掃又不是每日的。因之這些屋子裏家具，全都罩着布面，窗簾也是老掛着的。

伊利亞·伊利契的寢室，粗看是裝飾得非常地美麗的。在那里有一張紅木的寫字檯，兩張罩着絹布的沙發，一張繡着自然界裏所沒有的小鳥和果實的美麗的屏風。在那里還有絹的帘子，絨氈，幾幅畫框，青銅器具，磁器及其他種種細緻精美的物事。

但在有純粹趣味的眼光的人祇要把那里各種物事括目一看，就會知道這不過守着一種不可避免的禮節的俗套 (de-corum)。但又可看出他實在沒法想，不得不守這禮節。奧薄洛摩夫佈置自己書齋時，也祇注意到這一點。但有纖細的趣味的人，是不會滿意這種笨重的並不雅觀的紅木椅子和搖搖欲倒

的書架的。還有一只沙發，背面陷落，銹接的木頭，也處處脫離了。

至於畫框、花瓶和其他物事，全是一個樣子。

但主人自己總用冷淡的無關心的態度看齊這自己書齋的裝飾。這態度彷彿在問：「是誰把這些東西放到這里來的呀？」可是室內這種樣子，固然由於奧薄洛摩夫對於自己物事的冷淡態度，而另一原因，卻在他的用人柴哈爾對於物事；態度更為冷淡，祇要好好地留意一下書齋，就可明白是如何雜亂忘忽。

掛在牆壁上的畫框，旁邊有上灰的蛛網，如同齒形的裝飾似的黏着。鏡子與其說供照映，無寧說是代石板用的。滿面積着灰塵，準可寫下什麼備忘錄。絨氈沾滿了污點。沙發上拋着忘卻收拾的面布。桌上每早大概總留着前一晚上餉食器，鹽盃和殘剩的殘骨。還放着小片麵包之類。

要是沒有這項食器，沒有放在被上供人抽屜的煙袋，或者沒有那甲着煙袋的主人，那麼誰都以為這屋子是沒有人住的。什麼東西全都蒙上灰塵，全都褪了色。全沒有那人住的有生氣的痕跡。尤其是書架，二三冊本書，儘那麼開頁的拋着。放着報紙，寫字桌上擺着墨水瓶和鋼筆。打開着的書頁，為塵埃所染，變成黃色。彷彿是好久以前就給拋在這里的報紙的日子是去年的。要是把鋼筆插進墨水瓶去，其中的蒼蠅就會喚起蒼來，嚇

的飛起。

這一早上，伊利亞·伊利契跟平時不同，醒得非常早——八點鐘就醒過來。他像有什這極大的心事，他的臉上一會驚恐，一會憂鬱與煩悶，交替出現。確實的，他爲內心的鬥爭所苦，但還沒得到理智的應援。

原來心事是這樣的。奧薄洛摩夫前天得到自己村裏村長寄來的一封信，誰也知道那村長信上寫着的討厭的事是什麼。這總是收成壞，放款收不起，收入減少等等。雖然那村長去年、前年也寫了同樣的信給自己的主人，但這回的信，卻像一切不快的突發事件一般，很叫奧薄洛摩夫受驚。

實是權不容易的事，先得講求些什麼方法和手段。尤其是伊利亞·伊利契就心自己的事，那是很應該的。好幾年前，接到村長第一封不快的信那時起，他就在頭腦裏擬出種種改良產業管理的計劃。

這計劃是想在經濟、警察，以及其他方面，實施種種新方法。但這計劃還沒有十分想妥。而村長的不快的信，卻每年照樣寫來，刺激奧薄洛摩夫的活動，結果是破壞了他的安靜。奧薄洛摩夫覺得必須馬上完成計劃，講求什麼切實的方法。

他一醒過來，就在心裏計劃着起來，洗臉，喝茶，用些心思和工夫，寫下個改良大綱。這就是說，他在計劃着去做那些當然要

做的工作。

他一邊想着這種計劃，一邊還躺上三十分鐘。但他突然想起，喝茶之後還可考慮。而喝茶呢，照常是在牀上喝的。但不儘如此，就是他倦躺在牀上，也決不是就不考慮了的，這也誰都可以判斷的。

就這樣辦吧。他喝完茶，趕快從牀上起身，稍爲伸伸腰。他一看拖鞋，就把一只腳踏在那上。但馬上又把那收回了。時鐘剛打九點半。伊利亞·伊利契索索的發起抖來。

「真的，我將怎麼辦呀？」他發出悲涼的聲音，說：「這是很不對的，什麼事還沒有上手，總得上緊一點，而且……」

「柴哈爾」他叫了。

在小廊下，那伊利亞·伊利契的書齋隔壁屋子裏，最初就響出了像上鎖的狗叫的聲音。接着，又響出了人從什麼地方跌下的聲音。這是柴哈爾從暖爐上跳下來的聲音。他就愛打瞌睡，老坐在暖爐上過日子。

穿着灰色外套，這上了年紀的老頭子走進屋裏來了。他那外套的腋下，有老大的破洞，破洞裏伸出襯衫的一角。他穿着的西裝是灰色的，那上釘着銅鈕子。他的頭頂禿得跟膝頭一般光。但那連着白髮的栗色絡腮鬍子，可糾絡得圓而且濃。一種類的鬍子，就有下巴裏鬍子的三條。

柴哈爾不想變更老爺給他的那付工架，也不想變換自己在那鄉下穿慣的上衣。縫襪子時，還得鄉間帶來的襪子做底本來裁窮。這統灰色外套和上衣，是他頂合意的，因為一穿上這不入時的衣服就會隱約地叫他想起那真是像個僕人穿的。他從前跟去世的老主人，上教會拜客，全批穿那統衣服。這僕人的衣服，是叫他想起與薄洛摩夫家那種國世面的惟一代表物。

叫這老頭時常想起的，就是那靜寂的村莊裏地主們當庶而和平的生活狀況，除此以外他什麼也不想。年老的主人們死了一代代先祖的畫像，留落在家裏。多半還擱在屋頂爛棚那裏吧。古昔的生活狀況，家世的堂皇的傳說，漸漸被志卻了。祇有鄉裏少數老人們的記憶裏，怕還新鮮的。因之這灰色的外套，柴哈爾看得極為貴重，他在這灰色外套中，在與薄洛摩夫的臉子和舉動中保存着的，那叫人想起他的父母的某些特徵中，他咕咕着，咒罵着過日。但在表現那地主的意志，表現主人的權力的，這由衷地尊敬着的主人的傲慢裏，他又看出了過去老闊家裏的盛大的徵影。

沒有這傲慢，他就無論怎麼也不能感到主人的權力。沒有這傲慢，他就喚不起記憶。主人的幼年時代，自己久違了的鄉村舊家的傳說，以及年老的僕人，保姆奶娘們所作的代代相傳的唯一的家庭記錄。

與薄洛摩夫家，是地方上有名的世家。但不知何故，家產漸漸傾落，在新地主裏也漸漸失卻地位。祇有頭髮斑白的老僕相互保存着過去的確實的記憶，看作神聖，尊敬地傳說着。

就是這理由，柴哈爾溺愛着自已這統灰色外套。而他看重那統襪子，也因為孩子時候，他看到過許多僕人，總有這種古風的貴族的裝飾。

伊利亞·伊利亞不斷地沈思着，總沒注意到柴哈爾。柴哈爾默立在他面前，但終於也霍略的咳嗽起來。

「作什麼，你？」伊利亞·伊利亞問道。

「不是你叫我過嗎？」

「叫過你，我為什麼叫你記不起了！」

與薄洛摩夫伸伸懶腰，回答道：「啊，你回去吧，我想起來再叫你吧。」

柴哈爾出去了。伊利亞·伊利亞照舊騎着，牽着那可謔罵的信袋的事。

十五分鐘過去了。

「啊，不要再睡了！」他說道。「要是不起來……但是，還得等一等，再唸一唸那村長的信，然後起來吧，柴哈爾！」

照例是更響亮的聽到跳下的聲音，咕嚕咕嚕的聲音，柴哈爾造來了。但與薄洛摩夫卻又沈思着。柴哈爾一臉的不高興，橫掃了

主人一眼，站上兩分鐘，又慢慢走向門口去了。

「到那里去？」奧薄洛摩夫突然地問道。

「你又沒呀呀什麼，老站在那里幹嗎？」柴哈爾沙聲的說。

他除這聲音以外，發不出別的聲音。據他說：他曾經跟舊主人一起帶着狗子去打過獵，那時候，喉頭吹進了狂風，給弄壞了聲音。

柴哈爾站在屋子正當中，扭過半邊身子，也還是橫射眼的望着奧薄洛摩夫。

「你兩條腿斷了嗎，就不能多站一會？我正在想心事——

你就多等一回呀！在那邊也應該睡够了，哈！把那封信給我，那昨天村長寄來的，你把他收拾在那里！」

「哪樣的信？我沒有見過信呀什麼的！」柴哈爾說。

「不是你從郵差手裏收下的嗎？——一封很醜很醜的信！」

「把這信放到那里去了！——我怎麼知道？」柴哈爾一邊亂翻着放在桌上的書本和各種物事，一邊咕噥。

「你就是什麼都不知道，那邊的字紙條，給我找我看，還有不會掉在沙發背後嗎？還有那沙發背也沒給修好，不是吩咐過你嗎？叫個木匠來修理修理，你就歡喜弄壞東西，你什麼事都不

用些腦筋！」

「不是我弄壞的！」柴哈爾回答道，「這沙發背是自己壞

掉的！保用百年的道理是沒有的——總有一時候它會壞掉！」

伊利亞·伊利亞契等沒有反駁的必要。

「怎麼樣，找到了沒有？」他祇這麼問着。

「這——是這封信嗎？」

「不是這——！」

「那麼，沒有別的了。」柴哈爾說。

「哦，够了，够了！你給我回到那邊去！」伊利亞·伊利亞契責道。「我起來自己找！」

柴哈爾回到自己屋子裏，但他還沒拔住暖爐鐵到暖爐上

去的時候，又聽到急促的叫聲。

「柴哈爾！柴哈爾！」

「啊！」柴哈爾再向書齋走去，咕噥道，「什麼麻煩的事

死了也許會更好一點！」

「您到底有什麼事吩咐？」柴哈爾一手抓住書房的門，裝

着不耐煩的神氣，轉了個身，看着奧薄洛摩夫說。可是柴哈爾還

得用模糊眼看着主人。在主人呢，卻祇看到柴哈爾的一縷絡腮

髭，從那絡腮鬚子中間，彷彿有兩三隻小鳥飛出來。

「快把手巾拿來！你自己就應該想到這個。這不礙事的傢

伙！」伊利亞·伊利亞契嚴厲地說。

柴哈爾受到這樣的命令和斥責，沒有特別不滿的樣子，也

沒有什麼奧謐。這樣的命令和斥責，那是做主人的應有的工架。可是手巾在什麼地方呢？」柴哈爾他在屋子裏咕嚕咕嚕的打旋，明知道椅子上是不會有，可是還把椅子上——找過一邊還咕咕着說。

「一定是給丟掉了！」他說，他以為也許在會客室裏，又打開了會客室的門。

「你到那里去呀！就在這里！我從前天起，我就沒到那邊去過，啊，快點！」伊利亞·伊利亞說。

「那麼丟那里去了呢？沒有這東西呀！」柴哈爾說着，空吊着兩手，瞧遍角角落落。「啊！不是在那邊嗎？」他突然發出憤怒的沙啞的聲音。「就在你下面！」它還露出一角呢！您自己躺在手巾上，還問我要！」

於是柴哈爾不等回答就轉身出去了。奧海摩洛夫因為這事自己過錯有點不好意思。但他馬上在別的問題上借個口實，責罵柴哈爾的錯。

「你把什麼地方都打掃乾淨來！不是到處都是灰塵和污點嗎？你個角落落看！一下！什麼也沒有收拾過！」

「什麼也沒有收拾過，我……」柴哈爾氣憤地說道。「我聽盡力的做呀！不會可惜這道老命的，搨拭灰塵，打掃房間，大概也是每日的……」

他指點着地板的中央，和奧海摩洛夫的奧憤的桌子。

「就像這這個，」柴哈爾說道，「正像行辨禮以前一戲，都打掃得雪亮清爽的……您說，這這這以外，還有什麼要做？」

「但這是什麼？」伊利亞·伊利亞指着牆壁和屋頂插進來說，「還有這還有這？」

他又指着他昨天拋在沙發上的面布，桌上忘記收拾過的盛麵包的盆子。

「這個嗎？那自然可以收拾的。」柴哈爾謹慎地拿起這盆子，說道。

「不僅是拿過這盆子，壁上的灰塵和蛛網，你可怎麼打發呢……」奧海摩洛夫指着牆壁說道。

「這等到復活節打掃好了。那時候，要打掃聖像，蛛網亦可一齊掃去的……」

「可是書本和畫框，你打算打掃不？打掃呢？」

「書本和畫框，且等聖誕節前。那時候，打算跟阿尼舍一道打掃畫架。但現在可不能那樣打掃，因為您老躲在家裏。」

「我不是常常上戲館會朋友去的嗎？那時候……」

「半夜裏，怎麼能打掃呢！」

奧海摩洛夫拷問似的看着柴哈爾，搖着頭，歎息。但柴哈爾卻心平氣和的看窗窗外，也在歎息。那主人彷彿這樣在想：「好

的你是比我更臭，奧薄摩洛夫家。」而柴哈爾也彷彿這樣在想：「說說笑話吧！您是說說無謂的怪話的名人，灰塵蛛網什麼啦，您是不會介意的！」

「噢，你難道——」伊利亞·伊利亞說，「不知道灰塵是會發出臭蟲來的嗎？我還常常在壁上發見臭蟲呢。」

「在我那裏還有臭蛋呀。」柴哈爾平心靜氣的說道。

「聽你說得好，不是因為太髒了。」奧薄摩洛夫說道。柴哈爾滿臉淺淺着微笑。那微笑直達到眉尖和絡腮鬍子，為此絡腮鬍子就擴大到兩邊。恰當沿眉毛的一圈的臉上，播散着紅色的斑點。

「要是這牆壁上有臭蟲，那也是我的過錯。」柴哈爾天真地喫着說。「我又不曾創造臭蟲。」

「因為弄得不清潔呀。」奧薄摩洛夫打斷他的話。「你這傢伙老是胡扯！」

「但那個髒也不是我製造的。」

「我還聽到你那屋子是每晚跑着老鼠。」

「老鼠也不是我想要的。老鼠，貓，臭蟲——這些東西到處都有。」

「可是為什麼別的地方沒有螞蟥和臭蟲？」

柴哈爾臉上顯出不審之色，彷彿他堅定地確信着，不惟不

是這麼一回事。

「在我那裏就有許多。」柴哈爾頑固地說道。「可是要一隻一隻的捉完，那是辦不到的。」

但他心里卻在那麼想：「要是沒有臭蟲，這人不知要怎麼睡法！」

「不是打掃一下就行了嗎？把角角落落的灰塵都掃出去——那麼，臭蟲就會一隻也沒有。」奧薄摩洛夫教訓着他。

「可是今天無論打掃怎麼乾淨，明天又散滿了。」柴哈爾說道。

「不散——」主人插進來說。「不散就得啦！」

「還是要散的——這我知道。」這老僕斷言道。

「要是散起來，那麼再打掃就行啦。」

「什麼？你是說每天要角角落落打掃一會嗎？」柴哈爾問道。「要是那麼辦，活着有什麼趣味，還不如死掉拉倒！」

「為什麼別人屋子裏那麼乾淨呢？」奧薄摩洛夫返問道。「你看那邊音樂班領隊的住居就行啦。弄弄非常的漂亮，但也祇用一個娘姨……」

「但那德國人是一粒芥末都不拋散的。」柴哈爾突然表示反對。「你看他們怎樣過活就會知道的。闔家老小一種拜裏祇祇一根骨頭，一件外套，爸爸放下肩兒子穿上，兒子放下肩

爸爸穿上。老婆和女兒穿著短的衣服，常像母鴨一般的蹲縮着腿子……那些人又哪里弄來芥末。那些人也沒像您一樣，把穿舊的褲子——般堆在衣櫃裏；一堆就堆上好幾年。還有麵包皮，爲了過冬就堆滿一角落……他們也不丟掉一塊麵包皮，還要

用這製造硬麵包和啤酒一同喫咧。」

柴哈爾一想到這種鄙吝的生活，不禁呼的吐了一口唾涎。正也應該拾起來才行呀。」

「可是你就不應當說這話！」伊利亞·伊利亞說着，「你正也應該拾起來才行呀。」

「要是照我的習慣也許會拾起來，但你可不許我這麼做呢。」柴哈爾說着。

「胡說，什麼是我妨礙了你！」

「是呀，你老就在家裏，你在家裏我又怎麼收拾？你要是出去一整天，我就可全部收拾過。」

「胡說八道——滾到那邊去，滾那你自己屋裏去！」

「但那是在話呀。」柴哈爾執拗地說道，「要是今天你出門去，我就和阿尼舍兩個人給全收拾得乾乾淨淨。二個人整理不了，就雇個老媽子，一定打掃得乾乾淨淨。」

「哦！別胡說了，還想雇老媽子！快到你自已屋裏去！」伊利亞·伊利亞說着。

他以為僱讓柴哈爾說出這種話來，是會傷肝火的。他一碰

到這種優美問題時，就立刻完全忘掉了引起的煩惱。

奧薄洛摩夫想弄得清潔一點，但總希望自己不醒眼的自然地打掃一下。可是一叫柴哈爾打掃灰塵拖抹地板的時候，柴哈爾一定說出一串麻煩話來。在這種場合，柴哈爾總說家裏必須大大的掃除一下。柴哈爾很知道，祇要這麼一說，就會叫主人恐慌起來的。

柴哈爾出去了。奧薄洛摩夫還耽溺於思索裏。過了一會兒，時鐘又在報告三十分鐘了。

「啊！這可不行！」伊利亞·伊利亞幾乎感到恐懼起來，說道，「已經十一點鐘了，而我還沒有起來。直到現在還沒有洗過臉！柴哈爾！柴哈爾！」

「啊！又來了……」這聲音從門口送了過來。接着是照例蹣跚下的聲音。

「洗臉水預備好了嗎？」奧薄洛摩夫問道。

「老早預備好了。」柴哈爾回答道，「爲什麼你還不起來呀？」

「爲什麼你不早說預備好了呢？你要是說了，我也早就起來了。現在你去吧，我馬上就來。我必得做些事，必得寫下東西來。」

柴哈爾出去不久，就拿來些寫得滿面的上油的厚本和紙片。

「要是你寫東西，就順便核一核這賬目，看那些錢是一定得付清的。」

「什麼賬目什麼錢？」伊利亞·伊利亞說，不高興的說道：「肉店，青菜店，洗衣店，還有麵包店那些賬全都得核一核。」

「祇知道要錢！」伊利亞·伊利亞咕噥道：「爲什麼你不把賬單一次次的拿來，要一起的拿來一大束呢？」

「但你總說明天再說，明天再說，把我趕了出去呀……」

「那麼這回不是也等明天再說好了嗎？」

「那可不行，催得我厲害呀，已經不讓咱們臉欠賬，今天又是月底結賬呀。」

「啊啊！」奧薄洛摩夫悲涼地說道：「又是舊新的心事，可你是老，站着幹麼呢？把這放到桌上去好了。我馬上起來，洗過臉，再看。」伊利亞·伊利亞說：「洗臉水預備好了嗎？」

「早已預備好了。」柴哈爾說道。

「那麼馬上……」

他裝作要起來的樣子，打着呵欠，坐在牀上。

「我又忘記跟你說了。」柴哈爾擡起頭來說：「您還睡着的時候，經租賬房叫門房來通知，一定得搬出去……說他們要用這屋子。」

「難道可怎麼辦？要是自己要用，那那是一定得搬出去的。爲什麼你總用這種事來催促我，你到現在已經說過三次了。」

「我也是被他們催促着呢。」

「好，你去說，搬就搬。」

「經租賬房一個月前就跟你約定過，要是不搬掉，是要請警察去了。」

「讓他們去請好了。」奧薄洛摩夫爽氣的說道：「再過三禮拜要是稍爲暖和一點了，我們自然會搬走的。」

「還要再過三禮拜搬出去，老闆要在兩禮拜裏就叫做工的來把這屋子修理好的。他們說：不是明天就是後天，一定得搬走。」

「嘿這可太急了，那是出人意外的事，現在馬上要搬出去，不要儘對我說那屋子的事，你再去跟他們相商一下，真是討厭的傢伙。」

「但叫我怎麼辦呢？」柴哈爾回答道。

「怎麼辦？——他們就想趕我們出去。」伊利亞·伊利亞說道：「他們會對我們怎麼做，這不是我不知道的，你也不要麻煩我，由你辦去就行了。祇要不搬出去，你不應該替主人拚命一下嗎？」

「叫我怎麼去交涉呢，我的好少爺伊利亞·伊利亞？」柴

哈爾以柔軟的沙音說：「屋子又不是咱們的。房東要趕我們走，不搬到別處去是不行的。要是我有這屋，那可開心極了……」

「但你能說服老爾嗎？你說『我們住的很久了，租金也沒拖欠過，都是照付的。』……」

「那是早說過了！」柴哈爾說。

「那麼，他們是怎麼說呢？」

「他們很不客氣的說，『總得要搬走，因為房間要改造過。』爲了房東的兒子要結婚，這房間跟醫生的那間，就要闢成個大房間！」

「啊！奧薄洛摩夫苦惱地說：『那樣的驢子們結婚作什麼呢？』

於是他仰天地躺了下去。

「那麼少爺——你該寫封信給房東才好，」奧哈爾說道。「這麼做房東也許不來妨礙這邊會從那邊屋子先修理起來的。」

柴哈爾這麼說着，同時一隻手指着那一邊。

「很好，我就起來寫吧……你回到自己屋子裏去，我稍爲想一想。你是什麼也不能辦的。」奧薄洛摩夫添說了一句，「那樣不相干的事，都要叫我擔心！」

柴哈爾出去了，奧薄洛摩夫開始想起來。

但他迷惘地想：村長的來信，搬到新房子去，要登賬目，這一切，他在這生活的憂慮的急潮中茫然地不住地轉着身，輪着，但時時可以聽聽到這樣斷絕的嘆息：「啊！不安的生活到處都被不安纏繞着！」

誰也不知道奧薄洛摩夫這樣的躊躇不決，繼續得多久，但終於前門上，那門鈴發響了。

「又是誰來了！」奧薄洛摩夫儘裹着便衣說。「但我還沒有起牀，這真太不體面了！是誰呀，竟來得那麼早！」

但奧薄洛摩夫遵照舊躲着，驚奇地看着門口那邊。

(未完)

罪 與 罰

杜思退益夫斯著 韋叢譯
精裝一厚册 每册實價三元

本書爲一世界名著，對於近代文學的關係極大。所敘述的是貧苦社會下層社會的真實和這些人們的活一般的描寫，以及作者對於他們的入道精神的描寫。在這一點，作者給讀者的感動，非常偉大。其所以能成爲近代文學中有名的傑作原因在此。

開明書店出版

長篇小說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作 一元四角

K815

這是著者的第一個長篇小說，長三十餘萬字。內容敘述一個東北地主的大家族的崩潰，並且反映着農民生活的一切。作者寫作的技巧，是採取了電影底片的剪接的方法，我改削了很多，終於成了現在的模樣。上半是大草原的直截面，下半是橫切面。上半表現出不同年輪的歷史，下半看出他的各方面的姿態。我覺得這樣才能看得更真切些。我描寫的是很秘密的，我聽接的是很粗魯的，這是我所應該作的。

心病

李健吾 每冊八角
本書內容呈出我們崩潰的社會的一面。這是犀利的觀察，深刻的性格解剖，微妙的心理分析，獨特的小說技術，最為難能可貴，更是蘊藉的諷諭。至於對話的活潑，流利，富於戲劇性，自是作者的特長。

山雨

王統照作 每冊一元

這是二十萬字的巨製，描寫近年來北方農村生活的動盪，外國資本勢力的侵入，軍匪的肆掠，捐稅的繁苛，使誠樸的農民受盡苦難，逃入都市另求生路。作者着眼於經濟力量之足以決定生活及意識，寫農村崩潰的原因，至為詳盡，並暗示因農民不安而引起的社會的轉變，是時代的呼聲。

倪燠之

葉紹鈞作 一元二角

本書是作者葉紹鈞先生的第一個長篇小說，把過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表現着十餘年來的世態人情，復於其旁放射各時期特有的光，於其背後懸上各時期特有的背景。將十餘年來中國教育界的狀況，鄉村都會的情形，家庭的風波，革命前後的動搖，迴盪地活躍着生氣地在紙上現了出來。我們讀後，但覺得其中的人物，是舊識者或竟是自己。其中的行動言語，都是曾聞到見過過的，或竟是自己的行動言語。葉先生特推許為現今混淆的文壇上的打靶之作，誠非過甚之言。

81
004072

開明文學新刊

速寫與隨筆 茅盾著 七角
 未厭居習作 葉紹鈞著 七角
 平屋雜雜 夏丏尊著 六角
 歐遊雜 朱自清著 一元
 歐遊散 王統照著 六角
 意遊散 李健吾著 四角
 大遊散 李健吾著 四角
 緣堂再隨遊 豐子愷著 四角
 緣堂再隨遊 豐子愷著 五角
 貓緣堂再隨遊 靳以著 五角
 燈城下下 施蟄存著 七角
 看人下下 施先艾著 六角
 江人下下 蘆焚著 五角

■以上散文■

■以下小說■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著 二元四角
 追藻 張天翼著 七角
 蛤藻 老舍著 七角
 殘陽集 靳以著 七角
 愛日 周文著 六角
 落日 蘆焚著 七角
 茶葉棒子 白廬著 七角
 強行軍 蔣牧良著 七角

開明書店